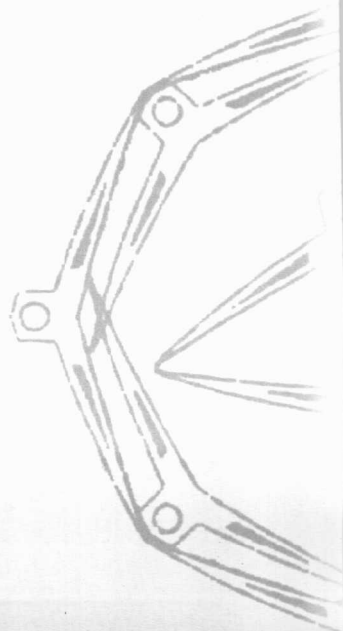


温少峰易学三种

温少峰◎著

周易八卦释象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前言

论《周易》的“卦”与“象”

《周易》是古代一种“卜筮之书”。“卜筮”是预占吉凶之术的通称。卜用龟骨，先施钻凿，后用火灼，据此以判断吉凶。筮用蓍草，揲蓍得数，排列卦爻，从而判断吉凶。《左传·僖十五年》：“龟，象也；筮，数也。”杜注“龟以象示，筮以数占”，即指此事。《周易》以筮占，是一种“数卜法”，所以《系辞上》说它是“极数知来”。孔颖达云：“谓穷极蓍策之数，逆知将来之事，占其吉凶也。”

筮人揲蓍时，每经营一次所得到的数，要记下来，这就是“画地识爻”和“书卦于木”（见《仪礼·士冠礼》和《少牢馈食礼》及郑注），即“先用蓍以求数，得数以定爻，累爻而成卦”（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一）。这样，最初的“卦”就必然是数目字的组合。近

年来考古发现的殷代和西周初期的陶文、甲骨刻辞及金文铭辞中，就有不少由三个数字或六个数字组成的符号。张政烺先生认为这就是“易卦”。三个数字的是“单卦”（八卦），六个数字的是“重卦”（六十四卦）。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因为“筮以数占”，所以最初的卦，当然是揲蓍得数的数字排列。

关于“八卦”的起源，《易传》即有三说：一说是“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系辞上》）；二说是“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作八卦”（同上）；三说是“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依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说卦》）。到底哪种说法正确呢？数字组合的《易》卦的发现，证明了《说卦》的说法是正确的。《汉书·律历志》“伏羲画八卦，由数而起”，是有道理的。

张亚初、刘雨先生根据出土材料中“商末记载八卦数字符号的材料即有多起”，以及殷墟卜辞中即有用筮占卜的记录，从而得出结论：“从现有的材料看筮法的出现，最迟不能晚于武丁，而且运用筮法以占卦，商人大大早于周人”；“在八卦问题上，我们认为是商文化影响周文化”（见《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几个问题》）。这个结论是正确的，有根据的。因之，《世本》记载“巫咸作筮”（巫咸是商王大戊的大臣，又是有名

的“天数”家)以及廖季平的“易出商人”之说,应当承认有其合理性。而过去的“殷人龟卜,周人筮数”的传统说法,就站不住了。

将数目字记卦爻,变成以“—”(阳爻)“--”(阴爻)符号记卦爻,是一个重大的发展。这样做,使筮数的数值已经抽象概括为奇数、偶数二类。按照奇数是阳爻“—”,偶数是阴爻“--”的原则,把揲蓍得数加以排列,就成了今天《周易》“二体六画,刚柔杂居”式的卦了。《易》卦形态的这种变化,大概发生在西周初期之后,春秋之前,即西周中、后期。因为,目前所见到的西周初期甲骨刻辞和青铜铭文中的《易》卦,还是数目字组合。而《左传》、《国语》所记春秋时期《周易》占筮的卦形,已经是由阳爻和阴爻组成的了。李镜池先生晚年提出《周易》作于西周末年之说,从这里得到一个强证。

《易》为什么叫“易”?《易纬·乾凿度》说:“易一名而含三义:易也,变易也,不易也。”而郑玄从之。朱骏声则谓“三易之易读若覿”(《说文通训定声》,而高亨从之(见《周易古经今注》)。吴挚甫谓“易者,占卜之名”,而尚秉和从之(见《周易尚氏学》。以下尚说未标明出处者均出自该书)。其实,筮占而名“易”,当以“简易”为初义。至于“变易”、“不易”、“占卜”诸义,皆属后起。因为在以数字记卦爻阶段,卦的数目非常多。一卦六爻,每一爻都可以一至九数字来记录,则

所得之卦，可达 $9^6 = 53144$ 个之多。而改用阳爻“—”表示奇数、阴爻“--”表示偶数来记卦爻，则所得之卦只有 64 个，这样就把卦形大大简化了。所以这种以阳爻“—”、阴爻“--”所记的卦，就叫“易”。《系辞上》说“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易简之善配至德”，正是讲的这一点。《周礼·春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为什么它们都叫“易”呢？原来它们都由“数字组合”记卦，简化为“阳爻”（—）、“阴爻”（--）记卦，都是简化了的“卦”。所以“经卦”只有八个，“别卦”只有六十四个，因而都叫“易”。它们不同之处，只是“其名占异也”（郑玄注），即卦名不同，占法有别罢了。

“卦”由数字组合发展为“阳爻”、“阴爻”符号组合，实质上是一种“化数为形”的发展，这就大大扩展了“卦”的功能。筮本来只是“以数占”的，而龟卜才是“以象告”的。可是，当把筮占所得的“数字组合”的卦，变成“阳爻”（—）、“阴爻”（--）组合的卦以后，卦就有了“卦体”，有了“形象”，这就是“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系辞下》）。于是具备了“八卦以象告”（《系辞下》）的功能了。韩康伯谓“卦，象也；著，数也……著极数以定象，卦备象以尽数”（《说卦》注），正是说明这一“化数为形”，使“卦”具有“象也”功

能这一历史事实。

《易》卦发展为阳爻（—）、阴爻（--）组合，有了卦体，也就成了有“形象”的“象意符号”，可以把它看成许多事物的象征，于是《易》道便“广大”起来。对这一点，《系辞》的作者是反复申说的。他说：“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系辞下》）。”又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系辞上》），“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上》），都是这个意思。

用卜筮占测未来，本来是一种巫术，是没有什么道理的。用筮占所得的数字组合卦断吉凶，只能简单而武断地说出结论，讲不出道理。而用筮占所得的数，变成阳爻阴爻组合卦来推断吉凶，由于有了“卦体”，可以把卦看成各种事物的形象或象征，这就使占测吉凶之事，变成有些“道理”可讲了。这就扩大了筮占的功能，满足了理性发展的要求。所以《系辞上》说：“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

作为“阳爻”（—）、“阴爻”（--）组合而成的卦，成了“象意符号”，就具备了极大的“适应性”。因为大家都知道，符号本身没有什么意义，它所具有的意义，在于用符号者赋予符号以代表的意义而定。《系辞》“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易道广大，无所不包”的秘密所在。换句

话说,《易》卦作为符号,是一个空架子,它没有确定的内容,它的内容视筮人占测吉凶时所需的要求,从而赋予它的意义而定。这就是《系辞上》所说“神无方而易无体”,“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的真意所在。所以它是“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系辞下》)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两千多年的《易》学史,不正是不同时代的《易》学者,赋予《易》卦这个符号以不同的含义,以阐述自己见解的历史吗?

揲著求数,因数设卦,由卦观象,依象系辞,以断未来之吉凶,这就是《周易》的体例和方法。《说卦》的作者说:“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把《周易》这种方法称之为“逆数”。为什么这种“逆数”能够预占未来呢?原来古人猜测到“数”的变化,反映了事物的变化,于是推测到:如果掌握了数的变化,就可以反推出事物可能的变化。《左传·僖十五年》:“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这说明在当时已经认识到事物、象、数的关系是:事物→象→数。而《易》卦预测吉凶则是:“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系辞上》)。换句话说,《易》卦预测吉凶的顺序是:数→卦(象)→辞(事物的吉凶)。它正与客观世界的事物→象→数的顺序相反,所

以叫“逆数”。这种“知来者逆”的“逆数”，就是《周易》作者的方法论，或叫“易理”。

因此，要懂得《周易》，必须先把《易》卦的“象”弄清楚。这是因为：

（一）《易》卦之名，皆由卦象而生。只有把卦象如何决定卦名这一环节搞清楚，才能知道此卦为何叫此名。一个“卦”可以从不同角度作各种取象，范围非常广阔。筮人在这些可能取象的范围内选取一象，以为卦名，这是表示了这个筮人的倾向性，即给这个卦的取象，限定了遵循的方向和选择的范围，从而决定了给这个卦系辞的方向和范围。王弼说：“举卦之名，义有主矣。”（《易略例·明彖》）正是正确地看出了卦名的这种作用，所以，“卦名不解，因之卦爻辞亦不解”（《周易尚氏学》）。而要使卦名得解，必须懂得卦名是如何由卦象而生的。





（二）《周易》是“辞由象生，故《易》无象外之辞”（于省吾《周易尚氏学序言》）。所以“读《易》者须先知卦爻辞之从何而生，然后象与辞方相属。辞而吉，象吉之也。辞而凶，象凶之也”（《周易尚氏学》）。因此用“依象以释辞”这一方法，才能够解得卦爻辞的真义。只能这样，才能既知道其辞之所本，又知其义之所由生。如果离开卦象来释易辞，那势必“隔靴搔痒”，“治丝益纷”。




(三) 因为“辞由象生”，所以“易辞与他经不同。他经上下文多相属，《易》则不然。因《易》辞皆由象生，观某爻而得甲象，又观某爻而得乙象，故《易》辞各有所指，上下句义不必相连”（《周易尚氏学》）。换句话说，在《周易》卦爻辞中，往往在一条辞里，有几种不同的内容，“上语方吉，下语忽凶”。这是因为“辞由象生”。由于此卦先这样取象，后又那样取象，一卦之辞，说许多象，各自为义，有似字典的条文，罗列此字许多义，各不相属。所以，《易》辞不是论文体、记事体，而是“字典体”。如果不懂得《易》辞这一体例，把一辞中内容各异者，当成“上下相连”的同一件事，那是必定出差错的。

“设卦、观象、系辞”，是《周易》的基本方法和体例。而“由卦取象”以说《易》的方法，却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大致说来，《左传》、《国语》中记载的春秋时人讲《周易》，主要是讲卦象，即就一个卦的整体来取象。而在战国时期《易传》的作者们除了讲卦象之外，还开始用爻象、爻数来说《易》。到了汉代的易学家们，更创为互体、爻辰、变卦等方法来说《易》了。可以说，最初的“设卦观象”是整体的、直观的、形象的成分多，越往后世发展，取象的方法就越成为分析的、曲折的和抽象的了。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周易》制作时取象的方法，必与春秋时期通行的取象的方法相

近。因为春秋时期距《周易》制作时期最接近。

那么,《周易》的作者在制作《周易》时,是如何“设卦取象”的?朱熹说:“《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来,而其为说,必已具于大卜之官,顾今不可复考。”(《易象说》)又说:“圣人分明是见有这象,方就上面说出来。”(《语类》卷七十)可见,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课题。我们根据“辞由象生”的原则,由卦爻辞以探索此辞由何卦之象而来,再对《周易》卦爻辞中的“象”与所在“卦”之相应关系,作通盘的归纳和分析,从而初步得出了《周易》制作时期取象方法的四个条例。这就是:

甲、以象形方法取象。如《坎》卦☵。“坎者,水也”(《说卦》)。金文水字作,正是《坎》卦☵之象。又如“《震》象为丘”。震作☳,象四方高,中间下之形。丘字卜辞作,金文作,以卦画有横无竖验之,则古文字“丘”字正与《震》象相符洽。再如“《兑》☱象为月”。古文字月作,正象月阙之形。《兑》上偶画中阙,故以《兑》为月(《震》、《兑》象丘、月之释,见于省吾《周易尚氏学序言》)。

不仅单卦可以象形取象,而且重卦也有些卦是以“全体象形”方法取象的。如《颐》卦,《说文》载古文,并与卦画同意”(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以下闻说未标明出处者均出自该书)。所以卦名为“颐”,即“嘴巴”的意思。又如《鼎》卦

9

《乾凿度》谓“《鼎》象以器”。毛奇龄《仲氏易》说：“鼎有足、有腹、有耳、有铉。而卦文俱象之。下画偶似足；二、三、四画奇，皆中实，似腹；五画偶，似耳；上画奇，似铉。”准卦画有横无纵之例以补足上，则《鼎》䷱成为𩰫形，正是一个有铉的鼎。所以《易·彖》说它是“鼎象也”。这种“重卦全体象形”，《易》家又谓之为“大象”。

在八卦卦象中，常有二卦构体相同，方向相反的情况。从其构体相同而言，则二卦有同象（有如古文字𠂇与𠂆，皆是“人”字。𡚦与𡚧，皆是“女”字）。如《兑》䷹为“月”象，那么《巽》䷸也有“月”象。这是“象形”取象的又一种方法。

乙、以指事取象。如《坎》䷜：“其于木也，为坚而多心”（《说卦》）。闻一多《释朱》谓：“心从▲，会意。故物之纤锐者得冒心名，枣棘之芒刺谓之心。”按《坎》䷜以中“一”符号表示坚实之木枝（干），以“一”上下之“--”表示木枝干上之刺。故《坎》有“其于木也，为而坚多心”之象。所以荀爽《九家易》又以《坎》为“丛棘”，为“蒺藜”（见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二《周易音义》，以下简称《释文》）。又如《乾》为“直”（荀爽《九家易逸象》，以下荀说均出自该书）。《乾》䷀，三爻皆为“一”，其形横直，故云“《乾》为直”。而《大过》䷛，则是“《大过》，栋桡”（《大过·卦辞》）。《大过》卦



中间三，是四条横直之线，表示粗壮的横梁，即“栋”。而上下之“𠄎”符号，表示栋梁表面上已出现“曲折”，即是“栋桄”之象了。《释文》：“桄，曲折也。”

在古文字中有一种指事字，是在象形字的不同部位上加符号，以造新字。如木作𣎵，象下有根，中有干，上有枝之一棵树。以此为基础，在下部主根处加符号“一”则成𣎵，即本字。意为木之主根。在中部主干处加符号“一”，则成𣎵，即朱字（为株之初文）。意为木之茎干。在上部末梢处加符号“一”，则成𣎵，即末字。意为树梢之末端。与此法相似，在《易》卦取象中也有“爻位指事”取象法。如《乾》，本名健，读为“建”，取“斗建”（也即臄）含义，即以每天昏时，视斗柄所指方位，以定时月。故《乾·初九》象为“潜龙”。龙宿潜藏不见，在殷末周初时期夏历一月天象也。《乾·九二》“见龙于田”，谓龙宿之“角”星、昏见于“天田”星下，乃夏历二月天象。《乾·九四》“或跃于渊”，谓昏时，东边天上龙宿之星（从“角”至“尾”），全现于天河之上（即渊，古称这段天河为“析木之津”），乃夏历四月之天象。《乾·九五》“飞龙在天”，谓昏时，在南中天整个龙宿高悬正中，乃夏历五月夏至之天象。而《乾·上九》“亢龙”，乃谓昏时龙宿出现南天，已由高处向西下降。此“亢”读“翺”，训“由上往下飞”，乃夏历六月天象。此以“爻位”表时间次序以取象之例。“遯”卦之“遯”








读“豚”，即畜养之猪。故《遯·初九》为“遯尾”（即豚微，初生之猪儿也）。而《遯·上九》为“肥遯”（即肥豚，谓豚已育肥），此以“爻位”表育养猪之过程。又如《渐》卦，渐为渐进。其六爻由初至上，分别由鸿渐于干（水涯），于磐（水岸之石），于陆（平地），于木（地上之树），于陵（小山），于陆（训，大阜也），由低到高，各有取象。又如《既济》为涉水过河之意。《既济·初九》“曳其轮，濡其尾”，谓牛、马拉车涉水过河，初下浅水时情景。而《既济·上六》为“濡其首”，则为牛、马拉车涉水、已过水深之处的情景。此由浅入深，各有取象。再如《咸》卦义取男女交感（今日亲密接触）。《咸·初六》“咸其拇”（足大指）；《咸·六二》“咸其腓”（小腿肚子），《咸·九三》“咸其股”（大腿），《咸·九五》“咸其脢”（背脊肉），《咸·上六》“咸其辅颊舌”（今日亲嘴、接吻），则逐爻由下到上取象。

丙、以会意方法取象。如《震》䷲，“其于稼也，为反生”（《说卦》）。高亨先生说：“反生，倒生也。果实在地下，茎叶在地上，如葱蒜、萝卜、地瓜、土豆、山药等是。《震》䷲是两阴爻在上，一阳爻在下，即两柔在上，一刚在下。反生之稼（庄稼，包括蔬菜），茎叶柔而在上，果实刚而在下。故曰‘《震》……其于稼也，为反生’。”（《周易大传今注》）又如《离》䷲，“为鳖、为蟹、为羸、为蚌”（《说卦》）。按《离》䷲，其中

之“--”，表示内柔，其上下之“—”，表示外刚。鳖、蟹、羸、蚌，皆外有硬壳，内有肉身，都是“外刚内柔”的。所以说“《离》为鳖、为蟹、为羸、为蚌”。

在重卦中，这种会意取象法，更是普遍采用。如《晋》䷢。按晋字金文、，“上象二矢，下为插矢之器”，“晋者，箭之古文也”（杨树达《释晋》），《晋》上为《离卦》，而“《离》……为戈兵”（《说卦》），故有“矢”象。下为《坤》卦，而《坤》“为囊”（荀爽《九家易逸象》），故有“插矢器”——即“箭囊”之象。矢在箭囊之上，故名此卦为《晋》了。又如《井》䷯。上为《坎》卦，而“《坎》者，水也”（《说卦》）。下为《巽》，而“《巽》为木”（《说卦》）。《井》卦为“木上有水”之象。为什么说它是“井”呢？原来考古发掘出来的古井，很多都是“井字形木构水井”。以木材架成井字形的井壁，井水就通过木构井壁渗出于井中了。所以“木上有水”能够会出“井”象来。郑玄以《巽》木为桔槔，汲水以取井象。但是桔槔有在井下的吗？

在卦象中，有的两卦构体相同，方向相反。从其方向相反来说，则后一卦为前一卦的“覆卦”，具有“相反”之象，这也是一种会意取象的方法。比如“《艮》䷳为山”（《说卦》），而《震》䷲为《艮》䷳之“覆卦”，故《震》有“山崩”之象。“山崩”是地震，所以䷲也就名为《震》了。

丁、以引申方法取象。凡卦之象，能从卦形以象形、会意、指事方法得出的，可以叫做“卦之本象”。而由这些“本象”触类引申得出之“象”，可以叫做“卦之引申象”。《周易》卦爻辞所取的卦象，很大一部分是这种“引申象”。触类引申，辗转滋益，一卦之象，越衍越多。真是“生生之谓易”（《系辞上》），“易道广大，无所不包”了。比如“《坎》☵为水”（《说卦》），是“象形”取象而来；而“《坎》为沟渎”（《说卦》），则是由“《坎》为水”引申而来。“沟渎为水之所存，故《坎》为沟渎”（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又如“《艮》为狗”（《说卦》），按《艮》☶为“门阙”（《说卦》），乃是“象形”取象。☶为有横无纵之“门”象。甲文“门”字作, 正与之合。“狗”是家畜，其用在“看守门户”，故由《艮》为“门阙”之象，引申出“看门之狗”之象，所以说“《艮》为狗”。又如“《坤》为黄”。（荀爽《九家易逸象》，见《释文》）。按《坤》之卦形有两种写法，一作（金文），则象山峰层叠之形，所以有“大地”之象。另一种作，以表示众多分散土块之形（甲文、即小、少，为“沙”字初文，与表示分散土块同义），所以也有“土地”之象。用“象形”取象法，得出“《坤》为地”（《说卦》）之象；而《说文》云：“黄，地之色也。”所以又由“《坤》为地”，引申出“《坤》为黄”之象来。

《易传》中，专说卦象的是《说卦》。它只是古代解说卦象书籍中的一种，并不能把《易》卦各种各样的象都包括无遗。《左传》、《国语》所载的“卦象”就有不少超出了《说卦》诸象的范围。汲冢遗书中的《卦下易经》，也是专说卦象的，但它“似《说卦》而异”（《晋书·束皙传》）。可见《说卦》所列之象，只可视为《易》卦象的一部分。因此，为了“明象”以通易，就需要有新的著作，以全面概括《易》卦爻辞中各种各样的象，使我们在研读《周易》时得到帮助。以期做到：卦象既明，而后《易》辞可通；《易》辞既通，而后《易》理可求。还《周易》这本书以历史的本来面目。

《乾》、《坤》、《震》、《艮》、《坎》、《离》、《巽》、《兑》八个“经卦”，是六十四个“别卦”的基础。八个“经卦”的“象”搞清楚了，六十四个“别卦”的“象”也就不难解决了。《周易八卦释象》一书，就是执行上述任务的一个尝试。兹编所释，首明每一卦在《周易》卦爻辞中共有哪些“象”，然后解释此象由何而生。以各卦之“本象”为纲，以各“本象”之引申诸象为目，分章分节叙述讨论，以见其取象滋生繁衍之系统。

作者浅学，事属新创，疏漏之过，自知难免。幸并世师友，海内通人，匡其不逮云。

温少峰

2002年7月18日

目 录

前言 论《周易》的“卦”与“象”	(1)
------------------------	-------

《乾》卦释象	(1)
--------------	-------

第一 《乾》为天及其引申诸象	(1)
第二 《乾》为日及其引申诸象	(22)
第三 《乾》为直及其引申诸象	(27)
第四 《乾》为川(江、河)及其引申诸象	(31)
第五 《乾》为气及其引申诸象	(32)
第六 《乾》为“绳、带”及其引申诸象 ...	(32)
第七 《乾》为三及其引申诸象	(34)

《坤》卦释象	(36)
--------------	--------

第一 《坤》为土、地及其引申诸象	(36)
第二 《坤》为水，及其引申诸象	(70)

- 第三 《坤》为目及其引申诸象…………… (73)
- 第四 《坤》为非及其引申诸象…………… (74)
- 第五 《坤》为门及其引申诸象…………… (75)
- 第六 《坤》为朋…………… (76)

《震》卦释象 …………… (77)

- 第一 《震》为山崩及其引申诸象…………… (77)
- 第二 《震》为口及其引申诸象…………… (110)
- 第三 《震》为丘及其引申诸象…………… (117)
- 第四 《震》为鹿及其引申诸象…………… (120)

《艮》卦释象 …………… (122)

- 第一 《艮》为山及其引申诸象…………… (122)
- 第二 《艮》为外刚内柔及其引申诸象…… (145)
- 第三 《艮》为门阙及其引申诸象…………… (148)
- 第四 《艮》为“床”及其引申诸象…………… (157)

《坎》卦释象 …………… (159)

- 第一 《坎》为水及其引申诸象…………… (159)
- 第二 《坎》“为坚多心”之木及其引申诸象
…………… (192)
- 第三 《坎》为弦及其引申诸象…………… (197)

《离》卦释象	(200)
第一 《离》为火及其引申诸象	(200)
第二 《离》“为外刚内柔”及其引申诸象	(219)
第三 《离》“为外实中空”及其引申诸象	(227)
《巽》卦释象	(240)
第一 《巽》为月及其引申诸象	(240)
第二 《巽》为雨及其引申诸象	(252)
第三 《巽》为风及其引申诸象	(261)
第四 《巽》为曲木及其引申诸象	(270)
第五 《巽》为床及其引申诸象	(276)
《兑》卦释象	(279)
第一 《兑》为口、舌及其引申诸象	(279)
第二 《兑》为“风”及其引申诸象	(289)
第三 《兑》为月及其引申诸象	(293)
第四 《兑》为泽及其引申诸象	(297)
第五 《兑》为山及其引申诸象	(309)
第六 《兑》为契及其引申诸象	(303)
第七 《兑》为羊及其引申诸象	(311)
第八 《兑》为少女及其引申诸象	(313)

本书所引用主要易学文献名目…………… (313)

《周易》八卦释象详目…………… (321)

《乾》卦释象

本章考释《乾》☰卦，在《周易》卦爻辞中，共有哪些象。并验之以《左传》、《国语》的占象，《说卦》的卦象，《易·系辞下》有关占象和荀爽《九家易逸象》。再解释此象由何而生，即《乾》卦何以有此诸象。全章以《乾》卦之本象为纲，以各本象引申诸象为目，分别叙述，以见其取象滋生繁衍之统系。

第一 《乾》为天及其引申诸象

“《乾》为天”（《说卦》）。《乾》☰何以为“天”？前人解说纷纭，而以高亨先生之说为切合实际。高亨说：“窃谓：最初乃以‘一’象天、以‘一’象地。盖古人目睹天体混然为一，苍苍无二色，故以一整画象之；地体分水陆两部分，故以两断画象之。《系辞上》论天、

地之数曰：‘天一，地二……’天数所以为一，因天体为一，象天之爻亦为一画也。地数所以为二，因地体分水陆两部分，象地之爻亦为两画也。”（《周易大传今注》）《乾》为积“一”所成，“一”即一，此以“指事”取象。一是“统一而不可分”，而天亦“混然为一，苍苍无二色”，不可分。故古人以“一”象天，因而《乾》卦遂有“天”象了。《乾·九四》“飞龙在天”，《姤·九五》“有陨自天”，皆以上《乾》为天。《乾》为天，亦见于《左传》、《国语》。《左传·僖二十五年》：“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天为泽以当日。”以《大有》之下《乾》为天。《国语·晋语》：“（董因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谓天地配。”以下乾为天。

天气轻清，故虞翻曰：“《乾》为清。”（见《周易集解》，本文后引虞说，皆从此书。）

古人认为上天位尊。《系辞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故《乾》又有“尊贵”之象。

一、《乾》为高。《乾》为天，天高，故《乾》为高。《系辞上》“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即指《乾》有“高”象。

《乾》为高，引申出“增高”之象。《同人·九四》“乘其墉，弗克攻”，闻一多曰：“乘犹增也。”《淮南子·汜论训》谓：“乘，加也。”《广雅·释詁》曰：“增，加

也。”乘、增声类同。谓增其城墉，使敌不能攻，故为“吉占”。以卦之上《乾》为“乘”，即“增高”之象。

《乾》为山，为陵。此象昔儒不知，尚秉和先生首发之（详《焦氏详诂》）。《乾》为天、为高，引申出山、陵之象。因为山陵是高的，而且“山岳则配天”（《左传·庄二十二年》）。《左传·庄二十二年》：“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风为天于土上，山也。”即以《否》之上《乾》为山。杜预不知《乾》有山象，乃注曰：“自二至四，有艮象，艮为山。”乃以东汉易学者之“互卦”为说，是错误的。

《乾》为山，为陵，引申出“陂”象。《说文》：“陂，阪也。”又“坡者曰坂”，是陂即山坡。《泰·九三》“无平不陂”，以下《乾》为陂。

《乾》为高山，引出“《乾》为西北”（《说卦》）之象。因为在古人心目中，西北之昆仑山最高。“战国以来天官家谓天庭在昆仑上”（闻一多）。所以由《乾》为高山引出《乾》为“西北”之象。岑仲勉谓周人来自西北，《周易》是周人的易，其君位安置在西北是顺理成章的，是对此问题的历史解释。《小畜》“自我西郊”，以下《乾》为西北，故曰西。

《乾》为危，为厉（《玉篇》：“厉，危也。”）。《乾》为高，人处高则危。故《乾》有“危”、“厉”之象。《乾·九三》“厉、无咎”，以《乾》为“厉”。《大畜·初

九》“有厉，利已（祀）”，以下《乾》为“厉”。《夬》“孚（俘）号，有厉”，亦以下《乾》为“厉”。由“危”，故“《乾》为险”。《系辞下》：“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往行恒易，以知险。”王念孙曰：“知犹为也。”《乾》为厉、危，引出“戒备”之象，即“惕”、“戒”之象。《乾·九三》“夕惕若”，以《乾》为惕。《讼》“有孚，窒惕”，以上《乾》为“惕”。《夬·九二》“惕号”，以下《乾》为惕。《履·九四》“履虎尾，愬愬”，以上《乾》为“愬愬”，即“危惧之貌”，亦由《乾》之“危惕”象引出。

由《乾》之“厉、危”象引出“愠”象，即“不快之貌”。《夬·九三》“有愠，无咎”，以下《乾》为“愠”。

《乾》为“厉、危”。引出“疾”象。“疾，疫厉也”（《国语·鲁语》“譬之如疾”韦注）。《无妄·九五》“无妄之疾”，以上《乾》为“疾”。

《乾》为“疾”，故为“药”，因药为治疾病而设。《无妄·九五》“勿药有喜”，以上《乾》为“药”。

由《乾》之“惕戒备”象，引出《乾》为“敬”（虞翻说）。《左传·闵二年》：“（成季之将生也），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以《大有》之下《乾》为“敬”。

二、《乾》为“圜”（《说卦》）。《乾》为“天”，引

出“圜”象。《说文》：“圜，天体也。”孔颖达云：“《乾》既为天，天动运转，故为圜也。”“圜”是“圆周”之形。《乾·用九》：“见群龙无首，吉。”闻一多谓：“群读为卷”，“群龙即卷龙”，“蛇而尾交首上者为卷龙”，“卷龙如环无端，莫辨首尾，故曰无首”，“龙欲曲，不欲亢直，故‘亢龙’则有悔，见‘卷龙’无首则吉也”。按：《乾》为“圜”，为“周”，也就是“如环无端，不见首尾”，即“无首”了。毋烦读“群”为“卷”，因《乾》象即有“圜”、“环”之象。


《乾》为“圜”，故引出“含”（即合）之象。《姤·九五》“含章”即“合璋”。上《乾》为“圜”，故曰“含合”。《乾》又为玉，为璋（说见后），故曰“合璋”。古代合圭璋瑞玉以取信。此解不仅与卦象合，且与《姤》卦言“遯合”之事相应。高亨读“含章”为“戕商”，李镜池说“含章”为“很有文章”（高说见《周易大传今注》，李说见《周易通义》，以下李说未标明出处者均出自该书），皆与卦象不协，与经旨不合。

《乾》为“含合”引出“汇”象再引出“汇，类也”（虞翻）义。

《泰·初九》：“拔茅茹以其汇。”以下《乾》为“汇”。



《乾》为“合”“汇”。引出“同”象。《说文》：“同，合会也。”《同人·九五》“同人先号咷”，《同人·上

九》“同人于郊”，皆以上《乾》为“同”。

《乾》为“圉”，又引出“包围”之象，即“卫”象（甲文之卫，作，象一城四边有人守卫之形，故包围也就是守卫）。《大畜·九三》“曰闲舆卫”，以下《乾》为“卫”。

《乾》为城，为墉。《乾》为“圉”，为圆周之形，故引出“城墉”之象。因为“城墉”之形，有似一个圆周。《同人·九四》“乘其墉”，以上《乾》为墉。

《乾》为城墉，引出“邑”象。《说文》“邑，国也”，即城市之地，故“乾为邑”。《夬》“告自邑”，以下《乾》为“邑”。

《乾》为田，为场。《乾》为“圉”，为周，故有“田”象。按田，古文字作，作，初义为“田猎”，乃围猎之阵形。次义为田地，乃阡陌纵横，四周有界之地。二者皆有“周围”之象，故《乾》有“田”象。《乾·九二》“见龙在田”，以《乾》为“田”。

《乾》为“田”，引出“场”象。《说文》：“场，田畔也。”即“田界”。《大壮·六五》：“丧羊于易，无悔。”《释文》：“陆作场，谓疆场也。”按：“易”读为“场”，正与下《乾》之象合。上“震”为羊（见《说卦》），《兑》在《乾》上，故云“丧羊于易”。羊亡越田界，易于寻求，故曰“无悔”。

《乾》为“田”，为“疆界”（场），引出“郊野”之

象。因为农田、猎场，皆在郊野之地也。《诗·毛传》：“邑外曰郊，郊外曰野。”《同人》“同人于野，亨”，以上乾为“野”。虞翻曰：“乾为野。”《同人·上九》：“同人于郊。”虞翻曰：“《乾》为郊。”以上《乾》为郊。《需·初九》“需于郊”，以下《乾》为郊。

《乾》为“旋”。《乾》为天，天运不休，《乾》为“圜”，圆周无端，运行为圆周，出“旋”象。《履·上九》“其旋元吉”，以上《乾》为“旋”。

《乾》为“旋”，引出“乾为岁”（虞翻说）之象。因为天旋一周，即为一岁。

《乾》为岁，岁为“年谷之成”（见《左传·哀十六年》杜注），即一年庄稼生产的收获，故引出“终结”之义，即《乾》为“终”。《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以《乾》为“终”。《讼·上九》“终朝三褫之”，亦以上《乾》为“终”。

《乾》为“终”，引出《乾》为“夕”之象，因为日终即为“夕”。《乾·九三》“夕惕若”，即以《乾》为“夕”。

《乾》为“复”。《说文》：“复，往来也。”即“往返”，“反复”。因为《乾》为“旋转”，故引出循环、往复之象。《小畜·初九》“复自道”，《泰·九三》“无往不复”，皆以下《乾》为“复”。《左传·闵二年》：“（成季之将生也），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


“同复于父，敬如君所。”亦以《大有》之下《乾》为“复”。

《乾》为“往复”，引出“重复”之象，即“习”象。《易·坎》释文：“习，重也。”即此义。《大畜·九三》“曰闲舆卫”，《尔雅·释诂》：“闲，习也。”《释文》引郑本曰作日。注曰：“日习车徒。”即以下《乾》为“闲习”。

《乾》为“覆盖”之象。《乾》为天、为圜，有似穹庐覆盖大地，故引出“覆盖”之象。《考工记·辀人》：“（车）盖之圜，以象天也。”即是这种观念的反映。闻一多说：“《考工记》之说，出于盖天家。”

《乾》为“覆盖”，故引出“宫室”之象。《系辞下》：“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大壮》是下《乾》上《震》。《震》为草木，故为栋，为宇。《乾》为“覆盖”，故为“宫室”。

《乾》为“宫室”，引出《乾》为“宗庙”，为“高”（即亨、享）象。按高字甲、金文作𡩉、𡩊、𡩋等形。吴大澂谓“古高字象宗庙之形”（《说文古籀补》），其说是。古之宗庙为祭祀之所，故引出“高献”之义。所以《说文》训：“高，献也。”《广雅·释言》：“高，祀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谓：《周礼》祭高用高字，饗燕用饗字。后世高、饗多混用不别。金文高、飨二字用法

不同，正合段说。亨之篆文作，后世形变成享、亨，其实一字也。人献神亨故出“亨通”之义。《乾》“元亨，利贞”，正以《乾》为“亨”，即“通”《需》“光亨”，《畜》，《泰》，《大有》“亨”。皆以下《乾》为“亨”。《同人》、《履》“亨”，皆以上《乾》为“亨”。

《乾》为“宫室”，又为“亨献”，故引出“庖厨”之象。《姤·九四》“包无鱼”，以上《乾》为“庖”。巽为鱼，《巽》在《乾》下，故云“包（庖）无鱼”。

《乾》为“宫室”，引出“庭”象。《说文》：“庭，宫中也。”即“堂阶前也”（《玉篇》）。《夬》“扬于王庭”，以下《乾》为“庭”。

《乾》为“庭”，引出“位”象。古人是站着办公，王立堂前，臣立庭中，故由“庭”象引出“位、立”之象。虞翻曰“《乾》为立”，即指此象。《左传·闵二年》：“（成季之将生也），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尚秉和曰：“所，位也。”正以上“乾”为“所”，即“位”。

《乾》为“立”，为“位”，引出“安”象。《讼·九四》“安贞，吉”，正以上《乾》为“安”。

《乾》为“覆”，引出“倒覆”、“倾覆”之象。《否·上九》“倾否”，侯果曰：“倾为覆也。否穷则倾矣。”以上《乾》为“倾”。

《乾》为“倾覆”，故为“亡”（逃逸不见）。《否·九

五》：“其亡、其亡”。以上《乾》为“亡”。

《乾》为“倾覆”，故有“匪正”即“非正”之象。《无妄》“其匪正，有眚”，以上《乾》为“匪正”（非正）。

《乾》为“倾倒”，为“非正”，引出“𠂔”象。《说文》：“𠂔，跛曲胫也。”

《乾》为“𠂔”，故为“后”。是跛则行迟也。《否·上九》：“先否后喜”。以上《乾》为“后”。

《乾》为“覆盖”，引出“乾为衣”象（《释文》引荀爽《九家易逸象》）。《系辞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九家易》：“衣取象乾，居上覆物；裳取象坤，在下舍物也。”

《乾》为“衣”，引出“乾为甲”之象（虞翻说）。因为甲之用覆盖身体，与衣同也。

三、《乾》为“大”（虞翻说）。《乾》为天，天大，故《乾》为大。《九家易》曰：“惟天为大，惟乾则之，故曰大哉。”《系辞上》：“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都说的这个意思。《泰》“小往大来”，虞翻曰：“坤阴、拙、外，为小往；乾阳、信，内，为大来。”以下《乾》为“大”。《大有·九二》“大车以载”，亦以下《乾》为“大”。《否》“大往，小来”，《同人·九五》“大师克相遇”，皆以上《乾》为“大”。《左传·庄二十二年》：“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以

《否》之上《乾》为“大”。尚秉和云：“之卦有《乾》，而遇卦无乾，故曰：物莫能两大。”其解是。



四、《乾》为“上”。《乾》为天，天在地之上，故出《乾》为“上”之象。《说卦》：“天地定位。”即指天尊在上，地卑在下，所以“乾为上”而“坤为下”。

《乾》为上，引出“向上”、“上升”之象。《乾·文言》：“本乎天者亲上。”尚秉和云：“谓阳性上升。”即指此。

由《乾》为“升”，引出“跃”、“起”之象。《乾·九四》“或跃在渊”，以《乾》为“跃”。《姤·九四》“包（庖）无鱼，起凶”，以上《乾》为“起”。

《乾》为“上升”，引申出“凭乘”、“上浮”之象。《泰·九二》：“苞荒，用冯河。”“苞荒”即瓠瓜（闻一多说）。“苞荒，用冯河”即以瓠瓜渡河。高亨云：“冯借为泚，浮水过渡。”以下《乾》为“冯”，即“浮水”。又《泰·九二》：“用冯河，不遐遗。”李镜池说：“不遐乃‘不至于’。《诗·大雅·抑》：‘不遐有愆。’‘遗，坠也’（《广雅·释詁》），下《乾》为‘升’，为‘上浮’，故云‘不遐遗’。”

《乾》为“升”，引出“举”、“扬”之象。故虞翻曰：“乾为扬。”《说文》：“扬，飞举也。”《夬》：“扬于王庭。”以下《乾》为“扬”。由《乾》之“举”象，引出“拔”象。因为“拔”亦为引物向上，故《乾》为

“拔”。《泰·初九》“拔茅茹”，以下《乾》为“拔”。《乾》为“举”，引出“奉”象。因为“奉”字古文作 (侯马盟书和楚帛书)，篆文作，皆像双手举物以献之形。《左传·庄二十二年》：“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奉之以玉帛。”以《否》之上《乾》为“奉”。

《乾》为“上”，为“跃”，为“扬”，引出“先”、“前”之象。因为跃而在上，犹行而在前也，故曰“《乾》为先”（虞翻）。《同人·九五》“先号咷”，以上《乾》为“先”。《否·上九》“先否后喜”，以上《乾》为先，下《坤》为后。《夬·初九》“壮于前趾”，以下《乾》为“前”。


《乾》为“升”，引出“德”象。《说文》：“德，升也。”即“登升”。故“乾为德”（虞翻）。古人以“降”为“施与”，故以“升”、以“德”为“承受”，所以“德”由“升登”之义，引出“承受”、“获得”之义。古人认为人之禀赋，乃上天所赐，所以，从其来源来说，叫做“命”，从其承受来说，叫做“德”。于是“德”就具有“德性”之义了，所以“《乾》为性”（虞翻）。

《乾》为“德”，故为“得”，为“获”，为“孚”（俘，俘获）。《大壮·初九》“征凶，有孚”，以下《乾》

为“孚”，即“俘获”。

《乾》为“俘获”，引出“取”、“赋”之象。《姤》“女壮，勿用取女”，以上《乾》为“取”，下《巽》为“女”，故曰“取女”。《乾》为“取”引出“寇”象，因为“强取为寇”（《书·舜典》郑注）。《需·九三》：“致寇至。”以下《乾》为“寇”。

《乾》为“首”（《说卦》）。《乾》为“天”，故“尊”，又为“上”。故孔颖达曰：“乾尊而在上，故为首。”《乾·用九》“见群龙无首，吉”，以《乾》为“首”。又以《乾》为“圜”，龙圜其身，故曰“无首”。

《乾》为“首”，故亦为“元”象。戴侗《六书故》：“元，首也。从儿，从二。儿，古文人。二，古文上。人上为首，会意。”按元在金文作，正象人首之形。且《左传·僖三十三年》：“狄人归其元。”《孟子·滕文公下》：“勇士不忘丧其元。”皆以“元”为“首”，可证戴侗之说。故《乾》为“首”，亦即《乾》为“元”。“元”为“首”，首为人身最重要部分，故引出“大也”义（《诗·小雅·六月》“元戎十乘”传）。《乾》“元亨，利贞”，即以《乾》为“元”。朱熹释“元亨”为“大通”（《周易本义》），正确。由《乾》为“首”，引出“初始”之义。因为人从母腹出世，其首先出。故由“首”义引出“始”义。《系辞上》：“乾知大始。”王念孙曰：“知犹为也，为亦作也。”即指此象。故虞翻曰：“乾知大

始，故称初。”

《乾》为“首”，引出“角”象。因为“角”是“首”的一部分。《姤·上九》“姤其角”，以上《乾》为“角”。虞翻曰：“《乾》为首，位在首上，故称角。”《大壮·九三》：“羸其角”。以下《乾》为“角”。

《乾》为“角”，故为“触”。触是以角相抵。《大壮·九三》“羸羊触藩”，以下《乾》为“触”。

《乾》为“角”，故为“羊”，为“羝”。因为羊是角畜。《大壮·九三》“羝羊触藩”，以下《乾》为“羊”，为“羝”。“羝羊”即公羊。

《乾》为“首”，又引出“頄”象，即“面颧”（《玉篇》）。因为“頄”也是“首”的一部分。《夬·九三》“壮于頄”，以下《乾》为“頄”。

《乾》为“君”（《说卦》）。《乾》为“天”，天为尊，在上。古人以天比君，又《乾》为首，而君为民之首，故“《乾》为君”。《国语·周语》：“成公之归也，吾闻晋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终，君三出焉。”以《乾》为“君”。《乾》下卦☰爻变为《否》下卦之☷，故云“君三出焉”。《左传·闵二年》：“（成季之将生也），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以二卦之下《乾》为“君”。

《乾》为“君”，故亦为“王”。所以虞翻曰：“乾为王。”《夬》“扬于王庭”，以下《乾》为“王”。

《乾》为“君”，故《乾》亦为“天子”，为“公”。《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以下《乾》为“天子”，为“公”。《左传·僖二十五年》：“筮之，遇《大有》䷍之《睽》䷥。曰……战克而王享，吉孰大焉……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以《大有》下《乾》为天子，为王，为公。

《乾》为“君”，故引出“孤独”之象。因为一国只有一君，所以《老子》云：“侯王自谓：孤、寡、不穀。”《夬·九三》“君子夬夬独行”，以下《乾》为“独”。

《乾》为“君”，君尊，引出“宾”象。因为“宾”是尊贵的客人。故虞翻曰：“《乾》尊，称宾。”

《乾》为“君”，引出《乾》为“大人”、“君子”之象。我国古代社会是“君之宗之”，君主、官员即是长辈，故称“大人”。君子是贵族，是王之亲属，故《乾》为“君”，引出《乾》为“大人”、“君子”之象。《乾·九二》“利见大人”，《乾·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皆以《乾》为“大人”。《否·九五》“大人吉”，亦以上《乾》为“大人”。《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以《乾》为“君子”。《否》“不利君子贞”，《同人》“利君子贞”，《遯·九四》“君子吉，小人否”，皆以上《乾》为“君子”。《大壮·九三》“君子用罔”，《夬·九三》“君子夬夬独行”，皆以下《乾》为“君子”。

《乾》为“君”，引出“《乾》为人”象（虞翻）。君是人群之长，人群是君的下属，二者是分不开的，是一个整体的两部分，故有“《乾》为人”之象。《否》“否之匪人”，《同人》“同人于野”，《同人·九五》“同人先号咷”，《同人·上九》“同人于郊”，《无妄》“行人之得，邑人之灾”，皆以上《乾》为“人”。

《乾》为“君”，引申出“《乾》为龙”之象（荀爽《九家易逸象》）。《说文》：“龙，鳞虫之长。”君为人群之长，龙为鳞虫之长，二者相类，故由《乾》为“君”，引出“《乾》为龙”。《乾·初九》“潜龙勿用”，《乾·九二》“见龙在田”，《乾·九五》“飞龙在天”，《乾·上九》“亢龙有悔”，《乾·用九》“见群龙无首，吉”，皆以《乾》为“龙”。《乾》为天，又为龙，所以《乾》又有“天上龙星”之象，即“东宫苍龙”。闻一多谓：“古书言龙，多谓东宫苍龙之星。《乾》卦六言龙（内《九四》“或跃在渊”，虽未明言龙，而实亦指龙），亦皆谓龙星。”闻说是。

《乾》为“龙”，引出“《乾》为马”之象（《说卦》）。《尔雅·释畜》：“马高八尺为龙。”《尔雅·释天》郭注：“龙为天马，故房四星谓之天驷。”所以《乾》为“龙”，引申出“《乾》为马”之象。《大畜·九三》“良马逐，利艰贞”，以下《乾》为“马”。

《乾》为“马”，又为“善”（说见后），故《乾》为

“良马”（《说卦》）。《乾》为“马”，又为“老”，为“寿”（说见后），故《乾》为“老马”（《说卦》）。《乾》为“马”，又有“坚”象（说见后），引出“骨”象。故《乾》为“瘠马”，即骨胜于肉之马。《乾》为“马”，又为“云”（说见后），云有五色，出“驳”象，故《乾》为“驳马”（《说卦》）。

由《乾》为“马”引出《乾》为“车舆”之象。因为马是驾车的，车是乘马的。并且，《乾》为天，为圜。宋衷曰：“阴方，阳圆，舆轮之象也。”所以说《乾》有“车舆”之象。虞翻曰：“马君及俗儒皆以《乾》为车。”《小畜·九三》“舆说（脱）辐”，以下《乾》为“舆”。《大畜·九二》“舆说（脱）辐”，《大畜·九三》“曰闲舆卫”，亦皆以下《乾》为“舆”。《大有·九二》“大车以载”，卢氏曰：“《乾》为大车。”以下《乾》为“车”。

《乾》为“君”，引出《乾》为“虎”之象。《说文》：“虎，山兽之君。”九家易（皆见《周易集解》）曰：“虎喻国君。”所以“《乾》为虎”。尚秉和谓：“此象昔儒无知者，后会稽茹敦和始发之，近师俞樾袭其说。”《履》“履虎尾”，又《履·九四》“履虎尾”，皆以上《乾》为“虎”。

《乾》为“天”，为“君”，引出“《乾》为父”之象（《说卦》）。因为在古代，父是家之“君”，所以《说卦》说：“乾，天也，故称乎父。”《左传·闵二年》：“（成季

之将生也)，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以《乾》为“父”。

由《乾》为“父”，引出“《乾》为夫”之象。因为在家庭中，对子女是父者，对妻子则是“夫”。《小畜·九三》“夫妻反目”，以下《乾》为“夫”。

《系辞上》：“乾道成男。”这是由《乾》为父、为夫引申出来的。唯其为“男”，才能为父、为夫。并且《乾》又为“三”（说见后）。《逸周书·武顺》：“男生而成三，女生而成两。”所以《乾》有“男”象。

由《乾》为“君”，引出“《乾》为言”之象（荀爽《九家易逸象》）。因为“君，尊也，从尹发号，故从口”（《说文》），所以《乾》有“言说”、“号令”之象。《夬》“孚（復）号，有厉”，以下《乾》为“号令”。

“言”为“谈说”，引出“口舌是非”义。故《易》卦爻辞之“言”，有一部分当训“谗言”、“过愆”。《需·九二》“需于沙，小有言”，以下《乾》为“言”。此辞之“言”，闻一多说：“言皆读为愆，愆亦过也。”

《乾》为“言”，引出“讼”义。《讼·九四》“不克讼”，以上《乾》为“讼”。

《乾》为君，为言，引出“告”、“命”之象。《否·九四》“有命无咎”，以上《乾》为“命”。《讼·九四》“不克讼，复即命渝”，高亨说：“渝读为谕，《说文》：‘谕，告也。’”以上《乾》为“命”，为“谕（谕）”。

《夬》“告自邑”，以下《乾》为“告”。

《乾》为“言”，引出“号咷”之象。《同人·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后笑”，以上《乾》为“号咷”。

《乾》为“言”，引出“贞问”之象。《乾》“元亨，利贞”，以《乾》为“贞”。这个“贞”字，从《易传》起，都解为“正”。清代苏蒿坪《周易通义》开始提出异议：“先儒解贞字未确”，“许氏《说文》云：‘贞，卜问也。’”苏说正确，与《乾》卦卦象合，与经旨合。其后闻一多、高亨、李镜池诸家皆从之，是也。

《乾》为“命”，为“令”，引出“锡赏”之象。郭沫若曰：“命令字合锡予义者，于典籍中罕见。余曾以叩诸唐兰。比得来书云：‘王令确是赐义。’《易》‘王三锡命’，锡、命义略相等。旧解多误。《书序》：‘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令，作《嘉禾》。’命禾，即锡禾也。《礼记》：‘一命缁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与《燮簋》之‘王令燮在市旂’正合。今按：命禾一例至确，即旅天子之命，亦嘉天子之赐也。又《中庸》：‘天命之谓性。’天命犹言天赋，亦锡予义。”（《金文丛考》376页）所以《乾》为“命”，为“令”，而有“锡”、“赏”之象。《讼·上九》“或锡鞶带”，以上《乾》为“锡”。《泰·九二》“朋亡，得尚于中行”，此辞之“尚”，读为“赏”。以下《乾》为“尚”（赏）。

《乾》为“赏”、“锡”，引出“《乾》为施”之象

(虞翻说)。

五、《乾》为“动”，为“行”。《乾》为“天”，天动不息，时刻都在运行，故引出“行”、“动”之象。《释名》：“乾，进也，行不息也。”即明此意。《乾》为“行走”故为“趾”。《尔雅·释言》“趾，足也”。因为人行走以足故引出“趾”象。《大壮·初九》“壮于趾”，以下《乾》为“趾”。《无妄·上九》“行有眚”，以上《乾》为“行”。《夬·九三》“君子夬夬独行”，以下《乾》为“行”。《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乾乾”指行动不息，勤勉努力。

《乾》为“行”，引出“征”、“往”、“涉”诸象。因为“征”、“往”、“涉”都是“行动”的一种形态。《大壮·初九》“征凶，有孚”，《泰·初九》“征吉”，皆以下《乾》为“征”。《大畜》“利涉大川”，以下《乾》为“涉”。《大有·九二》“有攸往，吉”，《大畜·九三》、《夬》“利有攸往”，《夬·初九》“往不胜”，皆以下《乾》为“往”。《左传·闵二年》：“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高亨曰：“如，往也。”以下《乾》为“如”，即“往”。

《乾》为“行走”，引出“趺”、“赳”之象。《广雅·释诂》：“赳，疾也。”《后汉书·班彪传上》注“趺，奔也”，即“速行”。《履·九五》“夬履，贞厉”，李镜池读“夬”为“赳”，谓“夬履，行为急爆莽撞”，所以“贞

厉”。其说是。此卦正以上《乾》为“夬”，即“越”。《夬·九三》“君子夬夬独行”，以下《乾》为“夬”，即“越”。

《乾》为“行走”，引出“道路”之象。因为“行走”必由“道路”，“道路”供人行走，所以《乾》为“道”。《小畜·初九》“复自道”，以下《乾》为“道”。《泰·九二》“得尚于中行”，《尔雅》：“行，道也。”以下《乾》为“行”，即“道路”。

《乾》为天，为动。天动不休，运行不息，故出“恒”、“久”之象。所以荀爽曰：“乾为久。”《需·初九》“需于郊，利用恒”，以下《乾》为“恒”。

《乾》为“恒久”，故出“永”象。《说文》：“永，水长也。”《尔雅·释诂》：“永，远也。”因为“恒久”，所以“长远”。

《乾》为“恒久”，引出“《乾》为老”、“《乾》为旧”之象（虞翻说）。《否·九四》“畴离祉”，高亨云：“畴借为寿，离借为丽，附也。祉，福也。寿附于富。”高解是。此卦正以上《乾》为“老”，为“寿”。

《乾》为“老”，为“寿”，引出“《乾》为蓍”之象（虞翻说）。因为古人认为蓍草年久通灵，故以为揲数占测之工具。《白虎通》：“蓍之言，耆也。阳之老也。”即说此意。另外《乾》☰象算筹横积之形，也可以说有“蓍”象。

六、《乾》为天，天生万物，引出“《乾》为生”、“《乾》为仁”、“《乾》为善”之象（虞翻说）。

《乾》为“仁”，为“善”，引出“祥”、“福”之象。《履·上九》“视履考祥”，虞翻曰：“祥，善也。”以上《乾》为“祥”。《泰·九三》“于食有福”，以下《乾》为“福”。《否·九四》“畴离祉”，以上《乾》为“祉”，即“福”。《说文》：“祉，福也。”

《乾》为善，为祥，故为“喜”，为“好”，为“嘉”。《否·上九》“先否后喜”，以上《乾》为喜。《无妄·九五》“勿药有喜”，以上《乾》为“喜”。《遯·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以上《乾》为“好”。《遯·九五》“嘉遯，贞吉”，以上《乾》为“嘉”，是“喜庆”之意。

《乾》为善，为好，故又引出“《乾》为良”、“《乾》为贤”之象（虞翻说）。

第二 《乾》为日及其引申诸象

《乾》为日。《乾》何以为“日”，有两说。虞翻曰：“乾，阳。”荀爽曰：“日以喻君。”此以《乾》为天，为阳，为君，而引出“日”象为说。窃谓《乾》☰即☰之简形，因卦画有横无纵，所以可以说☰为“日”之象形。《乾彖》：“大明终始。”《集解》引侯果曰：“大明，

日也。”虞翻曰：“《乾》为大明。”皆明此意。《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以《乾》为日。《大畜·九三》“日闲舆卫”，以下《乾》为“日”。《小畜·上九》“月几望”，以上《巽》为“月”，下《乾》为“日”，二者相对，故曰“月几望”。

《乾》为日，引出“朝”象。《说文》：“朝，旦也。”日出地上为旦，为朝，故《乾》为日，为“朝”。《讼·上九》“终朝三褫之”，以上《乾》为“朝”。

日出则为“白天”，故荀爽曰：“《乾》为昼。”

《乾》为“日”。日色大赤，故引出《乾》为大赤之象（《说卦》）。虞翻曰“太阳为赤”，即明此意。大赤即朱色，故虞翻又说：“乾为朱。”

一、《乾》为日，引出“干旱”之象，因为“干旱”是由日照猛烈而来的。《乾》卦为“日”象，而卦名曰“乾”，即由此而来。《集韵》：“乾，燥也。”《诗·王风·中谷有蓷》：“暵其乾矣。”《左传·僖十五年》：“外强中乾。”都是用“乾”之暵、爆之义。

《泰·九三》：“艰贞无咎。”李镜池曰：“艰贞，旱灾之占。艰从莫，旱的异文。《说文》作暵，田晒干为旱。”李说是。此卦以下《乾》为“干旱”，即“艰”。《大有·初九》“艰则无咎”，《大畜·九三》“利艰贞”，皆以下《乾》为“艰”，即“干旱”。

《乾》为“干旱”引出“眚”象。《广韵》“眚，灾

也”。《无妄·上九》“行有眚”，以上《乾》为“眚”。

二、《乾》为日，为大明。日光所照，无隐不显，故引出“显现”之象。《乾·九二》“见龙在田”，此辞之“见”，读为现，即“显露”之意。王弼曰：“出潜，离隐，故曰见龙。”以《乾》为“见”，即“现”。《广韵》：“见，露也。”《乾·用九》“见群龙无首”，亦以《乾》为“见”，即“显现”。

《乾》为“显现”，引出“见视”之象。因为以目视物，也就是将其形象“显现”清楚，摄之于心。《乾·九二》、《乾·九五》“利见大人”，皆以《乾》为“见”，谓“相见”，“见面”。《履·上九》“视履考祥”，亦以上《乾》为“视”。

《乾》为“见”，为“视”，引出“考察”之象。《履·上九》“视履考祥”，虞翻曰：“考，稽；祥，善也。”以上《乾》为“考”，即“考察”。

《乾》为“明”，为“视”，引出“知（智）”象。《系辞上》：“《乾》以易知。”虞翻曰：“《乾》为知。”即明此意。

三、《乾》为日。日行于天，有似鸟飞于天，引出“《乾》为飞”之象。此象昔人无知者。《山海经·大荒东经》：“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古人认为日之行天，乃是阳乌载之以飞。《春秋元命苞》云：“阳成于三，故日中有三足乌者，阳精也。”

所以《乾》为日，引出“《乾》为飞”之象。《乾·九五》“飞龙在天”，以《乾》为“飞”。

《乾》为“飞”，故为“非”。因“非”字象鸟双翅齐飞之形，为飞之本字。引出“违也”（《说文》），“不是也”（《玉篇》）之义。《否·九五》“休否”，《否·上九》“倾否，先否后喜”，皆以上《乾》为“非”，故曰“否”。

《乾》为飞，引出“翺”象，即由高下飞之貌。《玉篇》：“翺，飞高下貌。”《集韵》：“鸟飞上曰翺，下曰翺。”《乾·上九》“亢龙，有悔”，王肃曰：“穷高曰亢。”旧多从之。然此龙星既然在《乾·九五》已经“飞龙在天”，昏中时见于南中天之最高处，一月以后，到《乾·上九》之时，怎能再拔高到“穷极”之处呢？故其说不合事理与经意。闻一多训“亢”为“直”，以为“龙欲曲，不欲直，直则吉，曲则凶”，以解“亢龙”为何“有悔”。其说迂曲。窃谓此“亢”读“翺”，此“亢龙”，即“翺龙”，乃“自高下飞”之龙宿。殷末周初时期，夏历五月，龙宿昏中于南中天。则夏历六月，昏时，龙宿已由南中天之最高处向下（即向西）飞了。此“大火西流”开始时之天象也。龙宿既然由高下飞，故引出“有悔”之占。

四、《乾》为日。《说文》：“日，实也。”引出“果实”之象。故《说卦》曰：“《乾》为木果。”《泰·九

二》：“苞荒，用冯河。”闻一多曰：“包荒，即瓠瓜，声之转。”以下《乾》为“木果”，故曰“瓠瓜”（苞荒）。《姤·九五》：“以杞包瓜。”《子夏传》作“匏瓜”，义长。以上《乾》为“匏瓜”。闻一多曰：“杞，系声近，疑杞当读为系。”“系瓠瓜盖谓络缀之以为樽。”其说是。《左传·庄二十二年》：“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庭实旅百。”以《否》之上《乾》为“实”。

《乾》为“木果”为“实”，故为“食”。“实，穀也”（《国语·晋语》）“而又受其实”郑注）。《泰·九三》“于食有福”，以下《乾》为“食”。

《乾》为“木果”，引出“草木”之象。因“果实”为“草木”所生成。《否·九五》“系于苞桑”，以上《乾》为“草木”，故曰“苞桑”。《泰·初九》“拔茅茹以其汇”，以下《乾》为“草木”，故曰“茅茹”。

《乾》为“实”，引出“富”和“利”象。《说文》：“实，富也。”“富之”，就是“利之”。故虞翻曰：“《乾》为利。”《乾》“元亨，利贞”，以《乾》为“利”。《遯·上九》“无不利”，以上《乾》为“利”。《大畜·九三》“利有攸往”，以下《乾》为“利”。

《乾》为“富”，引出“有”象。“有犹富也”（《列子·说符》“羨施氏之有”注）。《无妄·九五》“勿药有喜”，以上《乾》为“有”。

《乾》为实、为富，引出“丰肥”之象。故虞翻曰：

“《乾》盈，为肥。”《遯·上九》“肥遯，无不利”，以上《乾》为“肥”。高亨曰：“遯借豚。肥豚利于作祭品，利于作贺品，利于作赠品，利于作膳品，以喻美好之财物，可资人利用。故筮遇此爻，无不利。”其解深合经旨与卦象。

《乾》为“肥”，故为“豚”。“豚曰腍肥”（《礼记·曲礼下》），《遯》“好遯”，《遯·九五》“嘉遯”，《遯·上九》“肥遯”。诸辞之“遯”，皆读为“豚”，皆以上《乾》为“遯”，即“豚”。

《乾》为“实”。实则不虚，引出“室”象，即“室塞”。《讼》“有孚，室惕”，以上《乾》为“室”。

《乾》为“实”，“实”是“真实不虚”的，引出“《乾》为精”之象（虞翻说），即“精纯不虚”。《系辞上》：“精气为物。”故《乾》又出“物”象。虞翻曰“《乾》为物”，即指此意。《左传·庄二十二年》：“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物莫能两大。”以《否》之上《乾》为物，为大。之卦有《乾》而遇卦无《乾》，故云“物莫能两大”。

第三 《乾》为直及其引申诸象

《乾》为“直”（荀爽《九家易逸象》）。《系辞上》：“夫《乾》……其动也直。”认为“直”是“天”动的属

性。《乾》为“直”，乃由《乾》为“天”之引申。窃谓《乾》☰乃积“一”所成。“一”乃“横直”之符号，所以《乾》为“直”，是因☰三画皆“直”而来，乃“指事”取象也。

一、《乾》为“直”，引申出“平”、“坦”之象。因为“平”，其面必“直”。《泰·九三》“无平不陂”，以下《乾》为“平”。虞翻曰：“《乾》为易。”陆绩曰：“易，平易也。”《乾》平，故“易”。

二、《乾》为“直”，引出“信”象，即“诚信”。因为行为端直，心地正直者，就具有“诚信”的品德。《泰·九三》“其孚，于食有福”，《说文》：“孚，信也。”亦以下《乾》为“孚”，即“信”。

三、《乾》为“直”，直则坚强不屈。引出“《乾》刚”（《杂卦》），“《乾》，健也”（《说卦》）之象。即《乾》为“刚”、“健”。《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系辞下》：“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夫《乾》，确然示人易矣。”《释文》引马云：“确，刚貌。”皆明此意。帛书本《周易》，《乾》作“健”，乃读“健”为“健”。正与《象》：“天行健”之“健”合。

《乾》为“刚”，为“健”，引申出“壮”象。《大壮·九三》：“小人用壮。”侯果曰：“《乾》壮。”以下《乾》为“壮”。《姤》“女壮，勿用取女”，以上《乾》为壮。

《乾》为“刚健”，为“壮力”，引申出“克”、“胜”

之象。《夬·初九》“往不胜”，以下《乾》为“胜”。《左传·僖二十五年》：“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战克而王飨。”以《大有》下《乾》为王，为“胜”，故曰“战克”。下《兑》为口，为食，故云“飨”。

四、《乾》为“刚”，为“健”，引出“《乾》为金”之象（《说卦》），因为“金”之性刚坚纯粹之故也。

《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之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夬》䷪上《兑》下《乾》。以上《兑》为竹木，下《乾》为金刀。故《九家易》曰：“金决竹木，为书契象。故法《夬》而作书契矣。”

《乾》为金，引出“《乾》为戎”之象。《说文》：“戎，兵也。”《礼·月令》“以习五戎”注：“五戎，弓、殳、矛、戈、戟也。”因为兵器是金属制造的，所以由“《乾》为金”引出“《乾》为戎”。《夬·九二》：“莫夜有戎。”以下《乾》为“戎”。

《乾》为“兵”，引出“戕、杀”之象。《玉篇》“戕，杀也”。《大壮·初九》“壮于指”。读“壮”为“戕”。以下《乾》为“壮”，即“戕”。

《乾》为“兵”，为“戎”。故虞翻曰：“《乾》为武人。”

《乾》为“兵”，为“武人”。故虞翻曰：“《乾》称

威。”“《乾》为畏。”因为“武人”有“威”，使人生“畏”也。人有威，出“严”象。故虞翻曰：“《乾》为严。”

五、《乾》为“刚”，为“健”，引出“《乾》为玉”之象（《说卦》）。因为坚刚纯粹，是“玉”的属性。

《左传·庄二十二年》：“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以《否》䷋之上《乾》为玉，下《坤》为帛。故云“奉之以玉帛”。



《乾》为“玉”，引出“圭”、“璋”之象。因为“圭，瑞玉也。”“剡上为圭，半圭为璋。”（《说文》）所以虞翻曰：“《乾》为圭。”《姤·九五》“含章”，即“合璋”，以上《乾》为“章”，即“璋”。

《乾》为玉。玉乃石之一种，引申而出“陨石”之象。《姤·九五》“有陨自天”，《尔雅·释詁》：“陨，石落也。”《春秋繁露·玉英》：“星坠谓之陨。”此辞以卦之上《乾》为“陨”，即“陨石”。说有陨石自天下降到地也。陨石自天落地，与《姤》之“遇”义合。高亨释此辞为：“商之陨灭，乃出于天意。”李镜池说：“忽然头顶上很高一个地方，掉下一个瓜来。”皆与卦象和经旨不合。

《乾》为玉，引出“沙”象。因为“沙”性坚刚，有似玉也。《需·九二》“需于沙”，以下《乾》为“沙”。

荀爽曰：“水中之刚，故称沙。”《乾》为玉，为刚，又为“水”（说见下）。水中刚为玉石之物，故“《乾》为沙”也。

第四 《乾》为川（江、河）及其引申诸象

《乾》为川，为江河。《乾》☰，即川字之形。甲文川字作、金文作，侧写之，就成☰了。所以《乾》有“川”象，乃以象形取象。《九家易》曰“《乾》天有河”，即以《乾》为江为河。《同人》“利涉大川”，以上《乾》为“川”。《大畜》“利涉大川”，以下《乾》为“川”。《泰·九二》“苞荒，用冯河”，以下《乾》为“河”。




《乾》为“江河”，为“水”，引出“贝、朋”之象。因为贝生于水，串贝为朋。《泰·九二》“朋亡”，以下《乾》为朋。

由《乾》为川，为河，引出“潜”象、“渊”象。《乾·初九》“潜龙”，干宝说：“阳处三泉之下。”（《周易集解》所引）《乾》为泉，为“潜”。《乾·九四》“或跃在渊”，以《乾》为“渊”。

《乾》为“川”、为“水”，又为“刚坚”，引出“《乾》为冰”之象（《说卦》）。水变为坚刚之物，当然是“冰”了。

《乾》为“冰”，再引出“《乾》为寒”之象（《说卦》）。

第五 《乾》为气及其引申诸象

《乾》为气。此象前人不知。按《乾》☰，即气字之形。气字甲文作、金文作、，象云气层叠之形。《乾》☰之为“气”，正以象形取象。所以虞翻曰：“《乾》息。”“息”者呼吸之气也。“一呼一吸为一息”（《增韵》）。

《乾》为“气”，引出“云”象。《说文》：“云，山川气也。”《乾》为“山”，又为“川”，又为“气”，故出“《乾》为云”之象。《小畜》“密云不雨”，以下《乾》为“云”。《乾》又为“群”，为“众”（说见后），故曰“密云”。

第六 《乾》为“绳、带”及其引申诸象

《乾》为“绳”，为“带”。此象昔人无知者。按《乾》☰为积“一”而成。“一”，乃“直绳”之象。而☰有绅带之象（有似今日宽皮带），故《乾》为“绳”，为“带”，乃象形取象也。《讼·上九》“或锡之鞶带”，《说文》：“鞶，大带也。”以上《乾》为“鞶带”。

《乾》为绳，引出“绳系”之象。《大壮·九三》：“羸其角。”高亨云：“羸借为累，系也。”以下《乾》为“羸”，即“累”，训“系”。

一、《乾》为绳。引出《乾》为“网”之象。因为“网”是结绳而成的。《系辞下》“结绳而为网罟”，《大壮·九三》“君子用罔”，“罔”即“网”，以下《乾》为“网”。

《乾》为网，引出“藩篱”之象。因为编竹为篱，有似结绳为网也。《大壮·九三》“羝羊触藩”，以下《乾》为“藩”。《尔雅·释言》：“樊，藩也。”即“篱也”（《集韵》）。

二、《乾》为绳，引出“牵引”之象。因为“牵引”必然要用绳也。《小畜·九二》“牵复”，以下《乾》为“牵”。

三、《乾》为绳，引出“系”象。因为绳以系物，系必用绳也。《否·九五》“系于苞桑”，以上《乾》为“系”。

《乾》为“系”，引出“相及”之象。《泰·初九》“拔茅茹以其汇”，王引之曰：“以犹及也。”以下《乾》为“以”，即“及”。

《乾》为“系”，引出“离”象。《方言》“罗谓之离”，即“网住”。《否·九四》“畴离祉”，以上《乾》为“离”。《九家易》曰：“离，附也。”

《乾》为“绳系”，引出“牯”之象。《大畜·六四》：“童牛之牯，元吉。”虞翻曰：“绳缚小木，横著牛角。”下《乾》为绳，为系，上《艮》为木（《说卦》）。以绳系木于童牛之头上，故曰“牯”，即“牯”。潘世宪说：内蒙畜群中有牛犊，其嘴边都套一个井字形小木架，使它不能去吃奶，而只好啃食嫩草，这便是“童牛之牯”（音同箍）。使牛群有了向人类供奶之可能，所以“元吉”。

《大畜·六五》：“豮豕之牙，吉。”豮为“豕子”（见《尔雅·释兽》）。陆甸《埤雅》：“今东齐、海岱之间，以杙系豕，谓之牙。”以下《乾》为绳，为系。以上《艮》为木，为杙，故曰“牙”（即以杙系豕）。潘世宪说：内蒙农民养豮子猪的办法，是用两根弯曲的小木系在幼猪耳后颈间，系之于木栓之上，这样，比野牧要长得快些。“豮豕之牙”有了向人们更快供肉的可能，故曰“吉”（潘说见《易新释二则》）。其说是也。

第七 《乾》为三及其引申诸象

《乾》为三。按《乾》☰，卦形与甲、金文三字作三者全同。此以指事取象。说其积三横画而成“三”也。《讼·上九》“终朝三褫之”，以上《乾》为“三”。

《乾》为“群”。《乾》为三，为多，引出“群”象。

或曰《乾》为君。《白虎通》：“君者，群也。”引出“《乾》为群”之象，亦通。《乾·用九》：“见群龙无首，吉。”以《乾》为“群”。

《乾》为“群”，引出“师”象。《尔雅·释诂》：“师，众也。”群为众，故为师。《同人·九五》：“大师克相遇”，以上《乾》为“师”。

《乾》为“群”，为“众”。故又引出“《乾》为族”之象（虞翻）。

《坤》卦释象

在《周易》的卦爻辞中，《坤》䷁卦有哪些象，为何《坤》卦有此象，这就是本章讨论的问题。为了论证，取《左传》、《国语》中所载卦象，《说卦》的卦象，《易·系辞下》有关占象和荀爽《九家易逸象》，以为参验之资。本章以《坤卦》之初象（即由卦形直接所得之象）为纲，以引申象为目，分别叙述于下。

第一 《坤》为土、地及其引申诸象

“《坤》，土也”（《国语·晋语四》、《左传·庄十二年》），“坤也者，地也”（《说卦》）。为什么《坤》䷁卦有土、地之象？可以有三种解释：

高亨谓：“窃谓：最初以‘一’象天，以‘一’象地……地体分水陆两部分，故以两断画象之。《系辞上》

论天地之数曰：‘天一，地二……’……地数所以为二，因地体分水陆两部分，象地之爻亦为两画也。”这是以“—”为表示地体分水陆两部分为说，认为这是“指事”取象。此一说也。

谨按，《坤》䷁为上下六个短画重叠之形。在甲、金文中，沙字作𠂔、𠂕，象沙土之形，因此䷁可视为土粒堆积之形。所以虞翻有“坤为积土”之说。其说与卦形相合，可以成立，所以“《坤》为土”。

又：在甲、金文材料中，“—”这一符号，最初写作“^”。这样《坤》卦作𠂔，以“象形”取象，可视为山峰相连之形（正如甲文岳字作𡵓、其上部之^、正像山峰重叠之形一样）。山峰连延之处，正是“大地”了，所以说“《坤》为土也”。

《西溪易说》引《归藏》坤作𡵓，《碧落碑》、《集韵》载古文均作𡵓。《焦氏笔乘》作𡵓。闻一多谓：“𡵓、𡵓、𡵓、𡵓等即古坤字无疑，𡵓𡵓为古𡵓字……坤从土、从𡵓，实即𡵓之别构。故《晋语》曰：‘坤，土也。’古曰土，今曰地，故《说卦传》曰‘坤为地’……若夫《系辞下传》曰‘夫坤隤然示人简矣’，以隤释坤，例取声训，尤坤从𡵓，犹从𡵓（贵）之佳证。”《汉书·食货志》：“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注：“隤谓下之也。”可见隤是将土溃散，正与䷁之形合。所以䷁为隤散之土，而名为“坤”。

《国语·晋语》：“公子亲筮之……得贞《屯》悔《豫》……司空季子曰：……《坤》，土也。”以《豫》下《坤》为“土”。《左传·庄二十二年》：“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坤》，土也。”以《观》、《否》之下《坤》为“土”。《左传·闵元年》：“初，毕万筮仕于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震》为土。”以《比》之下《坤》为“土”。

《明夷·上六》“初登于天，后入于地”，以上《坤》为地。《国语·晋语四》：“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谓天地配。”以《泰》上《坤》为“地”。

一、《坤》䷁为隤散之土，出“块”象、“沙”象，引出“小”象。因为“小”即“沙”之初文，是“沙”的一种属性。所以虞翻曰：“坤，小。”《泰》：“小往，大来。”以上《坤》为“小”。《否》：“大往，小来。”以下《坤》为“小”。《萃·六三》“小吝”，亦以下《坤》为“小”。

《坤》为“小”，引出“《坤》为寡”之象（虞翻）。《复·六四》“中行独复”，以上《坤》为寡，为独。

《坤》为小，引出“蹙”象。《说文》：“蹙，迫也。”《类篇》：“蹙，缩小貌。”《诗·大雅·召旻》：“今也日蹙国百里。”即用其“缩小”之义。《左传·成十六年》：“史曰吉，其卦遇《复》䷗，曰：南国蹙。”以上《坤》为“蹙”。

《坤》为散土，引申而出“箕”象。因为箕是盛土之具，用于粪扫之事的。《礼·曲礼》“凡为长者粪之礼，必加帚于箕上”，即指此器。《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以上《坤》为箕。尚秉和云：“《易》于人名、地名，无不从象生。”（《周易尚氏学》，后引尚说皆出此）其说可信。

《坤》为隤散之土，引申为“刺土”，亦可谓坤，故出“《坤》为事”之象（虞翻）。按：“事”即“剽”之初文（吴承仕说，转引自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士”字条）。“东方人以物插地皆为剽”（《正韵》）。《管子·轻重》：“春有以剽耕，夏有以剽耘。”可证剽为以农器碎土。《汉书·蒯通传》：“所以不敢事刃于公之腹者，畏秦法也。”“事刃”即“剽刃”。古人以刺土耕地为“事”，引出“执事”、“从事”之义。所以由《坤》为“散土”引出“《坤》为事”之象。

《坤·六三》“或从王事”，以《坤》为“事”。

《坤》为事，引出《坤》为“用”之象。因为“执事”、“从事”，也就是“作用”、“使用”。所以虞翻曰：“《坤》为用。”《师·上六》“小人勿用”，《泰·上六》“勿用师”，《谦·六五》“利用侵伐”，《谦·上六》“利用行师”，《复·上六》“用行师”，《升》“用见大人”，《升·六四》“王用享于岐山”，皆以上《坤》为“用”。《晋》“晋康侯用锡马蕃庶”，《萃》“用大牲，吉”，《萃·

六二》“孚乃利用禴”，皆以下《坤》为“用”。

《坤》为“刺地隤土”，引出“《坤》为坼”之象（尚秉和说），即土地开裂之象也。所以《系辞上》说《坤》是“其动也闢”。《师·上六》“开国承家”，以上《坤》为“开”。《升·六四》“王用享于岐山”，上《坤》为裂、为分，故为“岐”（“山有两岐，故名岐山。”见《一统志》）。

《坤》为土地“坼裂”，引出“《坤》为文”之象（《说卦》）。因为“文”的本义是“刺纹”。地裂成文，所以姚配中说“文者，地之理也”。（《周易姚氏学》）

《比》：“原筮。”以下《坤》为“原”，上《坎》为“筮”（《坎》木，故筮）。干宝曰：“原，卜也。”《周礼·大卜》三卜，为“玉兆、瓦兆、原兆”。原是“原田”，地裂有文，与龟兆似玉、瓦、原之罅罅同，故以下《坤》为“原”，谓其卜兆有似原田坼裂之文也。所以“原筮”，喻卜筮并用之象，正与卦名“比”意相合。





《坤》为“刺土”、“裂地”，引出“寢、穴”之象。因为寢、穴是掘地所成。古人以寢、穴为居室。《诗·大雅·绵》“陶寢陶穴”即指此事。《复》：“复，亨。”上《坤》为地穴，为寢室，下《震》为趾，为行。以趾向寢而行，是“回家”之象，故曰“复”。

《坤》为“寢”，即“地室”，引出“屋”义，因为寢屋都是居人的。《萃·初六》“一握为笑”，以下《坤》

为“屋”（帛书本正作“一屋”）。

《坤》为“寝”，为“屋”，故为“居”。《左传·闵元年》：“初，毕万筮仕于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足居之。”《屯》下《震》为“足”，《比》下《坤》为“居”。

《坤》为“屋”，引出“庙”象，因为庙也是“室屋”中的一种。《尔雅·释宫》：“室有东西厢曰庙。”《萃》：“王假有庙。”以下《坤》为“庙”。

《坤》为庙，引出“亨”象。高甲、金文作、，古文变作。“象宗庙之形”（吴大澂《说文古籀补》）。宗庙是献祭鬼神的地方，引出“祭享”之义，再引出“亨通”之义。高字篆文作，隶变作亨，作享。《坤》“元亨”，以《坤》为“亨”。《萃》“亨，利贞”，以下《坤》为“亨”。《谦》“谦，亨”，《临》“元亨”，皆以上《坤》为“亨”。《复》“复，亨”，《升》“元亨”，《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亦皆以上《坤》为“亨”。

《坤》为刺地隤土，引出“摧”、“杀”之象。《晋·初六》：“晋如摧如。”以下《坤》为“摧”。《左传·闵元年》：“初，毕万筮仕于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安而能杀。”以《比》之下《坤》为“杀”（此尚秉和先生说，可从）。

《坤》为摧，故出“败”象。《复·上六》“终有大败”，以上《坤》为“败”。

《坤》为杀，引出“凶恶”、“灾害”之象。故虞翻曰：“坤为不善”，“坤为恶”，“坤为害”。

《师·六五》“贞凶”，《临》“有凶”，《复·上六》“以其国君，凶”，“迷复，凶”，皆以上《坤》为“凶”。《剥·初六》与《剥·六二》“蔑贞，凶”，《比》“后夫凶”，《豫·初六》“鸣豫，凶”，《比·六三》“比之匪人，凶”（《释文》王肃本有凶字），皆以下《坤》为“凶”。

《坤》为凶恶，引出“匪人”之象。“匪人”即“罪人”（闻一多说）。《比·六三》“比之匪人，凶”，以下《坤》为“匪人”。《否》“否之匪人”，亦以下《坤》为“匪人”。

《坤》为凶恶，故为“灾害”。《复·上六》“有灾眚”，以上《坤》为“灾眚”。

《坤》为“灾害”，故为“疾”，为“瘁”。《复》“出入无疾”，上《坤》为“疾”。《萃·六三》“萃如嗟如”，高亨云：“萃，借为瘁，病也，嗟叹也。”下《坤》为“瘁”。高说与卦象合。《萃·初六》“乃乱乃萃”，借萃为瘁，下坤为“瘁”。《坤》为凶、为害，引出“《坤》为乱”之象。《萃·初六》“乃乱乃萃”，下《坤》为“乱”。《比》“不宁方来”，下《坤》为“乱”，故曰“不宁”。

《坤》为“灾害”，故为“咎”。《说文》：“咎，灾也。”《尔雅·释诂》：“咎，病也。”《坤·六四》：“无咎，无誉。”以《坤》为咎。《师》、《师·六四》、《师·六五》

“无咎”，以上“坤”为“咎”。《临·六四》“无咎”，《升·六四》“吉，无咎”，《复》“朋来，无咎”，亦皆以上《坤》为“咎”。《比》、《比·初六》“无咎”，以下《坤》为“咎”。《观·初六》“小人无咎”，《剥·六三》“剥之无咎”，《萃·六三》、《萃·初九》“往无咎”，皆以下《坤》为“咎”。

《坤》为灾害，为疾病，引出“忧、愁”之象。故虞翻曰：“《坤》称忧。”《晋·六二》“晋如愁如”，以下《坤》为“愁”。

《坤》为“忧”，故为“恤”。《说文》：“恤，忧也。”《萃·初六》“勿恤”，下《坤》为“恤”。《升》“勿恤”，上《坤》为“恤”。

《坤》为忧恤。故为怨、羞。《否·六二》“包承”，读承为“怨”，训“恐也”（《广雅·释言》）。《否·六三》“包羞”，皆以下《坤》为怨、羞。

《坤》为“忧、恤”，故为“悔吝”之象。“悔吝者，忧虞之象也。”（《系辞上》）《豫·六三》：“盱豫，悔。迟，有悔。”以下《坤》为“悔”。《复·六五》“无悔”，以上《坤》为“悔”。《晋·六三》“悔亡”，以下《坤》为“悔”。《泰·上六》“贞吝”，以上《坤》为“吝”。《观·初六》：“小人无咎，君子吝。”《萃·六三》：“小吝。”皆以下《坤》为“吝”。

《坤》为“忧”，引出“戒、敬”之象。人当忧患则

戒警、敬慎也。《泰·六四》“不戒以孚”，以上《坤》为“戒”。《观》“有孚颙若”，马融云：“颙，敬也。”虞翻云：“颙颙：君德有威容貌。”下《坤》为敬，故曰“颙若”。

二、《坤》为“积土”，引出“山丘、土阶”之象。因为山丘、土阶都是积土而成的。《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以上《坤》为“山”。

《坤·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此辞之“不”，乃借为“坏”。《尔雅·释山》：“山一成，坯（即坏）。”以《坤》为坏。“直、方、大、坏”，是古人对大地的初步认识，认为大地是平整的，四方的，广阔的，丘坏起伏的，只要熟悉了，那么前往行旅，“无不利”。

《升·六五》“升阶”，上《坤》为“积土”，故为“阶”。

《坤》为山，引出“石”象，因石出于山也。《豫·六二》“介于石”，以下《坤》为“石”。此即《周礼·秋官·朝士》“右肺石，达穷民焉”之“肺石”。闻一多以“左嘉石，平罢民焉”之“嘉石”。误，不可从。《坤》为“石”，故为“璋”，因为珪璋都是玉石做的。《坤·六三》“含章”即“合璋”。以《坤》为“章”，即“璋”也。

《坤》为积土，为丘山，故出“厚”象。所以《坤·

彖》曰：“《坤》厚德载物。”《临·上六》“敦临”，荀爽曰：“敦厚之意。”以上《坤》为“厚”，故曰“敦”。

《坤》为“丘”，为“虚”，引出“空虚”之象。《说文》谓：“四方高，中央下为丘。”而“虚”为“大丘”，是丘、虚之地形，皆“四方高，中央下”，中间是“空虚”的。故虞翻谓“《坤》为虚”。

《坤》为“虚”，引出“容、受”之象，因为“虚”始能容受也。《晋·六二》“受兹介福”，以下《坤》为“受”。虞翻曰：“坤为虚，故称受。”《坤》为“承载”，故为“受”，即接受。《坤》为“受”，故为“求”。《晋》“晋康侯用锡马蕃庶”，以下《坤》为“锡”。闻一多云：“锡兼予求二义，此锡字当训求。”

《坤》为虚，为容受，引申而出“内虚盛物之器”的象征。《说卦》谓“《坤》为釜”，釜为内虚受食物之烹饪器，故为《坤》之所象。


《比·初六》“有孚盈缶”，下《坤》为“缶”，谓其为虚而能容之瓦器也。

《坤》为“虚而能容之器”，引出“《坤》为囊”之象（《说卦》）。《坤·六四》“括囊”，以《坤》为“囊”。

《系辞下》：“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上《震》为“击”，下《坤》为“木柝”。《坤》虚，故为“木柝”。

《坤》为“虚”，为“容受”，引出“《坤》为腹”之

象（《说卦》）。孔颖达云：“《坤》能包藏含容，故为腹也。”其解是。因为腹是容受脏腑的。《明夷·六四》“入于左腹”，以上《坤》为“腹”。

《坤》为“腹”，故为“身”象。甲，金文身字作, 象人腹中有孕之形。故《说文》：“身，躬也，象人之身。”即人腹这一部分，叫做“身”。所以虞翻曰：“《坤》身，称躬。”古人自谓称“身”。《尔雅·释诂》：“身，我也。”故虞翻曰：“《坤》为我。”

《观·六三》“观我生”，以下《坤》为“我”。

《坤》为腹，引出“心”象（此象失传，尚秉和先生发之）。因为“心”在腹中，连类而及之故也。《明夷·六四》“获明夷之心”，以上《坤》为“心”。

《坤》为“容受”，为腹为囊，引出“含合”“包藏”之象。所以《系辞上》谓“夫《坤》，其静也翕”，又“阖户谓之《坤》”，虞翻谓“《坤》为包”，皆指此象。《否·六二》“包承”，《否·六三》“包羞”，以下《坤》为包。

《坤·六三》“含章”，以《坤》为“含”。《正韵》：“含，包也，容也。”即“合”义。“含章”，即“合璋”。

《坤》为“包藏”、“含合”，引出“盍、覆”之象。《尔雅·释诂》：“盍，合也。”再引出“盍，覆也”义（《说文》）。因为覆盖也是“接合”、“包藏”的一种表现。《泰·上六》“城复于隍”，以上《坤》为“复”，即

“覆”。《左传·闵元年》：“初，毕万筮仕于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母覆之。”以《比》之下《坤》为“覆”。

《坤》为“合”，为“包”，引出“括”象。《方言》：“括，关闭也。”《坤·六四》“括囊”，虞翻曰：“括，结也。”以《坤》为“括”，即“结合”。

《坤》为“合”，引出“交合”、“交媾”之象。《晋》：“晋康侯用锡马番庶，昼日三接。”以下坤为“接”。闻一多谓：“《说文》曰：‘接，交也。’《广雅·释詁》曰：‘接，合也。’此言接，当即《周礼·牧师》所谓‘中春通淫’，《月令》所谓‘合累牛腾马游牝于牧’之事。”《坤·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说文》壬下云：“《易》曰龙战于野，战者接也。”是此辞之“战”，乃指“交媾”而言。蛇类交配，相互缠身，不断翻滚，有如“战斗”，故谓蛇交媾为“龙战”。以《坤》为“战”，即“交媾”。

《坤》为“接合”，为“包藏”，引出“《坤》为聚”之象（虞翻说）。《萃》䷬为下《坤》上《兑》，以下《坤》为“聚”。故《萃·彖》曰：“萃，聚也。”

《坤》为“聚”，引出：“相及”之象。《否·初六》“拔茅茹以其汇”，以下《坤》为“及”，故云“以”。《泰·六四》“不富以其邻”，以上《坤》为“及”，故曰“以”。

《坤》为“聚”，引出“汇”象。汇为豪猪，以其毛刺丛集于身而得名，故引出“汇集”之义，再引出“汇，类也”义（虞翻）。《否·初六》“拔茅茹以其汇”，以下《坤》为“汇”。

《坤》为“闭合”，为“包藏”，引出“《坤》为吝啬”之象（《说卦》）。《坤》又为“享祭”（见前），故为“禴”。《萃·六二》“孚乃利用禴”，禴为祭名。王弼谓：“禴，殷春祭名，四时祭省者也。”《诗·小雅·天保》：“禴、祠、烝、尝，于公先王。”按其顺序，禴是春祭。《礼记·王制》、《祭统》说是春祭，《礼记·明堂位》和《周礼·夏官》说是夏祭。高亨云：“禴，祭名，仅用饭菜等，不用大牲，祭之俭约者也。”下《坤》为“吝啬之祭”，故曰“禴”。

三、《坤》为地。地广大，宽阔，故出“广大”之象。所以《系辞上》说“夫《坤》……是以广出焉”，即指《坤》存广大之象。

《坤·六二》：“直、方、大，不（坏）、习，无不利。”以《坤》为“大”。《师·上六》“大君有命”，《临·六五》“大君之宜”，《复·上六》“终有大败”，皆以上《坤》为大。《比》“后，夫凶”，“夫凶”，即“大凶”。古代夫、大二字互通，甲文“夫甲”即“大甲”，《大鼎》铭“善大”即“膳夫”，秦刻石“五夫夫”，即“五大夫”，皆其证。以下《坤》为“夫”，即“大”。

《晋·六二》“受兹介福”，虞翻曰：“介，大也。”《诗·小雅·小明》“介尔景福”，即用“介”之“大”义。以下《坤》为“大”，故曰“介”。

《坤》为“大”，故为“元”，因为“元”有“大”义。《诗·小雅·六月》：“元戎十乘。”毛传：“元，大也。”《书·金縢》：“今我即命于元龟。”马注：“元龟，大龟也。”高亨谓：“《易》中元字，皆为此义。其曰元吉者，犹云大吉也。其曰元亨者，犹云大亨也。其曰元夫者，犹云大夫也。”（《周易古经今注·元、亨、利、贞解》）《坤》“元亨”，《坤·六五》“黄裳，元吉”，皆以《坤》为“元”。《比》“元永贞”，以下《坤》为“元”。《泰·六五》“以祉元吉”，《临》“元亨，利贞”，《升》“元亨”，皆以上《坤》为“元”。

《左传·成十六年》：“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复》䷗，曰：‘南国蹇，射其元王，中厥目。’”“元王”即“大王”。下《震》为“射”，上《坤》为元，为王。

《坤》为“广大”，引出“裕”义。《说文》：“裕，衣物饶也。”即“宽裕”。《晋·初六》“罔孚，裕”，以下《坤》为“裕”。

《坤》为“饶裕”，引出“利”象。“裕之”即“利之”也，故《坤》为“利”。《坤》“利牝马之贞”，又“利西南得朋”，《坤·六二》“不习，无不利”，《坤·用六》“利永贞”，皆以《坤》为“利”。《师·六五》“利执

言”，《临》“元享，利贞”，《谦·六四》“无不利”，《谦·六五》“利用侵伐，无不利”，《谦·上六》“利用行师”，《复》“利有攸往”，《明夷》“利艰贞”，《升·上六》“利于不息之贞”，皆以上《坤》为利。《观·六二》“利女贞”，《萃》“利贞”、“利见大人”、“利有攸往”，《萃·六二》“孚乃利用禴”，《萃·六三》“无攸利”，《豫》“利建侯行师”，《剥》“不利有攸往”，皆以下《坤》为利。

《坤》为利故为“富”。《泰·六四》、《谦·六五》：“不富以其邻”，皆以上《坤》为“富”。

《坤·六三》“含章，可贞”，高亨云：“可贞，所占之事可行。”李镜池曰：“可贞，即利贞。”以《坤》为“利”，故曰“可”。

《坤》为利，引出“吉”象。《系辞上》：“吉凶者，失得之象也。”“利”为得益，故为“吉”。《坤》“安贞，吉”，《坤·六五》“黄裳，元吉”，皆以《坤》为“吉”。《师》“大人吉”，《泰·六五》“以祉元吉”，《临·六五》“大君之宜，吉”，《升》“南征，吉”，《升·六四》“吉，无咎”，《升·六五》“贞吉”，皆以上《坤》为“吉”。《比》“比，吉”，《比·初六》“终来有它，吉”，《比·六二》“贞吉”，《否·六二》“小人吉”，《晋·初六》、《晋·六二》“贞吉”，《萃》“用大牲，吉”，《萃·六二》“引吉”，皆以下《坤》为“吉”。

《坤》为利，为吉，故又为“祉”。《说文》：“祉，

福也。”《泰·六五》“以祉元吉”，以上《坤》为“祉”。

《坤》为大地，引出“田、野”之象。因为猎场、耕地和郊野，都是大地的一部分。《师·六五》“田有禽”，以上《坤》为“田”。《坤·上六》“龙战于野”，以《坤》为“野”。

《坤》为田、为野、为地，引出“龙蛇”之象。因为龙蛇是蛰居在地下的。“地”字即是“从土，也声”（《说文》）。“也”为“它”之异体字，就是“蛇”的初文。“地”字从土，也声，可见古人是以蛇蛰之土，就是“地”了。所以《坤》为地，引出《坤》为龙，为蛇之象。

《坤·上六》“龙战于野”，以《坤》为“龙”。《比·初六》“终来有它，吉”，以下《坤》为它。它即蛇之初文。“上古草居患它，故相问无它乎”（《说文》），所以古称意外之患曰“它”。“终来有它，吉”者，即使有意外之患，也是吉。

“它”是蛇，是异物，故引出“彼、他”之意。《诗·小雅·鹤鸣》“它山之石”《释文》：“它，古‘他’字。”即指此义。故《坤》为“它”，引出“彼、他”之象。《坤》为“其”。“其，彼也。”（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左传·成十六年》：“晋楚遇于鄢陵……史曰吉。其卦遇《复》䷗，曰：‘南国蹇，射其元，王中厥目。’”《尔雅·释言》：“厥，其也。”以上《坤》为“其”，故曰

“厥”。

《坤》为大地，引出“风”象。《庄子·齐物论》：“大块噫气，其名为风。”陆绩云：“风，土气也。《巽》、《坤》之所生，故为风。”尚秉和谓：“《坤》为风，《易林·讼》之《剥》云‘烈风雨雪’，《大壮》之《剥》云‘乘风驾雨’，皆以《剥》下《坤》为风。”由《坤》为风，引出《坤》为“虎”之象。《文言》“风从虎”，虞翻曰：“《坤》为虎，风生地，故从虎也。”在《周易》卦爻辞中，未直接用《坤》为风、为虎之象。

《坤》为风，引出“进退”之象。因为风向常变，时而进向此方，时而退向彼方，故《坤》为风，引出《坤》为“进、退”之象。《观·六三》“观我生，进退”，以下《坤》为“进退”。

《坤》为“进退”，引出“征、行”之象。《谦·上六》“利用行师，征邑国”，以上《坤》为“行”，为“征”。《复·上六》“用行师”，亦以上《坤》为“行”。《晋·六三》“众允悔亡”，尚秉和云：“施氏于《升·初六》‘允升’读作鞞。鞞，进也。此允字当与之同，故吴澄亦读作众鞞。”其说是。“众允”即“众进”，故《晋·象》曰：“众允之志，上行也。”以下《坤》为“进”，故曰“允”（鞞）。

《坤》为“进”，故为“晋”。《说文》：“晋，进也。”《晋·初六》“晋如摧如”，《晋·六二》“晋如愁如”，皆以

下《坤》为“晋”，即“进”。

《坤》为“进退”，引出“出入”之象。《复》：“出人无疾。”以上《坤》为“出入”。《国语·周语》：“成公之归也。吾闻晋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终，君三出焉。”以《否》下《坤》为“出”。《明夷·六四》“于出门庭”，以上《坤》为“出”。《明夷·六四》“入于左腹”，《明夷·上六》“后入于地”，皆以上《坤》为“入”。《坤》为入，故为“内”。《比·六二》“比之自内”，以下《坤》为“内”。

《坤》为“出”，故为“往”。《坤》“君子有攸往”，以《坤》为“往”。《泰》“小往，大来”，《复》“利有攸往”，皆以上《坤》为“往”。《剥》“不利有攸往”，《萃》“利有攸往”，《萃·初六》、《萃·六三》“往无咎”，皆以下《坤》为往。《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说文》：“之，出也。”《玉篇》：“之，往也。”以上《坤》为“之”。“明夷”，指“东方之国”，日出处（李镜池说）。“箕子之明夷”，盖指箕子前往朝鲜之故事。

“之”为“往”，引出指代之词义。《剥·初六》：“剥床以足。”《剥·六二》：“剥床以辨。”高亨云：“以犹之也。”（《周易大传今注》）皆以下《坤》为“以”即“之”。

《坤》为“入”，故为“来”，为“至”，为“归”。《比》“不宁方来”，《比·初六》“终来有它”，《否》“大

往，小来”，皆以下《坤》为“来”。《临》“至于八月”，《临·六四》“至临”，《复·上六》“至于十年不克征”，皆以上《坤》为“至”。《萃》“王假有庙”，《集韵》：“假，与格同，至也。”高亨云：“有犹于也。”以下《坤》为“至”，故曰“假”，谓“王至于庙”也。《左传·闵元年》：“初，毕万筮仕于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众归之。”以《比》下《坤》为“归”。

《泰·六五》“帝乙歸妹”，以上《坤》为归。

《坤》为“进、退”，引出“先、后”之象。《坤》“先迷，后得主”，以《坤》为“先、后”。《比》“后，夫凶”，以下《坤》为“后”。《明夷·上六》“初登于天，后入于地”，以上《坤》为“初、后”。“初、后”，犹“先、后”也。

《坤》为“后”，引出“徐、缓”之象，故虞翻曰：“《坤》为徐。”《豫·六三》“盱豫悔，迟有悔”，李镜池谓：“盱，通紆、迂、紆等字，缓慢也。”以下《坤》为“盱”（缓慢），为“迟”。

《坤》为“来”、“至”，引出“在”、“於”之象。“在，存也”（《古书虚字集释》），“於，在也”（《吕氏春秋·期贤篇》注）。《泰·六四》：“不富以其邻。”《谦·六五》：“不富以其邻。”皆以上《坤》为“以”。“以犹於也”（《词诠》）。即皆以上《坤》为“於”。《复·上六》“以其国君”，亦以上《坤》为“以”，即“於”。

《坤》为大地，引出“平直”之象。因为总的说来，大地是“平直”展现的。《坤·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以《坤》为“直”。地平，故引出“《坤》……为均”之象（《说卦》）。

《坤》为“直”，又为“心”，引出“信、诚”之象。因为宅心正直者，是真诚的，可信的。

《观》“有孚，颙若”，《说文》：“孚，信也。”马融云：“孚，信；颙，敬。”以下《坤》为“孚”，即“信诚”。《萃·六二》“孚乃利用禴”，亦以下《坤》为“孚”。《泰·六四》“不戒以孚”，以上《坤》为“孚”。

《坤》为地，为平直，引出“《坤》……为布”（《说卦》）、“《坤》为帛”（荀爽《九家易逸象》）之象。因为地平而有文，与布、帛亦平而织文相类也。

《坤》为“布”，故为“坤”。朱骏声谓“坤”，“从土申声，实即籀文陈字（即陲），从阜从土同”（《说文通训定声》）。《玉篇》：“陈，布也。”故《坤》为“坤”，而为卦名。

《左传·庄二十二年》：“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奉之以玉帛。”以《否》下《坤》为“帛”。

《坤》为布帛，引出“牀”象，即床板。因为床板也是平布的，有似布、帛之平布也。《剥·六二》“剥床以辨”，高亨云：“辨读为牀，床板也。”以下《坤》为

“辨”，即“偏”。

四、《坤》为地，引出“《坤》为方”之象（荀爽《九家易逸象》）。因为古代盖天家之说，认为“天圆地方”。所以《坤·文言》说，坤“至静而德方”。《淮南子·天文训》：“地道曰方。”

《坤·六二》：“直、方、大、不（坏）、习，无不利。”以《坤》为“方”。

《坤》为“方”，引出“国、邑”之象与城墉之象，因为古代城市（即国、邑）四边有围墙、城墉，大致都是方形，所以古人以“方”为“国、邑”之义。甲骨卜辞之“鬼方”、“人方”、“羌方”都是用此义的。所以虞翻曰“《坤》为邑”，“《坤》为国”。荀爽曰：“《坤》称邑。”《比》“不宁方来”，闻一多说：“不宁方”即“不宁侯”（《考工记》），“不庭方”（毛公鼎、《诗·大雅·韩奕》），即指不服王化的方国。以下《坤》为“方”。

《师·上六》“开国承家”，以上《坤》为“国”。《谦·上六》“利用行师，征邑国”，亦以上《坤》为“国”。《左传·成十六年》：“晋楚遇于鄢陵……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复》䷗，曰：南国蹇。”以《复》之上《坤》为“国”。《复·上六》“以其国君”，以上《坤》为“国”。

《泰·上六》“城复于隍”。以上《坤》为“城”。

《师·上六》“开国承家”，荀爽曰：“开国，封诸侯；

承家，立大夫也。”（苗爽说，皆引自《周易集解》。）《周礼·夏官·序官》“家司马”注：“家，卿大夫采邑。”以上《坤》为“邑”，故曰“家”。《泰·上六》“自邑告命”，《谦·上六》“利用行师，征邑国”，皆以上《坤》为“邑”。

《坤》为邑、为家，故为“邻”。《说文》：“五家为邻。”《泰·六四》“不富以其邻”，以上《坤》为邻。《谦·六五》“不富以其邻”，亦以上《坤》为“邻”。

《坤》为“国”，为“邑”，引出“帝、君、王”之象。因为君、王是国、邑的统治者，所谓“朕即国家”是也。《仪礼·子夏传》：“君，尊也。”注：“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在卜辞中帝为天帝，在后期卜辞有以从王配天帝之制。故帝为“人帝”。即天子。

《坤·六三》“或从王事”，以《坤》为“王”。《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以上《坤》为“王”。《萃》“王假有庙”，以下《坤》为“王”。《左传·成十六年》：“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复》䷗，曰：南国蹇，射其元王。”以《复》之上《坤》为“王”。

《坤》为“君、王”故为“搯”，即“手指搯也”（《说文》段注）。《谦·六四》“无不利，搯谦”，以上《坤》为“搯”，即“指挥”。

《师·上六》“大君有命”，《临·六五》“大君之宜”，《复·上六》“以其国君”，皆以上《坤》为“君”。

《泰·六五》“帝乙归妹”。以上《坤》为“帝”。

《坤》为“君”，故为“主”。《广雅·释诂》：“主，君也。”《坤》“先迷后得主”，以《坤》为主。

《坤》为“邑”，为“家”（卿大夫采邑），引出“君子”，“大人”之象。因为古之贵族、卿大夫，就是领有采邑的“君子”、“大人”。

《坤》“君子有攸往”，以《坤》为“君子”。《谦》“君子有终”，以上《坤》为“君子”。《观·初六》“君子吝”，以下《坤》为“君子”。

《升》“用见大人”，以上《坤》为“大人”。《萃》“利见大人”，《否·六二》“大人否亨”，皆以下《坤》为“大人”。《师》“师贞丈人吉”，王弼曰：“丈人，严庄之称也。”即军队指挥官。《子夏传》则作“大人”。按：古代军、政合一，卿大夫即统军之将帅。作为卿大夫，可曰“大人”；作为将帅，可曰“丈人”。以上《坤》为“丈人”（或“大人”）。

《坤》为“君子”、“大人”，引出“子”义。古代贵族称“子”，如箕子、微子、孔子等皆是。《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以上《坤》为“子”。此“子”，犹今之“老爷”（章太炎说）。

《坤》为“大人”，为卿大夫，为“丈人”，为军队将帅，故引出“统帅”与“指挥”之象。《师·六五》“长子帅师”，以上《坤》为“帅”。《谦·六四》“无不

利，撝谦”，《说文》：“撝，一曰手指撝也。”即“指挥”。故王弼云：“指撝皆谦也。”以上《坤》为“指挥”，故曰“撝”。

《坤》为“大人”，为“君子”，引出“长子”之象。古代宗法制度，最尊嫡长。长子是国王、卿大夫的当然继承人，所以有“长子主器”之制度（《汉书·刘向传》：“鼎，宗庙之器，主器奉宗庙者，长子也。”），所以由《坤》为大人、君子而出“《坤》为长子”之象。《师·六五》“长子帅师”，以上《坤》为“长子”。

《坤》为“君”，引出“告命”之象。《说文》：“君，尊也，从尹，发号，故从口。”因为“君”是要发号施令的，所以《坤》为君，而出“告、命”之象。《师·上六》“大君有命”，以上《坤》为“命”。《泰·上六》“自邑告命”，以上《坤》为“告、命”。

《坤》为“告、命”，引出“鸣、言”之象。因为告、命是要发声、说话的。《谦·上六》“鸣谦”，《玉篇》“鸣，声相命也”，以上《坤》为“鸣”。《豫·初六》“鸣豫凶”，以下《坤》为“鸣”。《师·六五》“利执言”，以上《坤》为“言”，即“话口”。“执言”，闻一多谓即“执讯”。其说是，今曰抓话口，抓舌头。


《坤》为命，为言，引出“称誉”之象。《玉篇》：“誉，声美也。”《坤·六四》“无咎，无誉”，以《坤》为誉。

《坤》为命，为言，引出“贞问”之象。《说文》：“贞，卜问也。”以龟卜问时要“命龟”，以蓍卜问时要“命筮”，皆是提出问题而进行卜问也。故《坤》为命，为言，而出“贞问”之象。

《坤》“利牝马之贞”，又“安贞，吉”。《坤·六三》“含章，可贞”，《坤·用六》“利永贞”，皆以《坤》为“贞”。《师》“师贞，大人吉”，《师·六五》“贞凶”，《泰·上六》“贞吝”，《临》“元亨，利贞”，《明夷》“利艰贞”，《升·六五》“贞吉”，皆以上《坤》为贞。《比》“永贞”，《比·六二》“贞吉”，《观·六二》“利女贞”，《萃》“亨，利贞”，《晋·初六》、《晋·六二》“贞吉”，皆以下《坤》为“贞”。

五、《坤》为地，地承载万物。《释名》：“地，底也，其体底下，载万物也。”故出“承载”之象。《坤·彖》“坤厚载物”，即指此象。《师·上六》“开国承家”，以上《坤》为“承”。

《坤》为地，地承载万物，引出《坤》为“柄”之象（《说卦》）。因为柄是用以“承载”器物的，所以由《坤》为“承载”引出“《坤》为柄”之象。

《坤》为“承载”，为“柄”，引出“建”义。建字金文作，像手植立木于土中之形，即植立木于土中，使木得有“承载”也。故《玉篇》训：“建，竖立也。”引出“建置”之义。《豫》“利建侯行师”，以下《坤》

为“建”。

《坤》为“承载”，引出“床”象。因为“床”是“载人卧息”之类。《剥·初六》“剥床以足”，《剥·六二》“剥床以辨”，皆以下《坤》为“床”。

《坤》为“承载”，引出“因附”之象。因为“承载”与“因附”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豫·六二》“介于石”，闻一多谓，“介于石”即《周礼·大司寇》之“凡万民之有罪过，而未伏于法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诸嘉石，役诸司空”。“介”之本义是“衣甲”，衣甲是“依附”在人的身上的，故以“介”有“依附”之义。依附于石，就正是“坐诸嘉石”了。以下《坤》为“依附”，故曰“介”。

《坤》为“承载”，引出《坤》为“大舆”之象（《说卦》）。孔颖达云：“取其能载，故为大舆也。”《师·六五》“弟子舆师”，以上《坤》为“舆”。

《坤》为“大舆”，引出“《坤》为牛”之象（《说卦》）。因为“大舆”要由牛来拉。《论语疏》：“大车，牛车，平地载任之车也。”《萃》：“用大牲，吉。”《说文》：“牛，大牲也。”以下《坤》为牛，故曰“大牲”。

《坤》为牛，又为牝（说见后）。故《坤》为“子母牛”（《说卦》）。高亨曰：“子读为牝。牝母牛，即牝牛之俗称。”其说是。

《坤》为“大舆”，引出“马”象，因为马是用来驾

车舆的。《晋》“晋康侯用锡马蕃庶”，以下《坤》为“马”。《左传·闵元年》：“初，毕万筮仕于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以车从马。”以《屯》下《震》为“车”，以《比》下《坤》为“马”。

《坤》为“马”，又为“牝”，故又为“牝马”，《坤》“利牝马之贞”，以《坤》为“牝马”。

《坤》为“承载”、“接受”引出“得、有”之象。因为“承受”之，也就是“得而有之”。《坤》“先迷，后得主”，以《坤》为“得”。

《坤·六三》“无成有终”，以《坤》为“有”。《师·六五》“田有禽”，《师·上六》“大君有命”，《谦》“君子有终”，《临》“有凶”，《复》“利有攸往”，《复·上六》“有灾眚”，“终有大败”，皆以上《坤》为“有”。《比·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豫·六三》“迟有悔”，《观》“有孚颙若”，《剥》“不利有攸往”，《萃·初六》“有孚不终”，以下《坤》为“有”。

《坤》为“得”，为“有”，引出“执”象。《师·六五》“利执言”，以上《坤》为“执”。

《坤》为“得”，为“执”，引出“俘获”之象。《晋·初六》“罔孚（俘）”，《萃·初六》“有孚不终”，皆以下《坤》为“孚”。此“孚”即“俘获”之意。《明夷·六四》“获明夷之心”，以上《坤》为“获”。《师·六五》

“田有禽”，禽者，获也，也指猎获之动物。以上《坤》为禽。

六、《坤》为土、为地，引出“生育”之象。《说文》：“土，地之吐生物者也。”即“土地”是生育万物的。《晋》“晋康侯用锡马蕃庶”，“蕃”为“滋也”（《书·洪范》传），“息也”（《国语·周语》韦注），即“滋生”。以下《坤》为“生育”，故曰“蕃”。《晋·六二》：“受兹介福”，以下《坤》为“兹”。《说文》：“兹，草木多益也”，即“滋生”。草木滋生，其处不改，再引出“兹，此也”义（《尔雅·释诂》）。

母亲，女性，是“生育”人类的，所以由《坤》为“土地”，为“生育”，引出“《坤》为母”（《说卦》），“《坤》道成女”（《系辞上》），“《坤》为牝”（荀爽《九家易逸象》）。《国语·晋语》：“《坤》，母也。”

《晋·六二》：“受兹介福，于其王母。”“王母”即“祖母”。以下《坤》为“王母”。《左传·闵元年》：“初，毕万筮仕于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母覆之。”以《比》下《坤》为“母”。

《观·六二》“利女贞”，以下《坤》为“女”。《泰·九五》“帝乙归妹”，以上《坤》为“女”，故曰“妹”。《坤》“利牝马之贞”，以《坤》为“牝”。

《坤》为“土地”，为“生育”，引出“草木”之象。《离·彖》：“百谷草木丽乎土。”崔豹《古今注》：“地以

名山为辅，石为之骨，川为之脉，草木为之毛。”草木由地生，故《坤》为地，引出《坤》为草木之象。《否·初六》“拔茅茹，以其汇”，以下《坤》为“草木”，故曰“茅茹”。

七、《坤》为地。古人认为天动地静，所以《坤·文言》谓“《坤》……至静而德方”。《庄子·天运》：“天其运乎，地其处乎。”（处，止也）故出《坤》为“静”之象。《坤》“安贞，吉”，《说文》：“安，静也，从女在下。”以《坤》为“安”。《左传·闵元年》：“初，毕万筮仕于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安而能杀。”以《比》下《坤》为“安”。

《坤》为安，为静，故为“休”，为“止”。《师·六四》“师左次，无咎”，荀爽曰：“次，舍也。”按“师止曰次”，以上《坤》为静，为止，故曰“次”。《左传·庄三年》：“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即较长期之驻扎曰次。

八、《坤》为地。天高在上，地卑在下，引出“《坤》为下”之象（虞翻）。《九家易》曰：“坤，降。”

古人尊右卑左，以“左”为下。《史记·孝文本纪》：“右贤左戚。”《索隐》引韦昭曰：“左犹下也。”故《坤》为“下”，引出《坤》为“左”之象。《师·六四》“师左次”，以上《坤》为“左”。《明夷·六四》“入于左腹”，亦以上《坤》为“左”。

《坤》为“下”，引出“足”、“股”之象，因为“足”、“股”都在人体之下部。《剥·初六》“剥床以足”，王弼曰：“剥床以足，犹云剥床之足也。”以下《坤》为“足”。

《坤》为“足”，故为“履”，即“践履”之意。再引出《说文》：“履，足所依也。”《坤·初六》“履霜，坚冰至”，以《坤》为“履”。

《坤》为“下”，引出“《坤》为裳”之象（荀爽《九家易逸象》）。《九家易》曰：“裳，取象《坤》，在下含物也。”《左传·昭十二年》：“裳，下之饰也。”《坤·六五》：“黄裳，元吉。”以《坤》为“裳”。《系辞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以《乾》在上，为衣，以《坤》在下，为“裳”。

《坤》为“下”，引出“坤为众”（《说卦》）之象。众为臣民，位卑在下，故以《坤》象之。《晋·六二》“众允”，以下《坤》为“众”。《左传·闵元年》：“初，毕万筮仕于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众归之。”以《比》下《坤》为“众”。

《坤》为众，为臣民，故为“小人”。古称被统治阶级为“小人”（后世始称道德败坏者为“小人”）。《师·上六》“小人勿用”，以上《坤》为“小人”。《否·六二》“小人吉”，以下《坤》为“小人”。《观·初六》“小人无咎”，亦以下《坤》为“小人”。

《坤》为“小人”，引出“弟子”、“童”之象。《师·六五》“弟子與尸”，以上《坤》为“弟子”。《观·初六》“童观”，以下《坤》为“童”。郑玄曰：“童，稚也。”

《坤》为“众”，引出“师、旅”之象。《说文》：“二千五百人为师。”《尔雅·释诂》：“师，众也。”《说文》：“军之五百人为旅。”“旅，众也。”（《书·牧誓》传）《师》：“师贞，丈人吉”。《师·六四》“师左次”，《师·六五》“长子帅师”，皆以上《坤》为“师”。《泰·上六》“勿用师”，《谦·上六》“利用行师”，《复·上六》“用行师”，亦皆以上《坤》为“师”。《豫》“利建侯行师”，以下《坤》为“师”。《左传·庄二十二年》：“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庭实旅百。”以《否》下《坤》为“旅”。

《坤》为“众”，为“师旅”，有“众多”之象，故引出为“三”，为“十”，为“百”之象。汪中云“三者，数之成也”，“九者数之终也”。“因而生人之措辞，凡一、二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以三，以见其多。三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以九，以其极多。此语言之虚词也”。“推之十、百、千、万，固亦如此”（《述学·释三九》）。《左传·庄十六年》：“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数焉。’”春秋时人把十看成“盈数”，即是此意。所以《坤》为“众多”，而出“三”、“十”、“百”之象。虞翻曰：“《坤》数十。”尚秉和曰：“《坤》为百。”

《晋》“昼日三接”，以下《坤》为“三”。

《复·上六》“至于十年不克征”，以上《坤》为“十”。《左传·庄二十二年》：“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庭实旅百。”，以《否》下《坤》为“百”。

《坤》为臣，又为位（说见前），故为“南”。古代君位北，南向；臣位南，北向。《坤》为臣为位，臣位居南，故为“南”。《升》“南征，吉”，以上《坤》为“南”。《左传·成十六年》：“晋楚遇于鄢陵……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复》䷗。曰：南国蹇。”以《复》之上《坤》为“南”。

《坤》为“南”，又为“左”（说见前）。而“西为左”（《越绝书·外传·记地传》），因为“人以西为左”。古人门向南开，所以又出《坤》为“西南”之象。《坤》“利西南，得朋”，即以《坤》为“西南”。

九、《坤》为地，引出“黄、黑”之象。因为土地的颜色，或为黄色，或为黑色也。《说文》：“黄，地之色。”荀爽《九家易逸象》曰：“《坤》为黄。”《坤·文言》：“天玄而地黄。”《说卦》谓坤“其于地也为黑”。

《坤·六五》“黄裳，元吉”，以《坤》为“黄”。

《坤》为“黄”，引出“中”象。古代以“五行”（即金、木、水、火、土）分布五方，将土配在中央。《礼·月令》“中央，土”，即这种观念的记录。而这种观

念，起源很早。《左传·昭十二年》“黄，中之色也”，已经把“黄”和“中央”方位当成一回事了。所以《坤》为“黄”，而引出“中”象。

《复·六四》“中行独复”，以上《坤》为“中”。《左传·成十六年》：“其卦遇《复》䷗。曰：南国蹇，射其元王，中厥目。”以上《坤》为“中”。

《坤》为“黑”，引出“晦、冥”之象。所以荀爽说“《坤》为夜”。虞翻谓：“《坤》为冥。”《升·上六》“冥升”，以上《坤》为“冥”。《明夷·上六》“不明，晦”，以上《坤》为“不明”，为“晦”。

《坤》为“黑”，为“冥、晦”，引出“《坤》为迷”之象（荀爽《九家易逸象》）。因为黑晦、冥暗，故出“迷惑不清”之意也。《坤》“先迷，后得主”，以《坤》为“迷”。《复·上六》“迷复，凶”，以上《坤》为“迷”。

《坤》为“迷”，引出“梦”象。因为“梦”是迷离徜恍，使人捉摸不定的。《剥·初六》、《剥·六二》“蔑贞，凶”。高亨曰：“蔑，读为梦。蔑贞，梦之占问。古人有异梦，多占之。贵族有占梦之官。《穀梁传·昭公二十年·经》：‘曹公孙会，自梦出奔宋。’《释文》：‘梦，本或作蔑。’”高说是。卦以下《坤》为“梦”，故曰“蔑”。

《坤》为冥，为夜。冥、夜为一日之终，故引出

“《坤》为终”之象。《坤·六三》“或从王事，无成有终”，以《坤》为“终”。《复·上九》“终有大败”，《谦》“君子有终”，皆以上《坤》为“终”。《比·初六》“终来有它”，《豫·六二》“不终日”，《萃·初六》“有孚不终”，皆以下《坤》为“终”。

《坤》为“终”，引出“年”象。《说文》：“年，谷熟也。”禾谷成熟，即其一生之终结，故《坤》为“终”，而出“年”象。《复·上六》“至于十年不克征”，以上《坤》为“年”。

《坤》，终，故虞翻曰：“《坤》为冬。”“冬”为四季之终也。

《坤》为年，为谷熟，引出“八月”之象，因为夏历“八月”正是谷熟收获之时也（详见《礼记·月令》仲秋之月）。《临》“至于八月，有凶”，以上《坤》为“八月”。

《坤》为“终”，故为“成”。《说文》：“成，就也。”《广韵》：“成，毕也。凡功卒业就谓之成。”《坤·六三》“或从王事，无成有终”，以《坤》为“成”。

《坤》为“终”，又为“主”（说见前），故为“屍”。《说文》：“屍，终主也。”段玉裁注：“终主者，方死无所主，以是为主也。《曲礼》曰：‘在床曰屍。’今经传中多作尸，同音假借也。”《师·六五》“弟子舆尸”，以上《坤》为“尸”，即“屍”。

《坤》为死，为屍，故为“丧”。《坤》“东北丧朋”，以《坤》为“丧”。

第二 《坤》为水，及其引申诸象

《坤》为水。《坤》为水有二说。《释文》：“坤，本又作𡿨。”《玉篇》：“𡿨，古文坤字。”汉碑之“坤”字皆作𡿨。此则金文《坤》卦作𡿨者之侧视形。王引之谓𡿨即“川”字。金文灇字偏旁作𡿨（《井侯簋》），涉字偏旁作𡿨（《效卣》）。是《坤》卦之𡿨、𡿨，可视为川，为水也。此一说也。又今之《坤》卦作䷁，可视为水滴之形。甲骨文雨字作𩇔，其𩇔、𩇔正像雨滴之形，可证此象。此二说也。

《坤》为水，为川，故为“乙”。按：“乙”字，甲、金文作𠃉，字像“小水流”之形，甲、金文“水”字偏旁常有作“𠃉”者。故“乙”即“𠃉”字。《说文》于“𠃉”字训：“水小流也”，而以“乙”为天干之第二位。后一义，乃假借。所以虞翻谓“《坤》为乙”。《泰·六五》“帝乙归妹”，以上《坤》为“乙”。

《坤》为流水，为川河，故曰“玄潢”。《坤·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高亨谓：“‘玄黄’为血液貌，借为玄潢。《诗·周南·卷耳》：‘我马玄黄’。马流汗为玄黄，血流亦为玄黄。”按“玄潢”为水流众多之貌。以

《坤》为水、为川，故曰“汙潢”。

一、《坤》为水，故为“永”。《说文》：“永，象水皀理之长。”引出“远也，遐也”义（《尔雅·释诂》）。《坤》“利永贞”，以《坤》为“永”。《比》“元永贞”，以下《坤》为“永”。

《坤》为“永”，故为“不息”。《升·上六》“利于不息之贞”，尚秉和说：“利于不息之贞，与利永贞同悖。”其说是。以上《坤》为“永”，故曰“不息”。《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川流不息，水之本性。

二、《坤》为水，引出“血”象。地之有水，犹人之有血也。《坤·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以《坤》为血。此辞之“血”，大约指精液而言，即所说“龙螯”。《淮南子·精神》：“血气者，人之华也。”《释名·释形体》：“血，涉也。出于肉流而涉涉也。”

三、《坤》为水，为川，引出“隍池”之象。因为隍池、沟洫是蓄水行水的。《泰·上六》“城复于隍”，以上《坤》为“隍”。虞翻曰：“隍，城下沟。有水称池，无水称隍。”

四、《坤》为水，故为“乳”。因为乳汁是液体的，与水同态。《比·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此辞之“孚”，李镜池训“战俘”，高亨训“俘获”，遂说“有孚盈缶”为“装满酒饭给俘虏吃”

(李说)。“有宝物充满缶中”，文理难通。按此辞之“孚”，读为“乳”，正与卦象相合。以下《坤》为“乳”，“有孚”即“有乳”，“有乳”故“比之”，即亲附之。“有乳”始能有“盈缶”之事。

《坤》为水，为乳，故出“《坤》为浆”之象（荀爽《九家易逸象》）。《周礼·天官·酒正》：“辨四饮之物，三曰浆。”

五、《坤》为水，引出“冰、霜”之象。《说文》：“冰，冻也，象水凝之形。”《玉篇》：“霜，露凝也。”二者皆由水凝结而成。此以“引申”取象之说。《坤》☷之象，象霜粒之形。一、即••、•，乃冰之结晶之象。又《坤》作𡗗，即金文冰字𡗗之形。此乃以“象形”取象为说。《坤·初六》“履霜，坚冰至”，以《坤》为“霜”，为“冰”。

《坤》为水，为冰，出“北”象。因为北方寒冰，冰雪之地也。《坤》又为“左”。“左，东也，出以东为左”（《仪礼·士冠礼》注）。左，既为西，又为东，因为出以左为东，入以左为西。古代宫殿、居宅，皆座北向南之故也。所以《坤》有“东北”之象。《坤》“东北丧朋”，以《坤》为“东北”。

六、《坤》为“水”，故出“《坤》柔”（《杂卦》），“《坤》，顺也”之象（《说卦》）。因为“天下之物，莫柔弱于水”（《老子》）。所以《坤·文言》说“坤至柔”。

《坤》柔，故“顺”。

《坤》为柔，为顺，故曰“从”。即“依从”，“随从”。《说文》：“从，随行也。”《坤·六三》“或从王事”，以《坤》为“从”，《坤》为“柔、顺”，故为“谦”。《谦·六四》“撝谦”，以上《坤》为“谦”。

《坤》为“从”，故为“自”。《尔雅·释诂》：“从，自也。”故虞翻曰：“《坤》为自。”《泰·上六》“自邑告命”，以上《坤》为“自”。

《坤》为顺，为从，故为“宜”，即“适应”、“和顺”。《临》“大君之宜”，以上《坤》为“宜”。

第三 《坤》为目及其引申诸象

《坤》为目，为眴。此象昔人无知者。按《坤》䷁，即眴之省形，因卦画有横无纵也。“眴”为双目左右视。《说文》：“眴，左右视也。”故《坤》为目，为眴，为视。

《左传·成十六年》：“史曰吉。其卦遇《复》䷗。曰：‘南国蹇，射其元王，中厥目。’”以上《坤》为“目”。

《萃》“利见大人”，以下《坤》为目，为视，故曰“见”。《升》“用见大人”，以上《坤》为“见”。《观·六二》“闚观”，《说文》：“闚，闪也。”即“倾头门中视”。下

《坤》为“门”(说见后),又为视,故曰“闕”。《复·六五》“敦复”,高亨训“敦”为“考察”。与《象》传“敦复,无悔,中以自考也”合。此以上《坤》为“视见”引出“考察”之象。

《坤》为见,为视,出“识知”之象,人以见而识知之也。《临·六五》“知临”,以上《坤》为“知”。

第四 《坤》为非及其引申诸象。

《坤》为“非”,即“飞”。此象昔人无知者。按:《坤》䷁即非之省形。卦画有横无纵之故也。

《说文》:“非,违也。从飞下𠂔,取其相背。”是“非”乃鸟张翼奋飞之象,为“飞”之初文。

《泰·六四》“翩翩”,《广雅》:“翩翩,飞也。”以上《坤》为“飞”,故曰“翩翩”。《坤·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以《坤》为“飞”,故曰“习”。《说文》:“习,数飞也。”引出“学习”、“闲习”、“重叠”之义。《系辞下》:“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以下《坤》为“习”,故曰“重”。

《坤》为“非”,引出“否定”之义。因为“非”为两翅相背而飞,故训“违也”(《说文》),“不是也”(《玉篇》)。所以《坤》为“非”,而出“否定”之象。《否》“否之匪人”,以下《坤》为“否”。

《坤》为非,为否,故为“不”,为“勿”。《泰·六

四》“翩翩不富”，“不戒以孚”，《谦·六五》“不富以其邻”，以上《坤》为“不”。《师·上六》“小人勿用”，《泰·上六》“勿用师”，皆以上《坤》为“勿”。

《坤》为“非”，引出“无”象。《玉篇》：“非，不是也，隐也。”“非”为“不是”，为“隐”，故出“无”义。

《坤·六三》“或从王事，无成有终”，《坤·六四》“无咎，无誉”，以《坤》为“无”。《师》、《师·六四》、《师·六五》“无咎”，《复》“出入无疾”，“朋来无咎”，《临·六四》“无咎”，《复·六五》“无悔”，《升·六四》“吉，无咎”，皆以上《坤》为“无”。《比》、《比·初六》“无咎”，《观·初六》“小人无咎”，《剥·六三》“剥之无咎”，《萃·初九》“往无咎”，《萃·六三》“往无咎”，“无攸利”，《晋·初六》“无咎”，皆以下《坤》为“无”。

第五 《坤》为门及其引申诸象。

《坤》为门。按《坤》䷁，乃門之省形。因卦画有横无纵也，此以“象形”取象为说。又《坤》为“开、闔”（说见前），而门、户司“启闭”，故《坤》引出“门”象，此以“引申”取象为说。二说皆通。

《系辞下》“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下《坤》上《震》）”，以下《坤》为“门”。

《坤》为门，引出“庭”象。《明夷·六四》“于出门庭”，以上《坤》为“门”，为“庭”。

《坤》为门，故虞翻曰：“《坤》为户。”

第六 《坤》为朋

“《坤》为‘朋’”（荀爽说）。按：“朋”字在甲、金文作𠂔、𠂕。孙诒让谓：“朋字像连贝形。《汉书·食货志》苏林注云：‘两贝曰朋。’《毛诗·小雅·菁菁者莪》：‘菁菁者莪。’郑笺云：‘五贝为朋。’二数不同。以字形推之，疑古贝以两贯为朋，而一贯则或两贝，或多贝，不定也。”（《名原》上）孙说是。《坤》䷁，可视为𠂔之省形。而𠂔正为“两贯贝”并列之象，故《坤》为“朋”。

《坤》“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以《坤》为“朋”。《复》“朋来，无咎”，以上《坤》为“朋”。

《震》卦释象

本章考释在《周易》卦爻辞中，《震》䷲卦有哪些象。并验之以《左传》、《国语》的占象，《说卦》的卦象，《易·系辞下》有关占象，和荀爽《九家易逸象》。再解释此象由何而生，即《震》卦何以有此象。全章以《震》卦之“本象”为纲，以各本象之“引申”诸象为目，分别叙述，以见其取象滋生繁衍之统系。

第一 《震》为山崩及其引申诸象

《震》为山崩。按《震》䷲为《艮》䷳之覆象。而“《艮》䷳为山”（《说卦》，《艮》何以为山，说见《艮》卦释象章）。所以《震》是“《艮》覆”，为“山崩”（尚秉和《周易尚氏学·〈复〉》）。《复》“朋来无咎”，《释文》引京房作“崩”，《汉书·五行志》中

之上引同。以《复》之下《震》为“崩”。“崩”则下落迅疾，所以闻一多说：“崩来”，“言疾遽而来也”。其说是。

“山崩”则下落迅疾，所以引出“《震》……为决躁”之象（《说卦》）。高亨云：“决借为趯，《广雅·释詁》：‘趯，躁疾也’，趯躁是行动迅速。”《震·上六》“震索索，视矍矍”，以《震》为“索索”。旧释：“索索，惧也。”而高亨云：“索索，疑借为速速”。因为《震》为“决躁”，故为“速速”。并且《震·上六》之“震索索”，与《震·六三》之“震苏苏”为对。“苏苏”为“舒徐”，则“索索”为“速速”，正为对。

一、《震》为“山崩”，引出“坠”象。《震·九四》“震遂泥”，尚秉和云：“遂，隧省文，即坠也。《论语》：文武之道，未坠于地。《石经》作‘坠’、‘隧’，以《震》为遂，即‘坠’。”《小过》“宜下”，上《震》为“下”，《震》坠，故下。

由“坠”象，引出“失、丧”之象。《随·六二》“失丈夫”，《随·六三》“失小子”，皆以下《震》为“失”。《震》“不丧匕鬯”，《震·六二》“亿丧贝”，《震·六五》“亿无丧有事”，皆以《震》为“丧”。由“失”象，引出“过”象，即“过失”、“过错”。《小过·九四》“弗过遇之”，《小过·上六》“弗遇过之”，皆以上《震》为“过”。

由“坠”、“失”象引出“舍弃”之象。《屯·六三》“君子几，不如舍”，虞翻云：“舍置。”即借舍为舍（捨），弃也。以下《震》为舍（捨）。《颐·初九》“舍尔灵龟”，亦以下《震》为舍（捨）。《左传·僖十五年传》：“遇《归妹》之《睽》……而弃其家。”以《归妹》之上《震》为“弃”。

由“舍”象引出“遗”象，即“给予”、“馈遗”。《小过》“飞鸟遗之音”，以上《震》为“遗”。由“给予”象引出“给予”之“对象”象，故出“尔”、“彼”之象。《颐·初九》“舍尔灵龟”，以下《震》为“尔”，即“你”。《小过·六五》“取彼在穴”，以上《震》为“彼”。

由“尔”、“彼”之象，引出“其”象，即“指物之辞”（《韵会》）。《丰·上六》“丰其屋，蔀其家，闚其户，阒其无人”，《丰·九四》“丰其蔀……遇其夷主”，以上《震》为“其”。《归妹·六五》“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亦以上《震》为“其”。《震·上六》“震不于其躬于其邻”，以《震》为“其”。《解·九四》“解而拇”，帛书《周易》“而”作“其”。上《震》为“其”。

由舍、弃之象，引出“无”、“亡”之象。将物“舍弃”之，犹此物成为“没有”了，即“无”、“亡”。《复·初九》“无祇悔”，《复·六三》“厉，灭咎”，《颐·六三》“无攸利”，《益·初九》“无咎”，皆以下《震》为

“无”。《恒·九四》“田无禽”，《大壮·六五》“无悔”，《大壮·上六》“无攸利”，《解·上六》“无不利”，《归妹·上六》“无实”、“无血”，《丰·上六》“阒其无人”，《小过·九四》“无咎”，皆以上《震》为“无”。《震·六三》“震行无眚”，《震·六五》“亿无丧有事”，《震·上六》“无咎”，皆以《震》为“无”。《大壮·九四》“悔亡”，以上《震》为“亡”。

二、《震》为“山崩”，引出“败毁”之象。《左传·僖十五年》：“遇《归妹》䷵之《睽》䷥……败于宗丘。”以《归妹》之上《震》为“败”。由“败”象，引出“逋逃”之象，因为败退时就要逃跑的。《左传》同上条又曰：“六年其逋，逃归其国。”以《归妹》上《震》为“逋、逃”。

由“山崩”引出“毁灭”、“死亡”之象。《噬嗑·初九》“履校灭趾”，《噬嗑·六二》“噬肤灭鼻”，皆以下《震》为“灭”。《豫·六五》“贞疾，恒不死”，以上《震》为“死”。《左传·僖十五年》：“遇《归妹》䷵之《睽》䷥……明年其死于高粱之虚。”以《归妹》之上《震》为“死”。

由“山崩”引出“灾眚”之象。《广韵》：“眚，过也，灾也。”《无妄·六三》“无妄之灾”，“邑人之灾”，以下《震》为“灾”。《小过·上六》“是谓灾眚”，则以上《震》为“灾眚”。《无妄》“其匪正，有眚”，以下

《震》为“眚”。《震·六三》“震行无眚”，以《震》为“眚”。

由“灾眚”引出“疾病”之象。《豫·六五》“贞疾，恒不死”，以上《震》为“疾”。由“疾”象引出“毒”象，即致病之毒物。《噬嗑·六三》“噬腊肉遇毒”，以下《震》为“毒”。

由“灾”、“疾”之象，引出“凶”、“厉”、“悔”、“咎”、“吝”诸象。《颐·初九》“观我朵颐，凶”，《颐·六二》、《颐·六三》“贞凶”，《益·六三》“益之用凶事”，皆以下《震》为“凶”。《恒·六五》“夫子凶”，《恒·上六》“振恒，凶”，《归妹》“征凶”，《小过·上六》“飞鸟离之，凶”，皆以上《震》为“凶”。《震·上六》“征凶”，以《震》为“凶”。《震》为“凶”，故为“厉”。《玉篇》：“厉，危也。”《复·六三》“厉，无咎”，以下《震》为“厉”。《小过·九四》“往厉，必戒”，以上《震》为“厉”。《震·六二》“震来厉”，《震·六五》“震往来厉”，皆以《震》为“厉”。《震》为“凶”、“厉”，故为“咎”。《说文》：“咎，灾也。”《益·初九》、《益·六三》“无咎”，皆以下《震》为“咎”。《小过·九四》“无咎”，以上《震》为“咎”。《震·上六》“无咎”，以《震》为“咎”。《震》为“凶”、“厉”，故为“吝”、“悔”。“吝”借为遴，义为“难行”，故虞翻云：“吝，疵也。”高亨云：“吝，难也。”《说文》：“悔，恨也。”

今曰“晦气”、“倒霉”。《屯·六三》“往吝”，以下《震》为“吝”。《复·初九》“无祇悔”，以下《震》为“悔”。《大壮·九四》“悔亡”，《大壮·六五》“无悔”，皆以上《震》为“悔”。

三、《震》为“山崩”，引出“颠倒”之象。《颐·六二》“颠颐”，朱骏声曰：“颠，倒。”以下《震》为“颠”。所以《说卦》谓《震》“其于稼也为反生”，即为块根在下，茎菜在上的农作物。因为它们是果实在下，茎叶在上的“反生”，所以是《震》卦之象。

由“颠倒”，引出“违背”之象。《益·六二》“弗克违”，下《震》为“违”。《广韵》：“违，背也。”

由“颠倒”引出“反推”、“逆料”之象，即“臆测”。《易·说卦》：“数往者顺，知来者逆。”《震·六二》“亿丧贝”，《震·六五》“亿无丧有事”，以《震》为“亿”，即“料度也”（《康熙字典》）。《左传·襄二十五年》“不可以亿逞”，《论语》“亿则屡中”，皆以“亿”为“料度”之义，与卦辞同。

由“颠倒”、“违背”引出“否定”之象，即“勿”、“不”、“弗”、“匪”诸象。

《豫·九四》“勿疑”，《丰》“勿忧”，《小过·九四》“勿用永贞”，皆以上《震》为“勿”。《颐·六三》“十年勿用”，以下《震》为“勿”。《震·六二》“勿逐”，以《震》为“勿”。

《屯·六二》“女子贞不字”，《屯·六三》“不如舍”，《复·初九》“不远复”，《无妄·六二》“不耕获，不菑畲”，皆以下《震》为“不”。《大壮·九四》“藩决不羸”，《大壮·上六》“不能退，不能遂”，《解·上六》“无不利”，《归妹·六五》“不如其娣之袂良”，皆以上《震》为“不”。《震》“不丧匕鬯”，《震·上六》“震不于其躬”，皆以《震》为“不”。《左传·僖十五年》“遇《归妹》䷵之《睽》䷥……不利行师”，以《归妹》上《震》为“不”。

《益·六二》“弗克违”，下《震》为“弗”。《小过·九四》“弗过，遇之”，《小过·上六》“弗遇，过之”，皆以上《震》为“弗”。

《屯·六二》“匪寇，婚媾”，《无妄》“其匪正，有眚”，“匪”读为“非”，皆以下《震》为“匪”，即“非”，表示“否定”。

四、《震》为“山崩”。山崩是地裂，引出“耕作”之象，因为“耕作”也是把土地弄“裂”的一种方式。

《无妄·六二》“不耕获，不菑畲”，耕为以器掘土翻地，菑为灾杀草木垦荒地，畲为垦治熟田。以下《震》为耕，为菑，为畲。《益·初九》“利用为大作”，以下《震》为“大作”。虞翻曰：“大作，谓耕播耒耜之利。”《书·尧典》“平秩东作”注：“岁起于东，而始就耕，谓之东作。”可见“作”就是“耕”了。

“耕”为以耒耜刺土翻地，引出“事”象。按“事”之本义为“割”，即“以物插地”。《汉书·蒯通传》：“不敢事刃于公之腹者。”李奇注曰：“东方人以物插地中为事。”而“事为今职事，事业之义者，人生莫大于食，事莫重于耕，故耒物地中之事，引申为一切之事也。”（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释土》）《震·六五》“亿无丧有事”，以《震》为“事”。《益·六三》“益之用凶事”，以下《震》为“事”。《震》为“事”，即“物插地中”，引出“竖立”、“建树”之象。《广韵》：“事，立也。”《屯》、《屯·初九》“利建侯”，下《震》为“建”，即“建立”。《豫》“利建侯行师”，上《震》为“建”。

由“割刺”，引出“刳”象。《说文》：“刳，刺也。”《归妹·上六》“士刳羊”，上《震》为“刳”。

由“刳”象引出“杀”象。《左传·闵元年》：“初，毕万筮仕于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安而能杀。”以《屯》之下《震》为“杀”。《震》为“杀”，引出“伤”象。《大壮·九四》“壮于大舆之輹”，以上《震》为“壮”。高亨云：“壮借为戕，伤也。”由“伤”引出“决”象，即“破裂”。《大壮·九四》“藩决不羸”，以上《震》为“决”。

由“刳”“刺”、引出“射”象。因为“射”是发矢以“刺”物的。《解·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上《震》为“射”。《左传·成十六年》“其卦遇《复》䷗。

曰：南国蹇，射其元王”，以《复》之下《震》为“射”。《震》为“射”，故为“弋”。《玉篇》：“弋，缴射也。”《小过·六五》“公弋”，以上《震》为“弋”。

《震》为“弋射”，故为“求取”之象。《书·多士》：“非我小国，敢弋殷命。”注：“弋，取也。”疏：“弋，射也，射而取之，故弋为取也。”所以《韵会》曰：“弋，取也。”《小过·六五》“取彼在穴”，以上《震》为“取”。《颐》“自求口实”，以下《震》为“求”。《随·六三》“随有求得”，亦以下《震》为“求”。《屯·六三》“君子几，不如舍”，高亨云：“几，求也，舍借为捨，弃也。”以下《震》为“几”，即“求”。

《震》为“求、取”，引出“匕”象，因为“匕”是“挹取之器”。《震》“不丧匕鬯”，以《震》为“匕”。高亨云：“匕，匙也。形似今之羹匙。有大，有小，用以挹鼎中之肉，簋中之饭，尊中之酒等。”

由“求、取”，引出“获得”之象。《解·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以上《震》为“获”。《无妄·六二》“不耕获”，以下《震》为“获”。《恒·九四》“田无禽”，“禽者，擒也”（《礼·曲礼上》“不离禽兽”疏），即“擒获”，以上《震》为“禽”，即“禽获之野兽”。《随·六三》“随有求得”，《无妄·六三》“行人之得”，以下《震》为“得”。《豫·九四》“大有得”，以上《震》为“得”。《震·六二》“七日得”，以《震》为

“得”。《恒·六五》“恒其德”，李镜池曰：“德，通得。”以上《震》为“德”，即“得”。

《震》为“获得”，故为“有”。《随·六三》“随有求得”，《随·初九》“官有渝”，又“出门交有功”，《益》“利有攸往”，《益·六三》“有孚中行”，《无妄·六二》“则利有攸往”，《无妄》“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皆以下《震》为“有”。《豫·九四》“大有得”，《恒》“利有攸往”，《解》“有攸往”，《解·六五》“君子维有解”，“有孚于小人”，《归妹》“来章，有庆誉”，皆以上《震》为“有”。《震·六五》“亿无丧有事”，《震·上六》“婚媾有言”，以《震》为“有”。

《震》为“获得”，引出“俘获”之象。《解·九四》“朋至斯孚”，《解·六五》“有孚于小人”，皆以上《震》为“孚”。此“孚”读为“俘”。《益·六三》“有孚中行，告公用圭”，下《震》为“孚”，亦读为“俘”。

《震》为“弋射”，引出“绳系”义，因为“弋谓以绳系矢而射也”（《诗·郑风·女曰鸡鸣》“弋凫与雁”疏），故出“绳系”之象。《随·六二》“系小子，失丈夫”，《随·六三》“系丈夫，失小子”，《无妄·六三》“或系之牛”。皆以下《震》为“系”。《解·六五》“君子维有解”，上《震》为“维”。闻一多曰：“维犹系也，解，释也。”维有解即系而得释。（《周易义证类纂》）《大壮·九四》“藩决不羸”，以上《震》为“羸”。高亨云：

“羸，借为累，系也。”《小过·上六》“飞鸟离之”，高亨云：“离，借为罹，用罗网捕鸟也。”（《周易大传今注》）以上《震》为“离”，即“网着”。

《震》为“系连”，故为“交”，为“遇”。《随·初九》“出门交有功”，以下《震》为“交”。《噬嗑·六三》“噬腊肉遇毒”，以下《震》为“遇”。《丰·九四》“遇其夷主”，《小过·九四》“弗过遇之”，《小过·上六》“弗遇过之”，皆以上《震》为“遇”。

《震》为“交”，又为“木”（说见后），故出“校”象。校者，交木所成之刑具，“加于颈者谓之枷，加于手者谓之桎，加于足者谓之桎”。（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噬嗑·初九》“屡校灭趾”，以下《震》为“校”。

《震》为“射”，故为“中”。《说文》：“射，弓弩发于身而中于远也。”故由“射”引出“中”象。《左传·成十六年》：“其卦遇《复》䷗，曰……中厥目。”以《复》之下《震》为“中”，即“射中”。

由“射中”引出“内”象，即“在射的之内”。《屯·六三》“惟入于林中”，下震为“中”。《益·六三》“有孚中行”，以下《震》为“中”。由“射的中心”引出“中央”之象。

此辞之“中行”，即行军时，走“中央”方向的那一队。卜辞有“丁酉贞，王乍（作）三自（师）右、中、左”之记录，可见在殷代，军队编制即分左、中、

右三师。此辞之“中行”，犹卜辞之“中师”也。《丰·九四》“日中见斗”，以上《震》为“中”，“日中”是日“在天空正中”，即“正午”。《丰》“宜日中”，亦以上《震》为“中”。

《震》为“中”，故为“正”。“中，正也”（《淮南子·主术》“是以中立”注）。《无妄》“其匪正，有眚”，下《震》为“正”。

《震》为“射”，为“杀”，引出“田猎”之象。《恒·九四》“田无禽”，高亨云：“田，猎也。”（《周易大传今注》）上《震》为“田”。《豫·九四》“由豫，大有得”，高亨云：“由疑当作田，形似而误。田，田猎。豫，享乐。”“由亦可读为游。古人谓田猎之事为游”。按后说长。《孟子·梁惠王下》：“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是游、豫乃天子巡狩、田猎之事也。以上《震》为“由”（即“游”），指巡狩、田猎。

《震》为“田猎”，引出“虞人”之象。虞人为掌管禽兽之官，贵族行猎事，为之驱出鸟兽者。《屯·六三》“即鹿无虞”，下震为“虞”。虞翻云：“虞人掌禽兽者。”

《震》为“耕”，引出“耒耜”之象，因为“耒耜”是“耕地之器”。《系辞下》：“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益》上巽为木（说见《巽卦释象章》），下《震》为耒耜，谓其为木制

之耒耜也。

《震》为“耒耜”，引出“用”象。因为古人农耕为大事，耕器是主要的“器用”，是经常“使用”的，故由“耒耜”引出“用”象，即“使用”、“施行”。《噬嗑》“亨，利用狱”，以下《震》为“用”。《颐·六三》“十年勿用”，《益·初九》“利用为大作”，《益·六二》“王用享于帝”，《益·六三》“益之，用凶”，又“告公用圭”，亦皆以下《震》为“用”。《解·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小过·九四》“勿用永贞”，皆以上《震》为“用”。

《震》为“耕”，为“耒耜”，故为“泥土”。因为以耒耜耕地的对象，就是“泥土”。《震·九四》“震遂泥”，以《震》为“泥”。

《震》为“耒耜”，为“耕”，引出“震、春”之象（虞翻），因为“春”至始耕。《礼·月令》：孟春之月“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所以由“耒耜”、“耕”引出“春”象。（或《震》为“雷”。春至，雷始发声，故由“雷”象，引出“春”象。）

春天至，则万物发生，故曰“万物出乎《震》”（《说卦》）。虞翻曰：“出，生也。”所以由“春”，引出“滋生”之象。《屯·六二》“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说文》：“字，乳也。”虞翻曰：“字，妊娠也。”以下

《震》为“字”，即怀孕，生育。妊娠为人生命之始，引出“始”象。《左传·闵元年》：“初，毕万筮仕于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必复其始。”以《屯》之下《震》为“始”。

《震》为“怀孕”，故为“身”。《诗·大雅·大明》：“大任有身”注：“身，重也。”笺：“重为怀孕也。”《震·上六》“不于其躬”，以《震》为“躬”。《说文》：“躬，身也。”由“身”引出“我”象。《尔雅·释诂》：“身，我也。”《小过·六五》“自我西郊”，上《震》为“我”。

“春”至而草木青，引出“《震》……为玄黄”（《说卦》）。高亨云：“玄黄混合近于青色。”再引出“《震》……为蕃鲜”之象（《说卦》）。蕃为“草茂”，鲜是“新鲜”，“取其春时草木蕃育而鲜明”（《周易正义·孔疏》）。蕃为“草茂”，引出“茂密”之象。《小过·六五》“密云不雨”，以上《震》为“密”。

《震》为“茂密之草木”，又为“绳系”（见前）。引出“藩”象，即“篱”。《大壮·九四》“藩决不羸”《大壮·上六》“羝羊触藩”，皆以上《震》为“藩”。《尔雅·释言》：“樊，藩也。”

《震》为春，春至而繁花盛开，故“《震》……为蓍”（《说卦》）。《释文》引干宝云：“蓍，花之通名。”《颐·初九》“观我朵颐”，高亨云：“朵，花朵；颐，腮也。朵颐，腮隆起为花朵。”以下《震》为“朵”。

“春”至而草木生长，引出《震》为“草木”之象（或《震》䷲与《艮》䷳同体。《艮》䷳为“木行水上”[指事]，故《艮》、《震》皆为“木”象）。《屯·六三》“惟入于林中”，下《震》为“木”，上《坎》亦木，故曰“林”。《左传·僖十五年》“遇《归妹》䷵之《睽》䷥……明年其死于高粱之虚”，以《归妹》之上《震》为“梁”。梁是“栋梁”，《震》为木，故为“梁”。

《震》为“草木”，为“青”，又为“虚空”，故“《震》……为苍筤竹”。《九家易》曰：“苍筤，青也。”青竹，为中空之木类植物，故以《震》象之。

《震》为“草木”，为“中虚”，故为“萑苇”（《说卦》）。《九家易》曰：“萑苇，蒹葭也。”苇以编席，出“蓐”象。《丰·九四》“丰其蓐”，《丰·上六》“蓐其家”，皆以上《震》为“蓐”。李镜池云：“蓐，郑玄本作菩，训小席。《说文》有菩无蓐。‘菩，草也。’蓐同于菩，用草或草织的小席盖的房顶。”萑苇用以编席，《震》为萑苇，故为“蓐”（席，席棚）。

《震》为“事”，为“耕”，引出“士”象”。《说文》：“士，事也。”士，古以称男子，事谓耕作也。“男字从力田，依形得义。士则以声得义也。”（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释士》）古代男子作耕田之事，故称成年男子曰“士”。《归妹·上六》“士刲羊”，上《震》为“士”。

《震》为“士”，故为“丈夫”。“士，通谓丈夫也”（《论语·子张》皇侃《疏》）。《随·六二》“失丈夫”，《随·六三》“系丈夫”，皆以下《震》为“丈夫”。《恒·六五》“贞妇人吉，夫子凶”，上《震》为“夫子”。高亨云：“夫子，丈夫。”（《周易大传今注》）

《震》为“士”，即“男子”，又为“大”，故出《震》“故谓之长男”之象（《说卦》）。《国语·晋语》：“得贞《屯》悔《豫》……《坤》，母也，《震》，长男也。”以《豫》之上《震》为“长男”。

《震》为“长男”，故为“兄长”。《左传·闵元年》：“初，毕万筮仕于晋，遇《屯》䷂之《比》䷇……兄长之。”以《屯》之下《震》为“兄”，为“长”。《国语·晋语》：“得贞《屯》悔《豫》，皆八也……主《震》雷，长也。”以《屯》之下《震》为“长”。

《震》为“长男”，故为“子”，为“孙”。《随·六二》“系小子”，《随·六三》“失小子”，皆以下《震》为“子”。《国语·晋语》：“得贞《屯》悔《豫》，皆八也……母老子强，故曰《豫》。”以《豫》上《震》为“子”。《左传·闵元年》：“遇《屯》䷂之《比》䷇……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以《屯》下《震》为“子孙”。

《震》为“子”，故为“侄”。古代兄弟之女或子皆称为侄。《左传·僖十五年》：“遇《归妹》䷵之《睽》䷥……侄从其姑。”以《归妹》之上《震》为“侄”，《睽》

之上《离》为姑。《归妹》之《睽》，是《震》变为《离》，故曰“侄从姑”。

五、《震》为“山崩”，故出“《震》，动也”（《说卦》）之象。《恒·上六》“振恒，凶”，以上《震》为“振”。《广韵》：“振，裂也，动也。”《礼·月令》“孟春蛰虫始振”，即用此义。

《震》为“动”，故为“变”。《豫·上六》“成有渝”，虞翻云：“渝，变也。”上《震》为“渝”，即“变动”。

《震》为“动”，又为“耕作”，引出“早晨”、“日出”之象。《击壤歌》：“日出而作。”古人每天日出时即下地耕作，故由“动”、“耕作”引出“早晨”、“日出”之象。《解》“夙吉”，虞翻云：“夙，早也。”以上《震》为“夙”，即“早”。

《震》为“早晨、日出”，引出“日”义。《丰·九四》“日中见斗”，上《震》为“日”。《复》“七日来复”，下《震》为“日”。《震·六二》“七日得”，以《震》为“日”。


《震》为“日”，即出“艰”象即“曠”象。《大壮·上六》“艰则吉”。以上《震》为“艰”，即“干旱”（曠）。

日光明亮，故由“日”象引出“明”象。《左传·僖十五年》：“遇《归妹》䷵之《睽》䷥……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虚。”以上《震》为“明”。

《震》为“明”，引出“见”象，即“显现”、“看明白”。《丰》“日中见斗”，“见，显露也”（《汉书·韩信传》颜注），即“显现”。

《震》为“见”，为“显现”，故为“视”，为“望”，为“闚”为“覲”。《震·上六》“视矍矍”，以《震》为“视”，为“矍矍”。“矍矍”是“左右惊顾”，也是“视”的一种方式。《归妹·六五》“月几望”，上《震》为“望”。《丰·上六》“闚其户”，上《震》为“闚”。高亨云：“闚与窥同，看也。”《丰·上六》：“三岁不覲”，上《震》为“覲”，“覲”亦“见”也。

人是以“目”来“视”的。所以，《震》为“见”、“视”，引出“目”象。《左传·成十六年》：“其卦遇《复》䷗……中厥目。”《复》之下《震》上《坤》皆为“目”（《坤》有“目”象，见《坤》卦释象章）。

《震》为“日”，又为“动”，引出“时、期”之象。因为正是“日”之“行动”，形成了“时间”的概念和时间的单位。“时”字古文字作，从日，从之。之，往也。日之所往，就是“时”了。《归妹·九四》：“归妹愆期，迟归有时。”上《震》为“时”，为“期”。《玉篇》：“期，时也。”“四时曰朞”（《尧典》注），今日时期。

《震》为“时”，故为“年、岁”，因为“年”、

“岁”，都是时间单位，积时日而成的。《屯·六二》“十年乃字”，《颐·六三》“十年勿用”，皆以下《震》为“年”。《左传·僖十五年》：“遇《归妹》䷵之《睽》䷥……六年其逋……明年其死于高粱之虚。”以《归妹》之上《震》为“年”。《丰·上六》“三岁不覿”，以上《震》为“岁”。

《震》为“年”，引出“成”象。因为“年，谷熟也”（《说文》）。禾谷成熟为“年”，而“成，毕也，凡功卒业就谓之成”（《广韵》），今口语犹曰“年成”。《豫·上六》：“成有渝”，上《震》为“成”。

《震》为“成”，故为“既”，即“已经”。“成”是“毕”，故为“已”，即“既”。《玉篇》：“既，已也。”《归妹·六五》“月几望”，《释文》：“苟作既。”上《震》为既。

《震》为“成”，故为“功”，今曰“成绩”。《随·初九》“出门交有功”，郑玄曰：“是臣出君门，与四方贤人交，有成功之象。”以下《震》为“功”。

《震》为“日出”。日出东方，故“《震》，东方也”（《说卦》）。

《震》为“日”，又为“坠”（见前），故出“冥”象。因为太阳下落，就是“日暝”了。《豫·上六》“冥豫”，以上《震》为“冥”。日坠于西，故《震》为“西”。《小过·六五》“自我西郊”，上《震》为“西”。

《左传·僖十五年》：“遇《归妹》䷵之《睽》䷥，史苏占曰：……西邻责言不可偿也。”以《归妹》之上《震》与下《兑》皆为“西”。

《震》为“日”，又为“中”（见前），故《震》有“南方”之象。因为中国地在北半球，每当“日中”即“正午”，太阳正在南方。《左传·成十六年》：“其卦遇《复》䷗，曰：南国蹇。”以《复》之下《震》为“南”。

《震》为“西”，又为“南”，故《震》有“西南”之象。《解》“利西南”，以上《震》为“西南”。

六、《震》为“山崩”。山崩地震，其声如雷，故“《震》为雷”（《说卦》）。《震》“震亨，震来虩虩”，“震惊百里”，《震·初九》“震来虩虩”，《震·六二》“震来厉”，《震·六三》“震苏苏，震行无眚”，《震·九四》“震遂泥”，《震·六五》“震往来厉”，《震·上六》“震索索”，皆以《震》为“震”，即“雷”。《说文》“震，劈历振物者。”即“震，雷也”（《诗·小雅·节南山》“烨烨震电”传）。《国语·晋语》“得贞《屯》悔《豫》……《震》，雷也……主震雷……内有《震》雷”，皆以《屯》下《震》为“雷”。

《震》为“雷”，雷声有威，雷击有力，故出“威武”之象。《国语·晋语》：“得贞《屯》悔《豫》……车有《震》，武也……文武具……居乐出威之谓也。”以《屯》之下《震》为“武”，以《豫》之上《震》为

“威”。

《震》为“威”、“武”，引出“刚强”、“健壮”之象，故《说卦》谓《震》“其究为健”。《大壮》“大壮，利贞”，以下《乾》为“大”，上《震》为“壮”。《国语·晋语》“得贞《屯》悔《豫》……母老子强，故曰《豫》”，以《豫》上《震》为“强”。

《震》为“刚健”，引出“必”象，即“必然”。《小过·九四》“往厉必戒”，上《震》为“必”。

《震》为“雷”，为“威”，引出“恐惧”、“惊”、“忧”之象。因为震雷使人恐惧也。《震》、《震·初九》“震来虩虩”，以《震》为“虩虩”。高亨云：“恐惧之貌。”《震》“震惊百里”，以《震》为“惊”。《小过·九四》“往厉必戒”，以上《震》为“戒”。《震》为惊，故为“警戒”。《丰》“勿忧”，以上《震》为“忧”。《复·六三》“频复”，虞翻曰：“频，蹙也。”义为“皱眉”。以下《震》为频。

《震》为“雷”，引出“《震》为鼓”之象（荀爽《九家易逸象》，见《释文》），因为鼓声如雷也，所以古代“击鼓曰雷”（《正字通》）。《古乐府》：“官家出游雷大鼓。”“雷者，天地之鼓。”（《古微书》引《河图帝通纪》）

《震》为“雷”，为“鼓”，故为“鸣”，为“声音”。《广雅》：“鼓，鸣也。”《小过》“飞鸟遗之音”，上《震》

为“音”。《屯·六二》“乘马班如”，吴挚甫先生曰：“《汉书·五行志》‘车班班，往河间’，义同此也。”按：班班，车声。（《康熙字典》）以下《震》为“班”，即“班班”之声。

《震》为“鸣”，为“声”，故出“《震》为鹄”之象（荀爽《九家易逸象》，见《释文》）。《说文》：“鹄，鸿鹄也。”鹄即“天鹅”，乃善鸣之鸟。

“鸿鹄”是高飞之鸟，故出“鸟”、“隼”、“飞”之象。《小过》“飞鸟遗之音”，《小过·上六》“飞鸟离之”，以上《震》为“鸟”，为“飞”。《解·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上《震》为“隼”。

《震》为“鼓”，为“鸣”，引出“《震》为乐”之象（虞翻）。因“鼓”是“乐器”，鸣鼓为乐，使人快乐也。

《震》为“乐”，故为“喜”，为“笑”。《震》“笑言哑哑”，《震·初九》“后笑言哑哑”，以《震》为“笑”，为“哑哑”。高亨云：“哑哑，笑语之声。”（《周易大传今注》）。






《震》为“乐”，为“喜”，故为“庆”。《丰·六五》“来章，有庆誉”，上《震》为“庆”。《复·六二》“休复，吉”；《尔雅·释言》：“休，庆也。”《广雅·释言》：“休，喜也。”以下《震》为“休”，即“喜庆”。

《震》为“喜”、“庆”。故为“吉”。《随·初九》“贞吉”，《复·初九》“元吉”，《复·六二》“休复，吉”，《无

妄·初九》“往吉”，《颐》“贞吉”，《益·初九》“元吉”，《益·六二》“永贞，吉”，又“王用享于帝，吉”，皆以下《震》为“吉”。《大壮·九四》“贞吉”，《大壮·上六》“艰则吉”，《解》“其来复，吉。有攸往，吉”，《归妹·六五》“月几望，吉”，《丰·九四》“遇其夷主，吉”，《丰·六五》“来章，有庆誉，吉”，《小过》“大吉”，皆以上《震》为“吉”。《震·初九》“后笑言哑哑，吉”，以《震》为“吉”。

《震》为“吉”，为“庆”，故为“利”。《屯》“利贞”，又“利建侯”，《屯·初九》“利居贞，利建侯”，《随》“利贞”，《随·六三》“利居贞”，《噬嗑》“利用狱”，《无妄·六二》“则利有攸往”，《颐·六三》“无攸利”，《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益·初九》“利用为大作”，皆以下《震》为“利”。《恒》“利贞，利有攸往”，《大壮·上六》“无攸利”，上《震》为“利”。《解·上六》“无不利”，《豫》“利建侯行师”，亦皆以上《震》为“利”。

《震》为“吉”，为“利”，故为“良”。《归妹·六五》“不如其娣之袂良”，上《震》为“良”。

《震》为“雷”，引出《震》乃“车也”之象（《国语·晋语》）。因为“车走雷声”也。古代车行隆隆有声，有似雷鸣。甲、金文“雷”字有作、者，其中，乃闪电之形，而、则众车轮之象。二者相合，会产

生“闪电发生时伴随之众车轮行走时的声音”，就是“雷”。可见，在古人，以车声比拟雷声，是普遍之事。

《国语·晋语》：“得贞《屯》悔《豫》，皆八也……《震》雷也，车也……车班外内……主雷与车，……车有《震》，武也……车上水下，必伯。”以《屯》之下《震》为“车”，《豫》之上《震》为车。《左传·闵元年》：“初，毕万筮仕于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车从马。”以《屯》下《震》为“车”，《比》下《坤》为“马”。《屯》之《比》，则《震》变为《坤》，故曰“车从马”。《左传·僖十五年》：“遇《归妹》䷵之《睽》䷥……车脱其輹”。以《归妹》上《震》为“车”。

《震》为“车”，故为“輿”，即“车箱”。因为輿是车的一部分，古人“造车自輿始”（《广韵》），车以輿为主，所以古代造车工匠曰“輿人”（《考工记》：“輿人为车”）。《大壮·九四》“壮于大輿之輹”，以上《震》为“輿”。

《震》为“车”，为“輿”，故为“輹”。《说文》：“輹，车下缚也。”《释名》：“輹，伏也，曰伏兔者，伏于轴上似之也。”是“輹”乃缚于车轴之上，用以承輿之部件。《大壮·九四》“壮于大輿之輹”，上《震》为“輹”。《左传·僖十五年》：“遇《归妹》䷵之《睽》䷥……车脱其輹。”以《归妹》之上《震》为“輹”。

《震》为“车”，故为“乘”。因为车是要人乘驾的。《广韵》“乘，驾也”，所以“乘”又为“车”的量词。《诗·小雅·六月》“元戎十乘”，十乘即“十车”。《屯·六二》“乘马班如”，下《震》为“乘”。《易·系辞下》：“服牛乘马，引重致远……盖取诸《随》。”上《兑》为牛，为服，下《震》为马，为乘。

《震》为“乘”，引出“登升”之象。因为驾车，首先要登车。《广韵》：“乘，登也。”《震·六二》“跻于九陵”，《说文》：“跻，登也。”以《震》为“跻”，即“登升”。

《震》为“登升”，引出“高”、“上”之象。《解·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上《震》为“高”，为“上”。《左传·僖十五年》：“遇《归妹》䷵之《睽》䷥……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虚。”以《归妹》之上《震》为高。《小过》“不宜上，宜下”，上《震》为“上”。

《震》为“高”，引出“大”象。《豫·九四》“大有得”，《小过》“不可大事”，又“大吉”，以上《震》为“大”。《复·初九》“不远复，无祇悔”，《集解》引侯果曰：“祇，大也。”下《震》为“祇”，即“大”。

《震》为“大”，故为“元”。“元，大也。”（《诗·小雅·六月》“元戎十乘”毛传）《屯》“元亨，利贞”，下《震》为“元”。《随》“元亨，利贞”，上《震》为“元”。“元亨”，即“大通”，今曰“大运当头”。《复·初

九》“元吉”，《益·初九》“元吉”，皆以下《震》为“元”。“元吉”即“大吉”。《左传·成十六年》：“其卦遇《复》䷗，曰：南国蹇，射其元王。”以《复》下《震》为“元”。“元王”即“大王”。《国语·晋语》：“得贞《屯》悔《豫》，皆八也……主《震》雷，长也，故曰元。”以《屯》下《震》为“元”。

《震》为“高”，引出“长”、“远”之象。《小过·九四》“勿用永贞”，上《震》为“永”。《说文》：“永，水长也，像水𠂔理之长。”《震》为“长”，故为“永”。《复·初九》“不远复”，下《震》为“远”。

《震》为“永”，引出“恒久”、“经常”之象。《豫·六五》“贞疾，恒不死”，上《震》为“恒”。《丰·九四》“遇其夷主”，高亨云：“夷，常也。常主，常所寄寓之主人。”上《震》为“夷”，即“常”。

《震》为“永”，为“久”，引出“龟”象。因为龟寿久长。《说文》：“龟，旧也。”《白虎通·蓍龟》：“龟之为言久也。”所以《震》为“久”，故为“龟”。（亦可谓《震》与《艮》同体异象。《艮》为“龟”，故《震》亦为“龟”）《益·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下《震》为“龟”。《颐·初九》“舍尔灵龟”，亦以下《震》为“龟”。“灵龟”为古代“十龟”中的一种（见《尔雅·释虫》）。

《震》为“龟”，故为“贝”，为“朋”。因为龟是外有坚壳之“介虫”，而“朋”是“串贝”，即“五贝为

朋”（《诗·小雅·菁菁者莪》“锡我百朋”传）。所以《震》为“龟”，引出“贝、朋”之象。《震·六二》“亿丧贝”，以《震》为“贝”。《益·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下《震》为“朋”。《豫·九四》“朋盖簪”，以上《震》为“朋”。

《震》为“高”，为“大”，为“长”，引出“多数”之象。因为形体上“高”、“大”、“长”者，从数量来说，是“多数”的。

《震》为“多数”，故为“三”。因为三、九都是表示多数（见汪中《释三、九》）。所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也。《丰·上六》“三岁不覿”，上《震》为“三”。

《震》为“多数”，故为“六”。古人以十为极数，五为十之半，六则过半，是为“多数”了。《左传·僖十五年》：“遇《归妹》䷵之《睽》䷥……六年其逋。”以《归妹》之上《震》为“六”。

《震》为“多数”，故为“七”。《复》“七日来复”，下《震》为“七”。《震·六二》“七日得”，以《震》为“七”。王引之谓：“盖日之数十，五日而谓其半，不及半则称三日，过半则称七日。欲明失而复得，多不至十日，则云七日得。”其说良是。

《震》为“多数”，故为“九”。《震·六二》“跻于九陵”，以《震》为“九”。

《震》为“多数”，故为“十”、“百”。《说文》：“十，数之具也。”“易数生于一，成于十”。《左传·庄十六年》：“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数焉。”古人以“十”为“盈数”。《汉书·律历志》：“纪于一，协于十，长于百。”可见：“十”、“百”都是“盈数”、“成数”，是“多数”的一种表现。《屯·六二》“十年乃字”，《颐·六三》“十年勿用”，《益·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皆以下《震》为“十”。《震》“震惊百里”，以《震》为“百”。

《震》为车，故“《震》为马”（虞翻），因为“车”是用“马”拉的。《屯·六二》“乘马班如”，以下《震》为“马”。《易·系辞下》“服牛乘马，引重致远……盖取诸《随》”，上《兑》为“牛”，下《震》为“马”。

《震》为“马”，又为“鸣”，故《震》“其于马也为善鸣”（《说卦》）。

《震》为“马”，为“足”（说见后），又为“日”（说见前），故“白”，所以为“鼻足”（《说卦》）。孔颖达曰：“马后足白为鼻足。”（《周易正义·疏》）

《震》为“马”，为“足”，为“长”，所以为“作足”。（《说卦》）高亨云：“作疑借为蹠，《说文》：‘蹠，长胫行也。’蹠足，胫长也。”

《震》为“马”，为“日”，故“白”，为“上”，故为“颡”。所以《震》“为的颡”（《说卦》），孔颖达云：

“白额为的颡。”（《周易正义·疏》）

《震》为“马”，故“《震》为龙”，因为“马高八尺为龙”（《尔雅·释畜》）。《礼记·月令》“驾苍龙”，即“驾青苍色之马”。

《震》为“龙”，故为“云”，为“雨”，因为“云从龙”。古人心目中，龙是施行云雨的神物。《小过·六五》“密云不雨”，以上《震》为“云”，为“雨”。

《震》为“车”、“马”，故《震》为“大涂”（《说卦》）。高亨云：“涂，古塗字，大涂，大路也。”（《周易古传今注》）大路为车马经行之道，所以《震》为车、马出“大涂”之象，即“道路”。《复》“反复其道”，以下《震》为“道”。《益·六三》“有孚中行”，《增韵》：“行，路也。”下《震》为“行”。此辞“中行”即“道中”。

《震》为“道路”，为“动”，故出“行走”之义。因为在道路上“动”，正是“行走也”。《无妄·六三》“行人之得”，下《震》为“行”。《豫》“利建侯行师”，上《震》为“行”。《震·六三》“震行无眚”，以《震》为“行”。《左传·僖十五年》：“遇《归妹》䷵之《睽》䷥……不利行师。”以《归妹》上《震》为“行”。《颐·六二》“征凶”，《尔雅·释言》：“征，行也。”下《震》为“征”。《归妹》“征凶”，上《震》为“征”。《震·上六》“征凶”，以《震》为“征”。《震》为“行走”，故

为“涉”，即“步行过水”。《益》“利涉大川”，下《震》为涉，上《巽》为“大川”。

《震》为“行走”，故为“往来”。因为“往”、“来”，都是一种“行走”。《屯》“勿用，有攸往”，《屯·六三》“往吝”，《复》“利有攸往”，《无妄》“不利有攸往”，《无妄·初九》“无妄，往吉”，《无妄·六二》“则利有攸往”，《益》“利有攸往”，皆以下《震》为“往”。《恒》“利有攸往”，《解》“无所往”，又“有攸往”，《小过·九四》“往厉必戒”，皆以上《震》为往。《震》、《震·初九》“震来虩虩”，《震·六二》“震来厉”，以《震》为“来”。《解》“其来复”，上《震》为“来”。《震·六五》“震往来厉”，以《震》为“往来”。

《震》为“行走”，为“往来”，故为“出、入”。《随·初九》“出门交有功”，下《震》为“出”。《屯·六三》“惟入于林中”，下《震》为“入”。

《震》为“行走”，为“往”，引出“追逐”之象。《震·六二》“勿逐”，以《震》为“逐”。《屯·六三》“即鹿无虞”，虞翻云：“即，就也。”高亨云：“即鹿犹逐鹿也。《象》曰‘即鹿无虞’，以从禽也可证。”以下《震》为“即”，即“追逐迫近之”。《随·六三》“随，有求得”，高亨云：“随，追逐。”皆以下《震》为“随”。《震》为“追随”，引出“如”象。《说文》：“如，从随也。”再由“从随”引出“若也，同也”之义。《屯·六

三》“不如舍”，下《震》为“如”。《归妹·六五》“不如其弟之袂良”，上《震》为“如”。《震》为“如”，故为“是”。《小过·上六》“是谓灾眚”，上《震》为“是”。

《震》为“来”，为“入”，引出“至”象。《解·九四》“朋至斯孚”，上《震》为“至”。《丰》“王假之”，虞翻云：“假，至也。”上《震》为“假”，即“至”。

《震》为“往来”、“出入”，引出“回复”之象。《解》“其来复”，上《震》为“复”。《复》“反复其道”，以下《震》为“反复”。《复·初九》“不远复”，《复·六二》“休复”，《复·六三》“频复”，皆以下《震》为“复”。《左传·闵元年》：“初，毕万筮仕于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必复其始。”以《屯》下《震》为“复”。

《震》为“回复”，故出“归”象。《归妹》“归妹，征凶”，以上《震》为“归”，下《兑》为“妹”。古代妇女谓嫁曰“归”，故“归妹”即“遣嫁妹妹”。《归妹·六五》“帝乙归妹”，以上《震》为归。《左传·闵元年》：“遇《屯》䷂之《比》䷇……众归之。”以《屯》之下《震》为“归”。

《震》为“归”，为“遣嫁”，引出“婚媾”之象。《屯·六二》“匪寇，婚媾”，高亨云：“婚媾犹婚姻也。”下《震》为“婚媾”。《震·上六》“婚媾有言”，以《震》为“婚媾”。

《震》为“行走”，为“往来”，故出“进退”之象。《大壮·上六》“不能退，不能遂”，以上《震》为“退”。又以上《震》为“遂”，虞翻云：“遂，进也。”

《震》为“退”，引出“缩小”之象。《左传·成十六年》：“其卦遇《复》䷗曰：南国蹇。”《类篇》：“蹇蹇，缩小貌。”以《复》下《震》为“蹇”，即“蹇”。《随·六二》“系小子”，《随·六三》“失小子”，下《震》为“小”。《小过》“可小事”，上《震》为“小”。

《震》为“退”，引出“后”、“迟”之象。因为“退”者是往后面行走的，而在后者，必是行走迟缓的。《震·初九》“后笑言哑哑”，以《震》为“后”。《归妹·九四》“迟归有时”，以上《震》为“迟”。《归妹·九四》“归妹愆期”，虞翻云：“愆，过也。”即“迟延”。以上《震》为“愆”。《震·六三》“震苏苏”，高亨曰：“苏苏，迟缓之貌。”犹“徐徐”也，以《震》为“苏苏”。

《震》为“行走”，又为“进退”，出“徘徊不进”之象。《屯·初九》“磐桓，利居贞”，荀爽曰：“磐桓者，动而退也。”即“徘徊”。以下《震》为“磐桓”。《屯·六二》“屯如遭如”，虞翻云：“屯遭磐桓。”《释文》：“遭，马行不进之貌。”以下《震》为“屯”，为“遭”，皆“徘徊不进”之意。

《震》为“徘徊不进”引出“疑”象。《豫·九四》“大有得，勿疑”。以上《震》为“疑”。

《震》为“迟延不进”，故为“拖曳”。《噬嗑》“履校灭趾”，高亨云：“帛书《周易》作句，均当读为娄，曳也。”下《震》为“履”，即“拖曳”。

《震》为“行走”，引出“《震》为足”之象（《说卦》），因为“行走”是用“足”的。《左传·闵元年》：“初，毕万筮仕于晋，遇《屯》䷂之《比》䷇。……足居之。”以《屯》下《震》为“足”。

《震》为“足”，故为“趾”即“足板”，为“拇”，即“足大指”。《噬嗑》“履校灭趾”，以下《震》为“趾”。《尔雅·释言》：“趾，足也。”《解·九四》“解而拇”，帛书《周易》“尔”作“其”。陆绩云：“拇，足大指也。”上《震》为“拇”。“解而拇”即“解开你的足”，脱鞋赤足之象。

《震》为“足”，故为“在”，为“于”，即“在于”，因于“足”立之处，即是“所在”之地也。《小过·六五》“取彼在穴”，上《震》为“在”。《大壮·九四》“壮于大舆之輹”，《解·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解·六五》“有孚于小人”，皆以上《震》为“于”，即“在于”。《颐·六二》“拂经于丘颐”，下《震》为“于”。《震·六二》“跻于九陵”，《震·上六》“震不于其躬于其邻”，以《震》为“于”。

《震》为“雷”，故为“打击”。因为“雷”是从上而下击人击物的。《颐·六二》“拂经于丘颐”，《颐·六

三》“拂颐”，《说文》：“拂，过击也。”皆以下《震》为“拂”，即“过击”。

《震》为“打击”，引出“抵触”之象。《上六》“羝羊触藩”，以上《震》为“触”。

第二 《震》为口及其引申诸象

《震》为“口”。按《震》䷲以卦画有横无纵例之可视为𠂔之省形，𠂔乃张口之形也。古文字“儿”字作𠂔，其上之𠂔，正像小儿张口之形，可证。所以《震》为“口”，乃“象形”取象也。《颐》“自求口实”，下《震》为“口”。

《震》为“口”，故为“吭”。《集韵》：“吭，咽也。”即“颈部之咽喉”。《颐·六二》“拂经于丘颐”，朱骏声谓“经，吭也”，读“经”为“颈”（《六十四卦经解》），其说与卦象合，以《颐》之下《震》为“经”，即“吭”。

《震》为“口”，故为“袂”，即“袖”（《玉篇》：“袂，袖也。”）。因为衣袖是“开口”的。《归妹·六五》“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虞翻云：“袂，口袂之饰也。”上《震》为“袂”。

一、《震》为“口”，故为“噬”，即“咬、吃”。

《说文》：“噬，啗也。”《玉篇》：“齧，噬也。”《方言》：“噬，食也。”《噬嗑·六二》“噬肤灭鼻”，《噬嗑·六三》“噬腊肉遇毒”，皆以下《震》为“噬”。

《震》为“吃食”，故为“肉”，为“肤”，为“实”。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吃食的对象。《噬嗑·六二》“噬肤灭鼻”，《释文》引马融曰：“柔脆肥美曰肤。”闻一多谓“肤”读为“肤”，即“肥肉”。以下《震》为“肤”。《噬嗑·六三》“噬腊肉遇毒”，亦以下《震》为“肉”。《归妹·上六》“女承筐无实”，上《震》为“实”，即“果实”。《颐》“观颐，自求口实”，李镜池云：“实，食物。”《左传·襄二十五年》：“臣君者，岂惟口实，社稷是善。”是“实”即“食”。以下《震》为“实”，即“食物”。

《震》为“口”，为“食物”，引出“亨”、“享”之象。亨、享古为一字，即“亯”字，本义为“宗庙”之形，引出“祭享”、“宴享”之义。再引出人祭神享、人祷神佑“亨通”之义。“祭享”、“宴享”，皆以食物献祖或献客，故《震》为“口食”而出“亨”、“享”之象。《震》“震，亨”，以《震》为“亨”。《恒》“亨，无咎”，《丰》“丰，亨”，皆以上《震》为“亨”。《益·六二》“王用享于帝”，下《震》为“享”。

二、《震》为“口”，故为“言”。《释名》：“言，宣也，宣彼此之意也。”即“说话”。而“口”，是“人所

以言、食也”（《说文》）。《震》“笑言哑哑”，《震·初九》“后笑言哑哑”，皆以《震》为“言”。《震·上六》“婚媾有言”，亦以《震》为“言”。此辞之“言”，当训“谗言”，即“口舌是非”。

《豫·九四》“朋盍簪”，帛书《周易》“簪作‘谗’”。知今本“簪”当读为“谮”，“谗谮昏伪妄之言”（《诗·大雅·桑柔·孔疏》）。以上《震》为“谮”，即“谗”。旧解有以“簪”如字读者，不知古聚发以笄，秦汉以后始称簪。其解误。

《震》为“言”，故为“谓”。《说文》：“谓，报也。”《广雅》：“谓，说也。”《小过·上六》“是谓灾眚”，上《震》为“谓”。

《震》为“言”，故为“誉”。《说文》“誉，称也”，即“以言称许人”。《丰·六五》“来章，有庆。誉，吉。”上《震》为“誉”。

《震》为“言”，故为“狱”。《说文》：“狱，确也。”《释名》：“狱，确也，确实人之情伪也。”是“狱”即“判案之词”。再引出“狱讼”之意。《噬嗑》“亨，利用狱”，下《震》为“狱”。

《震》为“言”，故为“贞”。《说文》：“贞，卜问也。”“卜问”是用“口”发“言”的。《屯》“元亨，利贞”，《屯·初九》“利居贞”，《屯·六二》“女子贞不字”，《随·初九》“贞吉”，《随·六三》“利居贞”，《益·六二》

“永贞，吉”，《颐》“贞吉”，《颐·六三》“贞凶”，皆以下《震》为“贞”。《豫·六五》“贞疾”，《小过》“亨，利贞”，《恒·六五》“贞妇人吉”，《大壮》“利贞”，《大壮·九四》“贞，吉”，《小过·九四》“勿用永贞”，皆以上《震》为“贞”。

《震》为“言”，故为“告”，为“谕”。《广韵》：“告，报也。告上曰告，发下曰诰。”《说文》：“谕，告也。”《类篇》：“谕，晓也。”《益·六三》“告公用圭”，以下《震》为“告”。《随·初九》“官有谕，贞吉”，《九家易》谓：“谕，变也。”尚秉和释“馆覆”，皆未为确诂。因为如果“官”有了“变故”，“事故”，或馆覆了，怎么会是“贞吉”呢？所以，“谕”当读为“谕”，即“告示”。官府有“告示”晓谕，所以“贞吉”。以下《震》为“谕”，即“谕”。《象》曰“官有谕，从正吉也”，可证此解。

《震》为“言”，为“告谕”，故为“君”。《说文》：“君，尊也，从尹。发号，故从口。”即发“号令”之人为“君”。“告谕”者“号令”也，所以《震》为“告谕”，引出“君”象。《归妹·六五》“其君之袂”，上《震》为“君”。此词之“君”，乃指“王之后，诸侯之夫人亦称君”（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丰·九四》“遇其夷主”，“主，君也”。（《广雅·释诂》）上《震》为“君”，故为“主”。

《震》为“君”，故为“帝”，为“王”。《益·六二》“王用享于帝”，下《震》为“帝”。《归妹·六五》“帝乙归妹”，上《震》为“帝”。《益·六二》“王用享于帝”，以下《震》为“王”。《丰》“王假之”，上《震》为“王”。《左传·成十六年》：“其卦遇《复》䷗，曰……射其元王。”以《复》之下《震》为“王”。

《震》为“君、王”，故为“公、侯”。《解·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小过·六五》“公弋”，皆以上《震》为“公”。《益·六三》“告公用圭”，以下《震》为“公”。《屯·初九》“利建侯”，《屯》“利建侯”，皆以下《震》为“侯”。《豫》“利建侯行师”，以上《震》为“侯”。《左传·闵元年》：“初，毕万筮仕于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公侯之卦也。”以《屯》下《震》为“公，侯”。

《震》为“君”，故为“官”，为“臣”，为“君子”（古之贵族）。《随·初九》“官有渝，贞吉”，下《震》为“官”。《左传·昭三十二年》：“君臣无常位……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以《大壮》之下《乾》为“君”，上《震》为“臣”。《屯·六三》“君子几，不如舍”，下《震》为“君子”。《解·六五》“君子维有解”，上《震》为“君子”。

三、《震》为“口”，故为“门”。因为是“人所出入”（《玉篇》）之处，相当于房子的“口”。（亦可谓

《震》与《艮》同体异象，《艮》为门，说见《艮》卦释象，故《震》亦为“门”)《随·初九》“出门交有功”，下《震》为“门”。《易·系辞下》：“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益》。”《益》之下《震》上《巽》皆为“门”，故曰“重门”。

《震》为“门”，故为“户”。因为“二户为门”。《丰·上六》“闚其户”，上《震》为“户”。

《震》为“门、户”，故为“屋”，为“家”，为“宗”。因为这些房屋都必须设置“门户”。《丰·上六》：“丰其屋，蔀其家”，上《震》为“屋”，为“家”。《左传·僖十五年》：“遇《归妹》䷵之《睽》䷥……而弃其家。”以《归妹》之上《震》为“家”。《左传·僖十五年》：“遇《归妹》䷵之《睽》䷥……败于宗丘。”《说文》：“宗，尊祖庙也。”以《归妹》之上《震》为“宗”，即“祖庙”。《系辞下》：“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以《大壮》下《乾》为“栋”，上《震》为“宇”。《震》为“屋”，故为“宇”。因为“宇，屋边也”(《说文》)，是屋的一部分。

《震》为“屋”，故为“𡩇”。《说文》：“𡩇，大屋也。”《震》“丰，亨”，《说文》引此作“𡩇”，当从。以上《震》为“丰”，即“𡩇”。

《震》为“屋”，为“家”，引出“居处”之象。因

为“屋”、“家”是用来“居处”的。《屯·初九》“利居贞”，《随·六三》“利居贞”，皆以下《震》为“居”。

《震》为“居”，引出“里”象。因为“里，居也”（《诗·郑风·将仲子》“无逾我里”毛传），即“居民点”。《震》“震惊百里”，以《震》为“里”。

《震》为“居”，为“里”，故为“邑”。《尔雅·释宫》：“里，邑也。”《汉书·刑法志》：“在邑曰里。”《无妄·六三》“邑人之灾”，下《震》为“邑”。

《震》为“家”，为“里”，故为“邻”。《周礼·地官·遂人》：“五家为邻，五邻为里。”《震·上六》“震不于其躬于其邻”，以《震》为“邻”。《左传·僖十五年》：“遇《归妹》䷵之《睽》䷥……西邻责言，不可偿也。”以《归妹》上《震》为“邻”。






《震》为“邑”，故为“国”。《说文》：“邑，国也。”古代的“邑”、“国”，都是指围以城墙的居民区。《左传·僖十五年》：“遇《归妹》䷵之《睽》䷥……逃归其国。”以《归妹》之上《震》为“国”。《左传·成十六年》：“其卦遇《复》䷗曰：南国蹇。”《复》之下《震》上《坤》皆为“国。”

《震》为“国”“邑”，二者都是筑有城墙的。故出“墉”即“城墙”之象。《礼·王制注》：“小城曰墉。”《解·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上《震》为“墉”。

《震》为“国”，又为“远”（见前），故为“郊”。

《尔雅·释地》：“邑外谓之郊。”《说文》：“距国百里为郊。”即“远郊”。《小过·六五》“自我西郊”，上《震》为“郊”。

第三 《震》为丘及其引申诸象

《震》为“丘”。于省吾谓：“《说文》谓四方高中央下为丘。《淮南子·地形训》的‘和丘’，高注谓‘四方而高曰丘’。按《震》作，像四方高中央下之形。丘字卜辞作，金文作，以卦画有横无竖验之，则古文字的‘丘’，正与《震》象相符”（《周易尚氏学·序言》）。《颐·六二》“拂经于丘颐”，下《震》为“丘”。“丘”为“四方高中央下”，故有“空也”之义（《汉书·息夫躬传》注）。此辞之“丘颐”即“空颐”。《左传·僖十五年》：“遇《归妹》之《睽》……败于宗丘。”以《归妹》之上《震》为“丘”。

《震》为“丘”，故为“山，陵”。因为“丘，小山”（《周易·颐》《集解》引王肃注）。“小陵曰丘”（《博雅》）。亦可谓《震》与《艮》同体异向，《艮》为山，故《震》亦为山。《震·六二》“跻于九陵”，以《震》为“陵”。


《震》为“丘”，故为“虚”。《说文》：“虚，大丘也”，又“四邑为丘，丘谓之虚”。《左传·僖十五年》：

“遇《归妹》䷵之《睽》䷥……明年其死于高粱之虚。”以《归妹》之上《震》为“虚”。《易·系辞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以《噬嗑》之上《离》为“日”，下《震》为“墟”，即“市”。古人设市场于“丘墟”之处。今广西人犹谓“赶集”曰“趁墟”。“墟”即“虚”之后起字。

一、《震》为“山”，引出“《震》为玉”之象（荀爽《九家易逸象》，见《释文》）。因为“玉在山而草木润”（《荀子·劝学》），一说《震》为乐为音，古代以玉为磬，“金声玉震”，故《震》为玉。

《震》为“玉”，故为“圭”，为“璋”。因为“圭”、“璋”皆“玉”所制。《益·六三》“告公用圭”，下《震》为“圭”。《丰·六五》“来章，有庆誉”，李镜池云：“来章，犹得璋。璋，美玉。”上《震》为“章”，即“璋”。

二、《震》为“山”，故《震》为“鼻”。因为“鼻”状突起，有如“面之山”也。《噬嗑·六二》“噬肤灭鼻”，下《震》为“鼻”。

《震》为“鼻”，故为“自”。“自”字甲文作, “自，鼻也，象形”（《说文》），即“鼻”之初文。古人认为，人受胎成形自鼻始，故“自”为“鼻”，而出“所从来”之义，即“由也”（《玉篇》），“从也”（《集韵》）。《小过·六五》“自我西郊”，上《震》为“自”。

“自”为“鼻”，人常指己鼻以称自己，故出“自我”之义。《颐》“自求口实”，下《震》为“自”，即“自我”，“自己”。

三、《震》为“丘”，故出“空”象。因为“丘，空也”（《汉书·息夫躬传》注）。《丰·上六》“阒其无人”，虞翻云：“阒，空也。”上《震》为“阒”，即“空”。《震》又为“山”，山之“空”是“穴”。《小过·六五》“取彼在穴”，上《震》为“穴”。

四、《震》为“丘”，即“四方高，中央下”之形，引出“盛器”之象。因为盛物之器，都是四方高、中央下的。《归妹·上六》“女承筐”，上《震》为“筐”，筐为一种“盛器”。《丰·九四》“日中见斗”，亦以上《震》为“斗”。斗亦一种“盛器”。《震》“不丧匕鬯”，以《震》为“鬯”。高亨云：“用黑黍与香草酿成之香酒名鬯。盛鬯酒之器，亦名鬯。此用后义。”《系辞下》：“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下《艮》为杵，上《震》为臼，因为“《震》中虚为臼”（尚秉和）。

《震》为“盛器”，出“承受”之象。《增韵》：“承，下对上也。”（亦可谓《震》为“舆”，为“輶”。舆、輶皆承载之器，故出“承”象）《归妹·上六》“女承筐”，上《震》为“承”，即“承受”。

《震》为“承受”，故为“克”。《说文》：“克，肩

也。”徐铉曰：“肩，任也。任者又负荷之名也。能胜此物之谓之克也。”《益·六二》“弗克违”，下《震》为“克”。

《震》为“克”，故为“能”。《尔雅·释言》：“克，能也。”《大壮·上六》“不能退，不能进”，上《震》为“能”。

《震》为“能够”，故出“可以”之象。《小过》“可小事，不可大事”，上《震》为“可”。

《震》为“能”，为“可”，故为“宜”，即“适宜”。《小过》“不宜上，宜下”，上《震》为“宜”。

第四 《震》为鹿及其引申诸象

《震》为“麋鹿”（虞翻说）。按《震》䷲，以卦画有横无纵例之，可视为𠂔，或𠂔，而甲文鹿字或作𧇆、𧇇，所以䷲，即𠂔，𠂔，可视为“鹿”之省形，此以“象形”取象也。亦可谓《震》为疾走（见前），鹿善奔，故《震》为鹿。《屯·六二》“即鹿无虞”，以下《震》为“鹿”。

《震》为“鹿”，故为“牛”，为“羊”。因为牛、羊皆头上长角草食之动物，与“鹿”之长角、草食相同也。《无妄·六三》“或系之牛”，下《震》为“牛”。《大壮·上六》“羝羊触藩”，《大壮·六五》“丧羊于易”，皆

以上《震》为“羊”，为“羝”。《说文》“羝，牡羊也”，即公羊。

《艮》卦释象

本章考释在《周易》卦爻辞中，《艮》䷳卦有哪些象。并验之以《左传》、《国语》的占象，《说卦》的卦象，《易·系辞下》的有关占象和荀爽《九家易逸象》。再解释此象由何而生，即《艮》卦何以有此象。全章以《艮》卦之“本象”为纲，以各本象之“引申”诸象为目，分别叙述，以见其取象滋生、繁衍之统系。

第一《艮》为山及其引申诸象

“《艮》为山”（《说卦》）。按《艮》䷳，其下之“==”，像泥土之块高高地堆叠起来，其上之“一”，像整块之石，矗立在土堆之上。二者相合，会“石山”之象，此以会意取象。《乾坤凿度》引《地形》曰：“山者艮也。地土之余，积阳成体，石亦通气，万灵所止。一

阳止于坤土之上，故《艮》为山。”又《春秋说·题辞》曰：“阴含阳，故石凝为山。”艮二阴含一阳，即“石凝为山之象也”（《周易集解纂疏》）。《左传·昭元年》：“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以《蛊》之上《艮》为“山”。《左传·僖十五年》：“《蛊》之贞，风也。其悔，山也。”亦以《蛊》之上《艮》为“山”。《艮》为山，故“《艮》为虎”（荀爽《九家易逸象》），因“虎”为山兽之君。《颐·六四》“虎视眈眈”，上艮为虎。《艮》为山，故为“黔喙之属”（《说卦》）。马融曰：“黔喙，肉食之兽，谓豺狼之属。”取其为山兽也。

《艮》为山，故为“丘”。《博雅》：“小陵曰丘。”《贲·六五》“贲于丘园”，上《艮》为“丘”。

《艮》为山，故为“陆”。马融云：“山上高平为陆。”《渐·九三》“鸿渐于陆”，下《艮》为“陆”。

《艮》为“山”，为“陆”，故为“岸”。《说文》：“岸，水厓而高者。”《渐·初六》：“鸿渐于干。”高亨云：“干借为岸”（《周易大传今注》）。下艮为“干”，即“岸”。


《艮》为“陆”，故为“黄”，因为“陆”是“高平之地”，而“黄，地之色也”（《说文》）。《遯·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下艮为“黄”。

一、《艮》为“山”，故为“石”，因为山是“有石而高”的（《说文》山字训）。《渐·六二》“鸿渐于磐”，

虞翻曰：“《艮》为山石”，“聚石称磐”。《广韵》：“磐，大石也。”下《艮》为“磐”，即“大石堆”。而《说卦》谓《艮》为“小石”，“小石”亦“石”也。

“石”有“坚固”之性，故郑玄云：“《艮》之坚固。”《艮》为“坚固”，故有“金”象，因为金属之性正是“坚固”的。《白虎通·五行》：“金者，坚强难消。”

《艮》为“金”，故为“斧”。因为“斧钺”都是用金属制成的兵器。《旅·六二》“怀其资斧”，《释文》：“怀其资，本或作怀其资斧。”当从或本，下《艮》为“斧”。此辞之“斧”，指铜币之作斧形者。

《艮》为“金”，为“斧”，故为“岁”。岁字甲文作。郭沫若、唐兰、于省吾诸家皆以为是“钺”类兵器（见《甲骨文字释林》）。劳干则认为是双孔石镰之象形，乃用收割禾麦之器，故作为动词是“刈”，即“收割”。作为时间单位，指禾之收割，即“年岁”了。劳说长。双眼镰刀，金石所制，斧钺其形，故《艮》为石，为金，为“斧”，而出“岁”象。《左传·僖十五年》：“其卦遇《蛊》䷑……岁云秋矣。”以《蛊》之上《艮》为“岁”，下《巽》为“秋”。

《艮》为“金”，故为“矢”，因为不但以金制矢，而且“金”即“矢镞”。《孟子·离娄下》：“抽矢扣轮，去其金。”闻一多谓：“即去其镞也。”

《艮》为“矢”，故为“纵”（《诗·郑风·大叔于田》

“抑纵送忌”注)。“发矢曰纵”，即“放纵”。《小过·九三》“从或戕之”，高亨云：“从通纵。”下《艮》为“从”，即“纵”。

《艮》为“矢”，故为“飞”。“射而飞者，矢也。”（《太玄·唐》“弋彼三飞”注）《小过》“飞鸟遗之音”，下《艮》、上《震》皆为“飞”。《小过·初六》“飞鸟以凶”，以下《艮》为“飞”。《贲·六四》“白马翰如”，李镜池云：“黄颖注：‘举头高仰也。’《诗·大雅·常武》：‘好飞如翰。’翰从羽，义同于飞。”《玉篇》：“翰，飞也。”上《艮》为“翰”，即“飞”。

《艮》为飞，故为“鸟”，因为“鸟”是“飞禽”之总名。《小过》“飞鸟遗之音”，《小过·初六》“飞鸟以凶”，皆以下《艮》为“鸟”。《左传·昭五年》：“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谦》䷎……日之《谦》当鸟。故曰：明夷于飞。”尚秉和云：“日之《谦》，即《离》变《艮》，《艮》为鸟。故曰当鸟。”杜注不知《艮》鸟象，以《离》为鸟。即《离》当《离》矣，于变《艮》何涉乎？其误可知也（《左传国语易象释》）。以《谦》之下《艮》为“鸟”。

《艮》为“鸟”，故为“鸿”，因为鸿即大雁，是鸟之一种。《渐·初六》“鸿渐于干”，《六二》“鸿渐于磐”，《九三》“鸿渐于陆”，皆以下《艮》为“鸿”。

《艮》为“斧”，故为“侵伐”，为“戕杀”，因为斧

是斫伐之器。古人秉斧钺以专征。《小过·九三》“从或戕之”，虞翻云：“戕，杀也。”下《艮》为“戕”。

《艮》为“侵伐”，故为“寇”。《左传·文七年》：“兵作于内为乱，于外为寇。”《蒙·上九》“不利为寇，利御寇”，《贲·六四》“匪寇婚媾”，皆以上《艮》为“寇”。《渐·九三》“利御寇”，下《艮》为“寇”。

《艮》为“斧”，为“岁”（镰），故为“利”。《说文》“利，铍也”，即“锋锐”，而斧、镰之锋刃，都是“锐利”的。《蒙·上九》“不利为寇，利御寇”，《蛊》“利涉大川”，《剥·六五》“无不利”，《颐·上九》“利涉大川”，《损·上九》“利有攸往”，皆以上《艮》为“利”。《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渐·九三》“利用御寇”，《渐》“利贞”，《小过》“利贞”，皆以下《艮》为“利”。《艮·初六》“利永贞”，以《艮》为“利”。

《艮》为“利”，故为“吉”。《广韵》：“利，吉也。”《蒙·六五》“童蒙，吉”，《贲·六五》“吝，终吉”，《大畜·六四》“元吉”，《大畜·六五》“猪豕之牙，吉”，《颐·六四》“颠颐，吉”，《颐·六五》“居贞，吉”，《颐·上九》“由颐，厉，吉”，《损》“元吉”，《损·六五》“元吉”，《损·上九》“贞吉”，皆以上《艮》为“吉”。《谦·初六》“用涉大川，吉”，《谦·六二》“贞吉”，《谦·九三》“君子有终，吉”，《咸·六二》“居吉”，《蹇》“贞

吉”，《渐》“女归，吉”，《渐·九二》“饮食衎衎，吉”，《旅·六二》“得童仆，贞吉”（《周易尚氏学》云：贞下宜依《举正》增作吉字。贞吉与下贞厉为对文），皆以下《艮》为“吉”。《艮·上九》“敦艮，吉”，以《艮》为“吉”。《蒙》：“初筮告”，“渎则不告”。帛书本《周易》“告”皆作“吉”，当从。以上《艮》为吉。

《艮》为“吉”，故为“休”。《大畜·上九》“何天之衢”，李镜池谓：“衢，休也，祥也，瞿声。目读若拘（《说文》），休读若煦（见《周礼·考工记·弓人》“休于气”郑注）。拘、煦均从句声。鸛鹄也作鸛鹄，可作助证。故衢、休声近义通。”以上《艮》为“衢”，即“休”，即“吉祥”，“保佑”。

《艮》为“利”，为“吉”，故为“喜”，为“快”。《损·六四》“使遄有喜”，上《艮》为“喜”。《渐·六二》“饮食衎衎”，《说文》“衎”训“喜”，《尔雅·释诂》训“乐”。高亨云：“衎衎，喜乐之貌。”（《周易大传今注》）下艮为“衎衎”。《艮·六二》“我心不快”，《说文》：“快，喜也。”以《艮》为“快”。

《艮》为“喜”，故为“宠”，即“宠爱”。《剥·六五》“以宫人宠”，上《艮》为“宠”。高亨云：“宠，爱也。”（《周易大传今注》）

《艮》为“山”，为“坚固”，故出“其于木也，为坚多节”之象（《说卦》）。高亨云：“《艮》为山，山体

坚刚，山势一起一伏。以山比木，则是坚而多节。”（《周易大传今注》）

《艮》为“木”，故为“桼”，为“牙”（栒），为“杵”，因为它们都是木制的器械。《大畜·六四》“童牛之桼”，虞翻谓：桼是“绳缚小木，横著牛角”。上《艮》为“桼”。《大畜·六五》“豮豕之牙”，卢浙云：“《坤雅》：‘以弋系豕谓之牙。’牙者，系之者也。”李镜池谓：“牙，同互，加木为栒，即木框木架之类。”上《艮》为“牙”，即“栒”。《易·系辞下》：“断木为杵，阙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以《小过》之下《艮》为“杵”，上《震》为“臼”。

二、《艮》为山，故为“高”，为“上”，因为山高，在平地之上。《蛊·上九》“高尚其事”，上《艮》为“高”。《小过》“不宜上，宜下”，下《艮》为“上”，上《震》为“下”。《蛊·上九》“高尚其事”，《尚书序》：“尚者上也。”上《艮》为“尚”，即“上”，出“尊崇”之意。

《艮》为“高山”，故出“敦”象。“敦，厚也”（《易·临》疏），高山当然是“厚”的。《艮·上九》“敦艮，吉”，以《艮》为“敦”。

《艮》为“高”，故为“远”，因为向上的“高”，也就是向前的“远”。《颐·六四》“其欲逐逐”，《释文》：“逐逐，苟作悠悠。”“悠，远也。”（《诗·周颂·访落》

“於乎悠哉”毛传)上《艮》为“悠悠”，即“远貌”。

《艮》为“远”，故为“永”。《尔雅·释诂》：“永，远也。”《艮·初六》“利永贞”，以《艮》为“永”。

《艮》为“永”，故为“川”，即“河流”，因为“永，水长也。”（《说文》）所以由“永”象引申出“川”象。《颐·六五》“不可涉大川”，《颐·上九》“利涉大川”，皆以上《艮》为“川”。《谦·初六》“用涉大川”，下《艮》为“川”。《艮》为“川”，故为“鱼”。《说文》：“鱼，水虫也。”《剥·六五》“贯鱼”，上《艮》为鱼。

《艮》为“川”，又为“经行”（说见后），故为“涉”。《说文》：“涉，徒行厉水也。”《谦·初六》“用涉大川”，下《艮》为“涉”。《颐·六五》“不可涉大川”，《颐·上九》“利涉大川”，皆以上《艮》为“涉”。《蛊》“利涉大川”，上《艮》为“涉”，下《巽》为“大川”。《大畜》“利涉大川”，上《艮》为涉，下《乾》为大川。

《艮》为“高”，为“上”，故“《艮》为天”（尚秉和《周易尚氏学》）。《说文》：“天，颠也，至高在上。”《大畜·上九》“何天之衢”，上《艮》为“天”。

《艮》为“天”，故为“日”，因为“日”是“悬象”于天的。《蛊》“先甲三日，后甲三日”，上《艮》为“日”。

《艮》为“日”，故为“火”，为“焚”，为“熏”，

因为“在地为火，在天为日”（《后汉书·荀爽传》）。《旅·九三》“旅焚其次”，以下《艮》为“火”，为“焚”。尚秉和云：“《艮》为火，故焚其次。虞翻以《离》火焚其次。夫《离》火在外，上又不相应，焉能下焚。”《艮·九三》：“厉薰心。”马融谓：“薰灼其心。”是读薰为熏，即“灼也”（《诗·大雅·云汉》“忧心如熏”毛传）。以《艮》为“薰”，即“薰灼”。

《艮》为“日”，为“火”，故为“明”，为“白”。《贲·六四》“白马翰如”，《贲·上九》“白贲，无咎”，皆以上《艮》为“白”。《贲·六四》“贲如皤如”《疏》：“皤是素白之色。”亦以上《艮》为“皤”。

《艮》为“明”，故为“视”。《书·洪范》：“视曰明。”《颐·六四》“虎视眈眈”，上《艮》为“视”，又为“眈眈”。“眈眈，虎下视貌”（《释文》）。

《艮》为“视”，故为“见”，为“观”。《说文》“见，视也”，又“观，谛视也”。《艮》“不见其人”，以《艮》为“见”。《蛊·六四》“往见吝”，上《艮》为“见”。《蹇》“利见大人”，下《艮》为“见”。《颐》“观颐”，上《艮》为“观”。

《艮》为“视”，故为“睽”。《说文》：“睽，大视也。”《艮》“不获其身”，以《艮》为“获”，读作“睽”，即“大视”。

《艮》为“视”，故为“艮”。甲文“见”字作𠄎

(表示向前看)，“艮”字作𠂔，(表示向后看)。所以高亨云：“艮，顾也，注视也。”(《周易大传今注·艮》)《艮》“艮其背”，《艮·初六》“艮其趾”，《艮·六二》“艮其腓”，《艮·九三》“艮其限”，《艮·六四》“艮其身”，《艮·六五》“艮其辅”，《艮·上九》“敦艮”，皆以《艮》为“艮”，即“顾视”。

《艮》为“天”，为“日”，故为“君”、“王”。因为古之君王，自居“天子”，而“日，君象也”。(《博雅》)。《小过·六二》“不及其君”，下《艮》为“君”。《左传·僖十五年》：“其卦遇《蛊》䷑……夫狐蛊必其君也。”以《蛊》之上《艮》为“君”。《蹇·六二》“王臣蹇蹇”，下《艮》为“王”。《蛊·上九》“不事王侯”，上《艮》为“王”，为“侯”。侯亦一国之君也。

《艮》为“王侯”，为“君”，故为“君子”，为“大人”。古代“君子”、“大人”是贵族的通称，都是统治者。《谦》“君子有终”，《谦·初六》“谦谦君子”，《谦·九三》“君子有终”，皆以下《艮》为“君子”。《剥·上九》“君子得舆”，上《艮》为“君子”。《蹇》“利见大人”，下《艮》为“大人”。

《艮》为“君”，又为“家”(说见后)，故为“父”，因为“父”是“家之君”。《蛊·六五》“干父之蛊”，《蛊·六四》“裕父之蛊”，皆以上《艮》为“父”。

三、《艮》为“山”，又为“高”，故为“大”。《颐·

六五“不可涉大川”，《颐·上九》“利涉大川”，皆以上《艮》为“大”。《谦·初六》“用涉大川”，下《艮》为“大”。

《艮》为“大”，故《艮》为“硕”（虞翻）。《尔雅·释诂》：“硕，大也。”《剥·上九》“硕果不食”，上《艮》为“硕”。

《艮》为“大”，故为“元”。“元，大也。”（《诗·小雅·六月》“元戎十乘”毛传）《蛊》“元亨”，《大畜·六四》“元吉”，皆以上《艮》为“元”。《损》“有孚，元吉”，《损·六五》“元吉”，亦皆以上《艮》为“元”。

四、《艮》为“山”，故为“积”，为“多”，因为“积土成山”（《荀子·劝学》）。故《艮》为积，又“《艮》为多”（虞翻）。

《贲·六五》“束帛戔戔”，虞翻曰：“束帛戔戔，委积之貌。”上《艮》为“戔戔”，即“委积之貌”。

《艮》为“多”，故为“裕”（宽裕），为“馀”（多馀）。《蛊·六四》“裕父之蛊”，上《艮》为“裕”。《左传·僖十五年》：“其卦遇《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馀。”以《蛊》之上《艮》为“馀”。

《艮》为“多”，故为“再”，为“三”，为“十”，为“千”。《蒙》“再三渎”，上《艮》为“再”为“三”。《蛊》“先甲三日，后甲三日”，以上《艮》为“三”。《损·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上《艮》为“十”。同

上引《左传·僖十五年》“千乘三去，三去之馀。”以《蛊》之上《艮》为“三”，为“千”。

《艮》为“多”，故为“畜”。李镜池谓：“《说文》畜字下重文作蓄。引《鲁郊礼》：从田从兹。兹，益也。又解兹为‘草木多益也’。因知畜是蓄的简体，意为田里谷物滋生。”再引出“畜积”、“畜养”等义。《大畜》“大畜，利贞”，下《乾》为大，上《艮》为“畜”。《遯·九三》“畜臣妾，吉”，下《艮》为“畜”。《艮》为“多”，故为“益”，《损·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损·上九》“弗损，益之”，皆以上《艮》为“益”。

五、《艮》为“山”，故“《艮》为止”（《说卦》）。因为“山”是停止不动的，所以《杂卦》也说：“《艮》，止也。”

《艮》为“止”，故为“此”。《说文》“此，止也”，引申为“指代之词”。《旅·初六》“斯其所”，《尔雅·释诂》：“斯，此也。”下《艮》为“斯”，即“此”。

《艮》为“止”，故出“困”、“吝”之象，因为“困厄”、“吝（借为遯）”都是行动困难，停止不前。《蒙·六四》“困蒙，吝”，上《艮》为“困”，为“吝”。《蛊·六四》“往见吝”，《贲·六五》“吝，终吉”，皆以上《艮》为“吝”。《咸·九三》“往吝”，下《艮》为“吝”。

《艮》为“困”，为“吝”，故出“蹇”之象，即跛行和慢步。《蹇·六二》“王臣蹇蹇”，《蹇·九三》“往蹇，

来反”，皆以下《艮》为“蹇”。《说文》训蹇为跛，《象传》训蹇为难，指“行动困难”。

《艮》为“止”，故为“于”，即“在于”。《贲·六五》“贲于丘园”，上《艮》为“于”。《渐·初六》“鸿渐于干”，《渐·六二》“鸿渐于磐”，《渐·九三》“鸿渐于陆”，皆以下《艮》为“于”。

《艮》为“止”，故为“终”，因为“终结”，即“停止”。《贲·六五》：“吝，终吉。”虞翻云：“艮，终。”上《艮》为“终”。

《艮》为“终”，故为“尾”，因为尾是身体终结部分（亦可谓《艮》为木坚多节，而尾骨亦多节而坚，故《艮》为尾），所以虞翻云：“艮为尾。”《遯·初六》“遯尾，厉”，以下《艮》为尾。

六、《艮》为山，故“为手”，“为指”（《说卦》），因为“山有峰，手之掌与指似山峰，故《艮》为手”（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孔颖达《正义》谓《艮》为“止”，手亦止持于物使不动，故《艮》为手，亦通，但高说更长。

《艮》为“手”，故为“执”。《咸·九三》“执其随”，下《艮》为“执”。《遯·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亦以下《艮》为“执”，所以《说卦》又谓：“《艮》为拘。”虞翻曰：“拘旧作狗。上巳为狗，字之误。”《广韵》：“拘，执也。”

《艮》为“执”，故为“拯”。“拯，举也”（《周易正义·孔疏》），即“执而举之”。《艮·六二》“不拯其随”，以《艮》为“拯”。

《艮》为“拘”、“执”，故为“系”，即“束缚”。《遯·九三》“系遯”，下《艮》为“系”。《贲·六五》“束帛戔戔”，上《艮》为“束”。“束”亦“系”也。

《艮》为“系”，故为“兼与”，即“带来”。因为“系连”，所以能够“带来”。《小过·初六》“飞鸟以凶”，李镜池云：“以，与，带来。”下《艮》为“以”，即“与”，亦即“带来”。

《艮》为“系连”，故为“遇”，即“相遇”。《小过·六二》“遇其妣”，又“遇其臣”，皆以下《艮》为“遇”。

《艮》为“执”，为“拘”，故为“及”。《说文》：“及，逮也，从人，从又。”徐铉曰：“及，捕人也，会意。”《小过·六二》“不及其君”，下《艮》为“及”。

《艮》为“持”，为“拘”，故为“怀”。《说文》：“褱，褱也。”褱即抱之初文，“褱”即“怀”之初文。《旅·六二》“怀其资斧”，下《艮》为“怀”，即“怀藏”。

《艮》为“手”，故为“求”，为“取”（虞翻）。《蒙》“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颐》“自求口实”，上《艮》为“求”。《咸》“取女，吉”，下《艮》为取，上

《兑》为女。《旅·初六》“斯其所取灾”，下《艮》为“取”。《左传·僖十五年》：“其卦遇《蛊》䷑，曰……我落其实而取其材。”以《蛊》之上《艮》为“取”，下“巽”为“材”。

《艮》为“求”，故为“欲”，即“欲求”。《颐·六四》“其欲逐逐”，上《艮》为“欲”。

《艮》为“取”，故为“有”。《玉篇》：“有，取也。”《谦》、《谦·九三》“君子有终”，《渐·初六》“有言，无咎”，《遯·初六》“勿用有攸往”，《遯·九三》“有疾”，皆以下《艮》为“有”。《贲》“小利有攸往”，《损》“有孚”，《损·六四》“使遄有喜”，《损·上九》“利有攸往”，皆以上《艮》为“有”。《艮·六五》“言有序”，以《艮》为“有”。

《艮》为“有”，故为“得”。《玉篇》：“有，得也。”《旅·六二》“得僮仆”，下《艮》为“得”。《剥·上九》“君子得舆”，《损·上九》“得臣无家”，皆以上《艮》为“得”。《蛊·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德凶”，高亨谓：“汉帛书《周易》，有‘德兑’二字，当据补。德读为得。兑读为凶。”上《艮》为“德”，即“得”。

《艮》为“得”，故为“孚”（俘），为“获”。《损》“有孚，元吉”，“孚”读为“俘”，上《艮》为“孚”。《左传·僖十五年》：“其卦遇《蛊》䷑，曰……获其雄狐。”以《蛊》之上《艮》为“获”。

《艮》为“手”，故为“掇”，为“击”，为“拂”，为“抽”，因为这些都是“手”的动作。《咸·初六》“咸其拇”，《咸·六二》“咸其腓”，《咸·九三》“咸其股”，诸辞之“咸”皆当读为“掇”，为“撼”之初文。《说文》：“掇，摇也。”《韵会》：“撼，动也，通作感。与《诗》‘无感我帨’之感同。”皆以下《艮》为“咸”，即“掇”。《蒙·上九》“击蒙”，虞翻云：“《艮》为手，故击。”上《艮》为“击”。《颐·六五》“拂经，居贞吉”，上《艮》为“拂”。《说文》：“拂，过击也。”徐锴曰：“击而过之也。”

《艮》为“手”，为动作，故为“劳”，因为“用力者劳”。《谦·九三》“劳谦”，下《艮》为“劳”。

《艮》为“指”，故为“指挥”，为“使”，即“指使”。《礼记·曲礼上》“六十曰耆，指使”注：“指事使人也。”《损·六四》“使遄有喜”，上《艮》为“使”。

《艮》为“使”，故为“用”，即“使用”，“施行”。《广韵》：“用，使也。”《谦·初六》“用涉大川”，《遯·初六》“勿用有攸往”，《遯·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皆以下《艮》为“用”。《蛊·六五》“用誉”，《损》“曷之用二簋”，皆以上《艮》为“用”。

《艮》为“使”，故为“事”。《六书统》：“使，从人，从事（按：吏，事古一字），令人治事也。”《蛊·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以上《艮》为“事”。

《蹇》“匪躬之故”，《广韵》：“故，事也。”下《艮》为“故”，即“事”。《艮·六五》“干父之蛊”，此辞之“蛊”，读为“故”，故《序卦》谓：“蛊者，事也。”皆以上《艮》为“蛊”，即“事”。

《艮》为“事”，故为“干”。《玉篇》：“干，能事也。”《艮·六五》“干父之蛊”，以上《艮》为“干”。

《艮》为“干事”，故为“为”，即“作为”。《蒙·上九》“不利为寇”，上《艮》为“为”。

《艮》为“为”，故为“如”，即“成为那个样子”。《贲·六四》“贲如皤如，白马翰如”，皆以上《艮》为“如”。高亨云：“‘如’亦犹‘然’也。”

“艮”为“指”，故为“其”，因为“其”是“指物之辞”（《韵会》）。《蛊·上九》“高尚其事”，《颐·六四》“其欲逐逐”，《损·六四》“损其疾”，皆以上《艮》为“其”。《咸·初六》“咸其拇”，《咸·六二》“咸其腓”，《咸·九三》“咸其股”，《旅·初六》“斯其所”，《旅·六二》“怀其资斧”，《旅·九三》“旅焚其次，丧其僮仆”，《小过·六二》“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皆以下《艮》为“其”。《艮》“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艮·初六》“艮其趾”，《艮·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随”，《艮·九三》“艮其限，裂其夤”，《艮·六四》“艮其身”，《艮·六五》“艮其辅”，皆以《艮》为“其”。

七、《艮》为“山”，故为“趾”，即“足掌”，俗曰“足板”，因为山有峰，有似足掌之有趾，故《艮》为“趾”。《艮·初六》“艮其趾”，以《艮》为“趾”。

“趾”为“足掌”，也用以表示整个的“足”。《尔雅·释言》：“趾，足也。”今曰“下肢”。《艮》为“趾”，故为“蹠”，为“腓”，为“股”，因为这些都是“足”即“下肢”的构成部分。《咸·初九》“咸其拇”，《释文》：“拇，子夏作蹠。”故马融、郑玄皆云：“拇，足大指也。”下《艮》为“蹠”。《咸·六二》“咸其腓”，《说文》：“腓，胫腠也。”今曰小腿肚子。下《艮》为“腓”。《艮·六二》“艮其腓”，以《艮》为“腓”。《咸·九三》“咸其股”，下《艮》为“股”，即“大腿”。

《艮》为“趾”，为“足”，故为“行”，因为人是以足行走的。《艮》“行其庭”，以《艮》为“行”。《左传·昭五年》：“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谦》䷎……曰：是将行。”以《谦》之下《艮》为“行”。

《艮》为“行”，故为“征”，为“旅”。《渐·九三》“夫征不复”，下《艮》为“征”。《尔雅·释言》：“征，行也。”《旅》“旅贞吉”，上《离》为车，下《艮》为“行”，故为“行旅”之象。“旅，行也”（《仪礼·燕礼》“请旅侍臣”注）。《旅·初六》“旅琐琐”，《旅·六二》“旅即次”，《旅·九三》“旅焚其次”，皆以下《艮》为“旅”。

《艮》为“行”，故为“进”。《渐》“渐，女归吉”，《彖》曰：“渐之，进也。”李镜池谓：“渐借为赳，进也。”下《艮》为“渐”，即“渐进”。《渐·初六》“鸿渐于干”，《渐·六二》“鸿渐于磐”，《渐·九三》“鸿渐于陆”，亦皆以下《艮》为“渐”。

《艮》为“进”，故为“迪”。《尔雅·释诂下》：“迪，进也。”《颐·上九》“由颐”，此“由”读“迪”，训“进”。以上《艮》为“由”，即“迪”。

《艮》为“行”，故为“往”，为“来”。《咸·九三》“往吝”，《遯·初六》“勿用有攸往”，皆以下《艮》为“往”。《蛊·六四》“往见吝”，《賁》“小利有攸往”，《剥》“不利有攸往”，《损·上九》“利有攸往”，上《艮》为“往”。《蹇》“往蹇，来誉”，《蹇·九三》“往蹇，来反”，皆以下《艮》为“往”，为“来”。

《艮》为“往”，故为“之”。《玉篇》：“之，往也。”郝敬《读书通》：“凡言‘之’者，物有所指，事有所属，地有所往，连属之辞。”《蛊·六五》“干父之蛊”，“裕父之蛊”，《大畜·六四》“童牛之牯”，《大畜·六五》“豮豕之牙”，《大畜·上九》“何天之衢”，《损·上九》“弗损益之”，皆以上《艮》为“之”。《遯·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蹇》“匪躬之故”，《小过·九三》“弗过，防之，从或戕之”，皆以下《艮》为“之”。《剥·六四》“剥床以肤”，高亨云：“以犹之也。”以上

《艮》为“以”，即“之”。

《艮》为“来”，故为“即”。《尔雅·释诂》：“即，尼也。”注：“尼，近也。”即“靠近”，“迫近”，“来临”。《旅·六二》“旅即次”，下《艮》为“即”。

《艮》为“行”，为“往来”，故为“复”，即“回复”。《渐·九三》“夫征不复”，下《艮》为“复”。

《艮》为“复”，故为“归”，即回家。古代妇女出嫁亦曰“归”。《渐》“女归，吉”，上《巽》为女，下《艮》为“归”。虞翻云：“归，嫁也。”

《艮》为“嫁”，故为“婚媾”，即“婚姻”、“亲戚”。《贲·六四》“匪寇，婚媾”，上《艮》为“婚媾”。

《艮》为“行”，故为“疾速”。《损·六四》“使遄有喜”，上《艮》为“遄”，即“疾速”。《玉篇》：“遄，疾也，速也。”

《艮》为“行”，为“疾速”，故为“先”。《说文》：“先，前进也。”即“在前面行走”。《蛊》“先甲三日，后甲三日”，上《艮》为先，下《巽》为“后”。

《艮》为“先”，故为“将”，即“将来”。《左传·昭五年》：“庄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谦》䷎……曰：是将行。”以《谦》之下《艮》为“将”。

《艮》为“先”，故为“过”，即“超越”。《玉篇》：“过，越也。”《正韵》：“过，超也。”《小过·六二》“过其祖”，《小过·九三》“弗过防之”，皆以下《艮》为

“过”。

《艮》为“超越”，故为“脱”，为“裂”。《遯·六二》“莫之胜，说”，下《艮》为“说”，读为“脱”。《艮·九三》“裂其夤”，《说文》：“列，分解也。”列为裂本字，以《艮》为“列”。《旅·九三》“丧其童仆”，下《艮》为“丧”。《艮》为“离”，为“裂”，故为“丧”。

《艮》为“行”，故为“径路”。因为行走是在“径路”上进行的，所以《说卦》谓《艮》为“径路”。

《艮》为“行”，又为“路”，故《艮》为“马”，为“舆”，为“乘”。因为马及车舆，皆是行走于道路的交通工具。《贲·六四》“白马翰如”，上《艮》为“马”。《剥·上九》“君子得舆”，上《艮》为“舆”。《左传·僖十五年》“其卦遇《蛊》䷑，曰：‘千乘三去’”，以《蛊》之上《艮》为“乘”，即“车”。

《艮》为“车舆”故为“輶”。《贲雅·释诂》：“輶谓之輶”。“輶，车蔽”（《集韵》）。《蹇·九三》“往蹇，来反”，读“反”为“輶”。以下艮为“輶”。

《艮》为“马”，为“舆”，故为“荷”，即“承载”。《大畜·上九》“何天之衢”，上《艮》为“何”，即“荷”。

《艮》为“荷载”，故为“背”，因为“荷载”是以“背”来承担的。《艮》“艮其背”，以《艮》为“背”。

《艮》为“背”，故为“膂”。《集韵》：“膂，夹脊肉

也”，即“背肉”。《艮·九三》“裂其夤”，“夤”借为“腓”，故马融、虞翻皆以“夤”为“夹脊肉”。以《艮》为“腓”。

《艮》为“背”，为“荷载”，故为“克”。《说文》：“克，肩也。”徐铉曰：“肩，任也，任者，又负荷之名。能胜此物谓之克也。”《损·六五》“弗克违”，上《艮》为“克”。

《艮》为“克”，故为“胜”。《玉篇》：“克，胜也。”《遯·六二》“莫之胜，说”，下《艮》为“胜”。

《艮》为“克”，为“胜”，故为“可”，为肯定之词。《小过》“可小事，不可大事”，下《艮》为“可”。《颐·六五》“不可涉大川”，上《艮》为“可”。

《艮》为“背”，故为“北”。《韵会》：“身北曰背。”《玉篇》：“堂北曰背。”古人坐北向南，故背面即北面。《艮》又为“日”，故又为“东”，因为日出东方，所以《九歌》之“东皇”、“东君”即“日神”。

《艮》为“北”，又为“东”。故《说卦》谓“《艮》，东北之卦也”。《蹇》“利西南，不利东北”，上《坎》为“西南”，下《艮》为“东北”。

《艮》为“背”，故为“违”。《集韵》：“背，违也。”《损·六五》“弗克违”，上《艮》为“违”。

《艮》为“违”，故为“颠”，即“颠倒”。因为“颠倒”即“违反”也。《颐·六四》“颠颐，吉”，上《艮》

为“颠”。

《艮》为“违”，为“背”，为“颠倒”，故为“否定之词”，即“不”、“勿”、“弗”、“匪”、“莫”、“无”、“亡”诸象。

《蒙·上九》“不利为寇”，《蛊·上九》“不事王侯”，《剥》“不利有攸往”，《剥·六五》“无不利”，《剥·上九》“硕果不食”，《大畜》“不家食，吉”，《颐·六五》“不可涉大川”，皆以上《艮》为“不”。《蹇》“不利东北”，《渐·九三》“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小过·六二》“不及其君”，皆以下《艮》为“不”。《艮》“不获其身”，“不见其人”。《艮·六二》“不拯其随，其心不快”，以《艮》为“不”。

《遯·初六》“勿用有攸往”，下《艮》为“勿”。

《损·六五》“弗克违”，《损·上九》“弗损益之”，皆以上《艮》为“弗”。《小过·九三》“弗过防之”，下《艮》为“弗”。

《贲·六四》“匪寇婚媾”，上《艮》为“匪”，读为“非”。《蹇·六二》“匪躬之故”，下《艮》为“匪”，即“非”。

《遯·六二》“莫之胜说”，下《艮》为“莫”。《韵会》：“莫，勿也，不可也。”

《贲·上九》、《颐·六四》、《损·上九》“无咎”，“得臣无家”，《剥·六五》“无不利”，皆以上《艮》为

“无”。《渐·初六》“无咎”，下《艮》为“无”。《艮》、《艮·初六》、《艮·六四》“无咎”，皆以《艮》为“无”。

《艮·六五》“悔亡”，以《艮》为“亡”。

八、《艮》为山，故“《艮》为鼻”（荀爽《九家易逸象》）。尚秉和云：“鼻者，面之山。”

《艮》为“鼻”，故为“自”，因为“自”是“鼻”之本字（《说文》）。古人说话，自称时常指鼻而言，故“自”又为“己也”（《集韵》），即“自己”、“自我”。《颐》“自求口实”，上《艮》为“自”。《蒙》“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上《艮》为“我”。

第二《艮》为外刚内柔及其引申诸象

《艮》为“外刚内柔”之象。按《艮》䷳之“二”在下面，表示下面亦即内面“松散”的；而“一”在“二”之上，表示上面，亦即外面部分是“坚刚”的，故《艮》有“上刚下柔”，或“外刚内柔”之象。此“指事”取象。

一、《艮》为“外刚内柔”，故《艮》为“果蓏”（《说卦》）。宋衷曰：“木实谓之果，草实谓之蓏。”因为“果实”都是外皮坚而内肉柔的，即“外刚内柔”。《剥·上九》“硕果不食”，上《艮》为“果”。

《艮》为“果”，故为“实”。《颐》“自求口实”，上

《艮》为“实”。果实，可以吃食，故“口实”指食物。《左传·僖十五年》：“其卦遇《蛊》䷑，曰……我落其实，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实落材亡，不败何待。”以《蛊》之上《艮》为“实”，下《巽》为“材”。

《艮》为“果蓏”，故为“芦”。《说文》：“芦，莽根也。”又“莽，草可食也。”是“芦”为莽之“实”（草根）。《剥·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车，小人剥庐”，汉帛书《周易》“剥庐”作“剥芦”，当据从。上《艮》为“芦”。“小人”无粮，只好剥食莽根。

《艮》为“果实”，故为“簋”。因为“簋”是“盛饭之圆器”（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是盛“黍、稷、稻、粱”的，也就是盛粮食果实的器皿。《损》“曷之用二簋”，上《艮》为“簋”。

《艮》为“果”，故为“园”。《说文》：“园，所以树果也。”《贲·六五》“贲于丘园”，上《艮》为“园”。虞翻曰：“木果曰园。”

二、《艮》为“外刚内柔”，故为“龟”，为“贝”。因为“龟”、“贝”都是坚壳在外，柔体在内的介类动物。

《损·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上《艮》为“龟”。侯果曰：“《艮》为山龟。”尚秉和曰：“《艮》刚在外，为龟。”（《周易尚氏学》）

《艮》为“贝”，故为“朋”，因为“五贝为朋”

(《诗·小雅·菁菁者莪》“锡我百朋”毛传)，“朋”是“串贝”。《损·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上《艮》为“朋”，即“串贝”。

《艮》为“贝”，故为“贲”。《说文》：“贲，饰也。从贝弁声。”古人串贝为纓络为饰，故从贝之贲出“文饰”之义。《贲·六四》“贲如皤如”，《六五》“贲于丘园”，《上九》“白贲”，皆以上《艮》为“贲”。

《艮》为“朋贝”，故为“贯”。《说文》：“贯，钱贝之贯。”“朋”为“串贝”，故为“钱贝之贯”。《剥·六五》“贯鱼”，以上《艮》为“贯”。

《艮》为“朋”，为“贯”，故为“资”，因为古代以贝为货币，故“朋”、“贯”就是“货财”。《旅·六二》“怀其资”，《说文》：“资，货也。”下《艮》为“资”。

三、《艮》为“外坚内柔”，故“《艮》为皮革”（虞翻）。因为皮革是长在肉上，“外坚”以护肉的。《遯·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下《艮》为“革”。

《艮》为“革”，故为“甲”。古代以“革”为“甲”，所以“革，甲也”（《后汉书·西羌传》注）。《蛊》“先甲三日，后甲三日”，上《艮》为“甲”。此辞之“甲”，用为干支之名。

《艮》为“革”，故“《艮》为肤”（虞翻）。《剥·六四》“剥床以肤”，崔颢曰：“床之肤，谓荐席，若兽之有皮毛也。”上《艮》为“肤”，引出“荐席”之义。

《艮》为“肤”，故为“肉”，因为“皮肤”是附于“肉”的。《咸·九三》“执其随”，随，借为隋，《说文》训“裂肉”，即“下垂之肉”。下《艮》为“随”即“隋”。《艮·六二》“不拯其随”，以《艮》为“随”，即“隋”。

《艮》为“革”，故为“帛”，因为“革”是“皮张”，“帛”是“布疋”，二者形状相似，功能相近。《贲·六五》“束帛戔戔”，上《艮》为“帛”。

《艮》为“革”，故为“牛”，因为“牛”是“皮革”的主要供应者。所以尚秉和谓“《艮》为牛”（《周易尚氏学》）。《遯·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下《艮》为“牛”。《大畜·六四》“童牛之牯”，上《艮》为“牛”。

第三《艮》为门阙及其引申诸象

《艮》为“门阙”（《说卦》）。虞翻曰：“《乾》为门，艮阳在外，故为门阙，两小山，阙之象也。”此以“指事”取象为说。高亨云：“《艮》为山，门阙高崇，似两山对峙，故《艮》为门阙。”（《周易大传今注》）此以引申取象为说。尚秉和则谓：“《艮》为门阙，皆象形。”此以“象形”为说，尚说长。因为甲文“门”字有作𠂔者，以卦画有横无竖验之，䷳，正为𠂔之省形。故《艮》䷳为“门”，是以象形取象。《艮》为“门”，故为“阙”，因为“阙”是“门”之饰。《说文》：“阙，门观

也。”《广韵》：“阙在门两旁，中央阙然为道也。”《白虎通》：“门必有阙者，所以饰门利尊卑也。”（《水经·穀水注》引）

《艮》为“门”，故为“狗”（《说卦》），因为“狗”是“守门”的。

一、《艮》为“门阙”，故为“庭”。李鼎祚曰：“《艮》为门阙，今纯《艮》，重其门阙，两门之间，庭中之象也。”（《周易集解》）《艮》“行其庭”，以《艮》为“庭”。

《艮》为“庭”，故为“宫”。《说文》：“庭，宫中也。”《剥·六五》“贯鱼，以宫人宠”，虞翻谓：“《艮》为宫室。”上《艮》为“宫”。《艮》为“宫”，故为“序”。《尔雅·释宫》：“东西墙谓之序。”谓“所以序别内外”。再引出“秩序”之义。《艮·六五》“言有序”，以《艮》为“序”。

《艮》为“宫室”，故为“居”（虞翻）。因为宫室是用来“居住”的。《颐·六五》“居贞，吉”，上《艮》为“居”。《咸·六二》“居，吉”，下《艮》为“居”。

《艮》为“居”，故为“所”。《三苍》：“所，处也。”（玄应《一切经音义·二》引）《玉篇》：“处，居也。”《旅·初六》“斯其所”，下《艮》为“所”。

《艮》为“居”，为“所”，故为“次”。“次，舍也”（《左传·襄二十六》“师陈焚舍”杜注），即“宿舍”。

《旅·六二》“旅即次”，《旅·九三》“旅焚其次”，皆以下《艮》为“次”，即“舍”。





《艮》为“居”，故为“家”。《说文》：“家，居也。”《大畜》“不家食，吉”，《损·上九》“得臣无家”，皆以上《艮》为“家”。



《艮》为“家”，故为“豕”，因为“家”字从宀、从豕会意。古人农业定居，始有“家”，其时每“家”皆养豕（今时农村犹然），故从宀、从豕而会“家”义。凡“家”必养“豕”，故《艮》为“家”，而出《艮》为“豕”之象。《大畜·六五》“豶豕之牙”，《尔雅·释兽》“豕子，猪豨，豨”注云：“俗呼豨猪为豨子。”是“豨豕”为小豕。以上《艮》为“豕”，为“豨”。

《艮》为“豕”，故为“豚”。《说文》：“豚，小豕也。”《遯》“遯，亨”，《遯·初六》“遯尾”，《遯·九三》“系遯”，诸辞之“遯”，皆读为“豚”，皆以下《艮》为“遯”，即“豚”。

《艮》为“宫室”，故“《艮》为庙”（虞翻）。《尔雅·释宫》：“室有东西厢曰庙。”

《艮》为“庙”，故为“祖妣”。《说文》：“庙，尊先祖貌也。”《释名》：“庙，先祖形貌所在也。”祖、妣，皆已死之祖先，故《艮》为“庙”，而出祖、妣之象。《小过·六二》“过其祖，遇其妣”，以下《艮》为“祖”，为“妣”。

《艮》为“庙”。故为“高”，即“亨、享”。高字，用金文作、、，“象宗庙之形”（吴大澂《说文古籀补》）。古之宗庙，为祭礼之所，故引出“高，献也”（《说文》），“高，祀也”（《广雅·释言》）。再引出“亨，通也”（《子夏传》）义。高之篆文作，后世形变，成为亨、享二字，其实一字也。《贲》“贲亨”，上《艮》为“亨”。《咸》“咸亨”，《遯》“遯亨”，《小过》“小过亨”，皆以下《艮》为“亨”。《损》“可用享”，上《艮》为“享”。诸辞之“亨”、“享”，或为“亨通”义，或为“祭祀”之义。

《艮》为“高”，故为“祀”。《左传·昭五年》：“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谦》……曰：是将行，而归为子祀。”以《谦》之下《艮》为“祀”。

二、《艮》为“门”，为“庭”，故为“阍寺”，因为“阍，守门之贱者也”（《礼记·祭义》）。而“寺，廷也”（《说文》），即“庭”，引申而给事宫廷的“内小人”，也叫“寺”（《诗·秦风·车邻》“寺人之令”传）。

《艮》为“阍寺”，故为“防御”。因为“阍以主门，寺以主巷”，“此职皆掌禁止者也”，他们是“看守”门巷的，所以引出“防御”之象。尚秉和云：“《艮》为守御。”（《周易尚氏学》）《小过·九三》“弗过防之”，下《艮》为“防”。《蒙·上九》“利御寇”，上《艮》为“御”。《渐·九二》“利用御寇”，下《艮》为“御”。

《艮》为“阍寺”，故为“臣妾”，因为“阍，常以昏闭门隶也”。而“寺”是“内小臣”，所以尚秉和谓：“《艮》为臣妾。”（《周易尚氏学》）《遯·九三》“畜臣妾，吉”，下《艮》为“臣”，为“妾”。《蹇·六二》“王臣蹇蹇”，亦以下《艮》为“臣”。《损·上九》“得臣无家”，上《艮》为“臣”。《小过·六二》“遇其臣”，下《艮》为“臣”。

《艮》为“阍寺”，为“臣妾”，故为“童仆”，因为“童，奴婢也”（《汉书·货殖传》“童手指千”注）。而“仆”，是“给事者”（《说文》），都是“奴隶”的名称。所以虞翻谓：“《艮》为童仆。”《旅·六二》“得僮仆”，下《艮》为“僮仆”。

《艮》为“童仆”，故为“童”，为“蒙”，即“孩童”。《增韵》：“十五以下谓之童子。”《序卦》：“蒙者，蒙也，物之稚也。”所以虞翻谓：“《艮》为童蒙。”《大畜·六四》“童牛之牯”，上《艮》为“童”。《蒙》“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蒙·六五》“童蒙，吉”，皆以上《艮》为“童”，为“蒙”。《蒙·六四》“困蒙”，《蒙·六五》“重蒙”。《蒙·上九》“击蒙”，亦皆以上《艮》为“蒙”。

《艮》为“童蒙”，故为“子”。《渐·初六》“小子，厉”，下《艮》为“子”。《左传·昭五年》：“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谦》䷎……曰：是将行，而归

为子祀。”以《谦》之下《艮》为“子”。

《艮》为“童”，为“蒙稚”，故为“小”，为“初”。《渐·初六》“小子厉”，《遯》“小利贞”，《旅》“小亨”，《小过》“小过亨”，又“可小事”，皆以下《艮》为“小”。《剥·上九》“小人剥庐”，《贲》“小利，有攸往”，皆以上《艮》为“小”。《蒙》“初筮吉”，上《艮》为“初”，下《坎》为“筮”。

《艮》为“小”，故为“琐琐”。《尔雅·释训》：“琐琐，小也。”《旅·初六》“旅琐琐”，以下《艮》为“琐琐”。

《艮》为“童”，为“子”，故为“人”。《艮》“不见其人”，以《艮》为“人”。《剥·六五》“宫人宠”，《剥·上九》“小人剥庐”，皆以上《艮》为“人”。

《艮》为“童”，故“谓之少男”（《说卦》）。《左传·昭元年》：“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以《蛊》之上《艮》为“男”，下《巽》为“女”。

《艮》为“男”，故为“雄”。《左传·僖十五年》：“其卦遇《蛊》䷑，曰……获其雄狐。”以《蛊》之上《艮》为“雄”。

《艮》为“男”，故为“夫”，即“丈夫”。《渐·九三》“夫征不复”，下《艮》为“夫”。

三、《艮》为“门阙”，故为“口”，因为“口”是语言和饮食出入的孔道，有似“门阙”为宫室出入之孔

道。《颐》“自求口实”，上《艮》为“口”。

《艮》为“口”，故为“辅”。《说文》：“辅，人颊车也。”即“上颌”（《易·咸》“咸其辅颊舌”注），也就是“酺”（“颊也”《说文》）。《艮·六五》“艮其辅”，以《艮》为“辅”。高亨云：“辅借为酺，颊腮也，即今语所谓‘嘴巴’。”

《艮》为“口”，故为“颈”，即“吭”。《颐·六五》“拂经，居贞吉”，“经”读为“颈”。上《艮》为“经”，即“颈”。今曰“咽喉”。

《艮》为“口”，为“颊腮”，故为“须”，即“鬚”。《说文》：“须，面毛也。”须为“鬚”之初文。《玉篇》：“鬚，髭须也。”髭，《说文》作“頿”，训“口上须也”。鬚鬚生长在“口”之周围，故“艮”为“口”，而出“《艮》为须”（尚秉和注）之象。

《艮》为“口”，故为“鸣”，为“言”，因为“口”是用来“发声”（鸣）和说话（言）的。《谦·六二》“鸣谦”，以下《艮》为“鸣”。《艮·六五》“言有序”，以《艮》为“言”。《渐·初六》“有言，无咎”，下《艮》为“言”。此辞之“言”，即“口舌是非”。李镜池云：“言，借为言。篆文‘言’与‘言’，形近而混。《说文》：‘言，语相呵拒也。’”

《艮》为“言”，故为“誉”。《蹇·初六》“往蹇，来誉”，以下《艮》为“誉”。《蛊·六五》“干父之蛊，用

誉”，上《艮》为“誉”。

《艮》为“言”，故为“贞”。《说文》：“贞，卜问也。”《蒙》、《大畜》“利贞”，《颐·六五》“居贞吉”，《损·上九》“贞吉”，皆以上《艮》为“贞”。《谦·六二》、《旅》、《蹇》“贞吉”，《遯》“小利贞”，《渐》“利贞”，《旅·六二》“得僮仆贞”，《旅·九三》“贞厉”，皆以下《艮》为“贞”。《艮·初六》“利永贞”，以《艮》为“贞”。

《艮》为“口”，故为“食”，为“饮”，因为“口”是用来“饮食”的。《剥·上九》“硕果不食”，《大畜》“不家食，吉”，皆以上《艮》为“食”。《渐·六二》“饮食衎衎”，以下《艮》为“饮”，为“食”。《剥·六五》“贯鱼以客人宠”。帛书本“以”作“食”，当从。以上《艮》为“食”。

《艮》为“口”，故为“空、穴”。《释名·释形体》：“口，空也。”而“空，穴也”（《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注）。

《艮》为“穴”。所以又为“鼠”，为“狐”。因为“狐”、“鼠”都是“穴”兽。所以《说卦》谓《艮》为“鼠”。荀爽《九家易》谓《艮》为“狐”。《左传·僖十五年》：“其卦遇《蛊》䷑，曰……获其雄狐。夫狐蛊必其君也。”以《蛊》之上《艮》为“狐”。

《艮》为“空”，故为“中虚”。“空犹虚中也”（《论

语·先进》“回也，其庶乎，屡空”注）。

《艮》为“中虚”，故为“身”。因为“身”是人体之“腹”部（“身，腹也”《易·艮》虞翻注），而腹正是“中虚”以容纳脏腑的。《艮》“不获其身”，《艮·六四》“艮其身”，皆以《艮》为“身”。《蹇·六二》“匪躬之故”，下《艮》为“躬”。《说文》：“身，躬也。”《艮》为“身”，故为“躬”。

《艮》为“身”，故为“要”（腰）。《艮·九三》“艮其限”，尚秉和云：“《说文》：‘限，阻也。’《玉篇》‘界也’，即脊骨界左右也。故马（融）、荀（爽）、郑（玄）皆训为‘要（腰）’。”（《周易尚氏学》）以《艮》为“限”，即“腰”。

《艮》为“身”，故为“孕”，为“育”。《诗·大雅·大明》“大任有身”传：“身，重也。”笺：“重为怀孕也。”《渐·九三》“妇孕不育”，下《艮》为“孕”，为“育”。

《艮》为“身”，故为“心”。《说文》：“心，土藏，在身之中。”《艮·六二》“其心不快”，《艮·九三》“厉，薰心”，皆以《艮》为“心”。


《艮》为“心”，故为“疑”，为“惑”。《左传·昭元年》：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以“蛊”之上《艮》为“惑”。《蛊·六四》“裕父之蛊”，《尔雅·释詁》：“蛊，疑也。”上《艮》为“蛊”，即

“惑”。

《艮》为“疑”，故为“或”。因为“或之者，疑之也”（《易·文言传》），即“疑而未定之辞”（《易·乾》“或跃于渊”朱注）。《损·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上《艮》为“或”。

第四《艮》为“床”及其引申诸象

《艮》为“床”。《艮》䷳，可视为“𦉨”，即“𦉨”，之省形。“𦉨”为“床”之初文，今写作“床”。故尚秉和谓：“《艮》为床，象形。”（《周易尚氏学》）《剥·六四》“剥床以膚”，以上《艮》为“床”。

《艮》为“床”，故为“疾”，因为人患疾病，就只好“卧床”了。甲文“𦉨”字作，像人病卧于床之形，故《艮》为“床”而出“疾病”之象。《遯·九三》“有疾，厉”，下《艮》为“疾”。《损·六四》“损其疾”，上《艮》为“疾”。

《艮》为“疾”，故为“灾”，为“凶”，为“厉”。《旅·初六》“取灾”，下《艮》为“灾”。《渐·九三》“妇孕不育，凶”，《小过·初六》“飞鸟以凶”，《小过·九三》“从或戕之凶”，皆以下《艮》为“凶”。《剥·六四》“剥床以肤，凶”，上《艮》为“凶”。《蛊·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德兑”。此据汉帛书《周易》补“德兑”

二字，亦以上《艮》为“兑”，即“凶”。《咸·六二》“咸其腓，凶”，下《艮》为“凶”。《艮·九三》“厉阍心”，《韵会》：“岸危处曰厉。”《玉篇》：“厉，危也。”以《艮》为“厉”。《颐·上九》“由颐，厉，吉”，上《艮》为“厉”。《遯·初六》“遯尾，厉”，《渐·初六》“小子厉”，《旅·九三》“贞厉”，皆以下《艮》为“厉”。

《艮》为“疾”，为“灾”，故为“咎”，为“悔”。《说文》：“咎，灾也。”《尔雅·释诂》：“咎，病也。”《说文》：“悔，恨也。”即“失望”，今曰“晦气”，“倒霉”。《损·上九》、《贲·上九》、《颐·六四》、“无咎”，皆以上《艮》为“咎”。《渐·初六》、“无咎”，《小过·六二》“无咎”，皆以下《艮》为“咎”。《艮》、《初六》、《六四》“无咎”，皆以《艮》为“咎”。《艮·六五》“悔亡”，以《艮》为“悔”。

《坎》卦释象

本章考释在《周易》卦爻辞中，《坎》䷜卦有哪些象。并验之以《左传》、《国语》的占象，《说卦》的卦象，《易·系辞下》有关占象和荀爽《九家易逸象》。再解释此象由何而生，即《坎》卦何以有此象。全章以《坎》卦之“本象”为纲，以各本象之引申诸象为目，分别叙述，以见其取象滋生繁衍之统系。

第一《坎》为水及其引申诸象

“《坎》为水”，又“《坎》者水也”（《说卦》）。按《坎》作䷜，与甲、金文之“水”字作𠂔、𠂔者相同，皆像流水之形。其中之“一”乃“水经”，两旁之“二”乃水经两侧之水文。故“《坎》为水”，象形取象。

《国语·晋语四》：“遇贞《屯》悔《豫》，皆八也

……《坎》，水也……《坎》，劳也，水也，众也……而尚水与众……车上水下必伯。”以《屯》之上《坎》为水。

《坎》为水，故为“沈”。《说文》：“沈，陵上滴水也。”即地上深坑的积水。《坎·六三》“险且枕”，《释文》：“古文作沈。”以《坎》为“沈”。

《坎》为水，故为“涣”。《说文》：“涣，水流散也。”《涣》“涣亨”，以下《坎》为“涣”。

《坎》为“水”，故为“涟”。“风行水成文曰涟”（《诗·魏风·伐檀》毛传）。《屯·上六》“泣血涟如”，上《坎》为“涟”。

《坎》为水，故为“濡”。《诗·邶风·匏有苦叶》“济盈不濡轨”毛传：“濡，渍也。”即“水渍”，“沾湿”。《既济·六四》：“濡有衣袽”，《说文系传》引作“濡”，当从。以上《坎》为“濡”，即“濡”。《未济》、《未济·初六》“濡其尾”，皆以下《坎》为“濡”。

《坎》为水，故为“冽”。《说文》：“冽，水清也。”《井·九五》“井冽寒泉食”，上《坎》为“冽”。

《坎》为水，故为“泣”，即“无声出涕”（《说文》），即“泪也”（《广雅·释言》），今曰“流眼泪”。《屯·上六》“泣血涟如”，上《坎》为“泣”。

《坎》为水，故又为“云雨”，因为“云，山川气也”（《说文》），即山川水气所成。而“雨，水从云下



也”（《说文》）。所以《屯·象》“云雷屯”，以《屯》之上坎为“云”。虞翻谓：“《坎》为雨。”

《坎》为水，故又出“《坎》为豕”之象。“豕，水畜。”（《礼记·月令·孟夏之月》“以彘尝麦”郑注）高亨谓：“《坎》为水，豕喜处有水之洼渎中，故《坎》为豕。”

《坎》为水，故为“泉”，为“源”。《说文》：“泉，水原也。”又“源，水泉本也。”《井·九五》“井冽寒泉食”，上《坎》为“泉”。《国语·晋语四》：“遇贞《屯》悔《豫》，皆八也……泉原以资之。”以《屯》之上《坎》为“泉”，为“原”（源）。


一、《坎》为水，故为“川”（虞翻说），即“河川”、“流水”。《需》“利涉大川”，上《坎》下《乾》皆为“川”。《讼》“不利涉大川”，《涣》、《未济·六三》“利涉大川”，皆以下《坎》为“川”。《左传·宣十二年》：“《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川壅为泽。”杜注：“《坎》为川，今变为《兑》，《兑》为泽，是川见壅。”以《师》之下《坎》为川，《临》之下《兑》为泽。

《说文》：“川，贯穿通流水也。”《坎》为川，为水，故出“《坎》为通”（《说卦》）之象。

《坎》为川流，故为“永”。“永”字甲文作，金文作。《说文》：“永，长也。象水𠂔（经）理之长。”

川流之水经，是长流不息的，故出“长远”、“永久”之义。《讼·初六》“不永所事”，下《坎》为“永”。《比》“元永贞”，上《坎》为“永”。

《坎》为永，故为“旧”。《小尔雅·广诘》：“旧，久也。”《讼·六三》“食旧德”，下《坎》为“旧”。

《坎》为水，为川，故为“入”。“入”字甲、金文作，字像二水相合之形。“凡水流归他水谓之入”（《左传·僖十五年》笺），即小水合于大水曰“入”。《禹贡》之“入于江”、“入于河”，皆用此本义。引出“进也”（《玉篇》）义，即“进入”。《需·上六》“入于穴”，上《坎》为“入”。《困·初六》“入于幽谷”，《困·六三》“入于其宫”，皆以下《坎》为“入”。《坎·初六》、《坎·六三》“入于坎窞”，以《坎》为“入”。《左传·闵元年》：“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以《比》之上《坎》为“入”。

《坎》为“入”，故为“归”。《释名》：“入，内也。内，使还也。”《讼·九二》“归而逋”，下《坎》为“归”。

《坎》为“入”，故为“中”。《说文》：“入，内也。”而“中，内也。”（《战国策·秦策》“又有母在中”注）《讼》“中吉，终凶”，《师·九二》“在师中，吉”，皆以下《坎》为中。

《坎》为“入”，故为“纳”。《博雅》：“纳，入也。”

《蒙·九二》“纳妇，吉”，下《坎》为“纳”。《坎·六四》“纳约自牖”，以《坎》为“纳”。

《坎》为“入”，故为“受”。“入，受也。”（《国语·吴语》“其臣箴谏以不入”注）《既济·九五》“实受其福”，上《坎》为“受”。

《坎》为“入”，故为“收”。“入，收也。”（《旧唐书》引蔡邕《月令章句》）《井·上六》“井收勿幕”，高亨云：“收，汲水毕，收其绳与瓶也。”高说合于卦象与经意。

《坎》为“收”、“纳”，故为“求”，为“取”。《屯·六四》“求婚媾”，上《坎》为“求”。《坎·九二》“求小得”，以《坎》为“求”。《蒙·六三》“勿用取女”，下《坎》为“取”。《坎·六四》“纳约自牖”，闻一多说：“约犹取也。”（《周易义证类纂》）高亨谓：“约当读为擢，擢，取出也。”以《坎》为“约”，即“取”。

《坎》为“取”，故为“有”。《广雅·释诂》：“有，取也。”《困》“有言不信”，《蒙·六三》“不有躬”，《讼·初六》“小有言”，皆以下《坎》为“有”。《需·上六》“有不速之客三人来”，《井·上六》“有孚”，《节·九五》“往有尚”，皆以上《坎》为“有”。《坎》“有孚维心”，又“行有尚”，《坎·九二》“坎有险”，皆以《坎》为“有”。

《坎》为“取”，为“有”，故为“获”，为“禽”，

为“俘”。《解·九二》“田获三狐”，下《坎》为“获”。《比·九五》“失前禽”，“战胜执获曰禽”（《康熙字典》），上《坎》为“禽”。《需》“有孚，光亨”，《井·上六》“有孚”，皆以上《坎》为“孚”，即“俘”。《坎》“有孚维心”，以《坎》为“孚”，即“俘”，故虞翻谓：“《坎》为孚。”

《坎》为“有”，为“获”，故为“得”，即“获得”。《解·九二》“得黄矢”，下《坎》为“得”。《坎·九二》“求小得”，《坎·上六》“三岁不得”，皆以《坎》为“得”。《讼·六三》“食旧德”，此“德”读为“得”。李镜池云：“旧德，以前狩猎所获得而贮存起来的食物。”其说是。下《坎》为“德”，即“得”。

《坎》为“获”，为“得”，故为“利”。《屯·六四》“无不利”，《蹇》“利西南”，《蹇上六》“利见大人”，皆上《坎》为“利”。《蒙·初六》“利用刑人”，《蒙·六三》“无攸利”，《解》“利西南”，《困·九二》“利用享祀”，《未济·六三》“利涉大川”，皆以下《坎》为“利”。

《坎》为“利”，故为“吉”。《屯·九五》“小贞吉”，《需·九五》“贞吉”，《需·上六》“终吉”，《比·六四》“贞吉”，《比·九五》“邑人不诫，吉”，《蹇·上六》“来硕吉”，《井·上六》“元吉”，《节·九五》“甘节，吉”，皆以上《坎》为“吉”。《蒙·九二》“苞蒙，吉”，“纳妇，吉”，《讼·初六》、《六三》“终吉”，《师·九二》“在

师中，吉”，《解·九二》“贞吉”，《困》“大人吉”，《涣·初六》“用拯马壮，吉”，《未济·九二》“贞吉”，皆以下《坎》为“吉”。

《坎》为“吉”，故为“臧”。《说文》：“臧，善也。”《师·初六》“师出，其律不臧。凶”，以下《坎》为“臧”，即“善”。

《坎》为“吉”，故为“福”。《既济·九五》“实受其福”，上《坎》为“福”。

《坎》为“入”，故为“来”。“入犹来也”（《礼记·丧服小记》“非养者入主人之丧”注）。《需·上六》“三人来”，《蹇·六四》“来连”，《蹇·九五》“朋来”，《蹇·上六》“来硕”，《井》“往来井井”，皆以上《坎》为“来”。《坎·六三》“来之坎坎”，以《坎》为来。

《坎》为“来”，故为“至”，为“外”。“自外至，故曰入”（《左传·昭二十年》“自陈入于宋”注），“从外曰入”（《公羊传·六年注》）。《解·六三》“致寇至”，下《坎》为“至”。《比·六四》“外比之”，上《坎》为“外”。

《坎》为“外”，为至。故为“客”。“凡自外至者，皆曰客”（《康熙字典》），故《说文》训“客”为“寄也”。《需·上六》“有不速之客三人来”，以上《坎》为“客”。

《坎》为“入”，为“至”，故为“致”。“入犹致也”

(《战国策·齐策》“可以令楚王亟入下东国”注)。《解·六三》“致寇至”，下《坎》为“致”，即“招致”。

《坎》为“致”，故为“速”。《玉篇》“速，召也”，即“招致”。《需·上六》“有不速之客三人来”，以上《坎》为“速”。马融云：“速，召也。”

《坎》为水，为泉，故为“出”，因为泉水是冒地而出的。《需·九四》“出自穴”，上《坎》为“出”。《师·初六》“师出以律”，下《坎》为“出”。

《坎》为“出”，故为“往”。《屯·六四》“往吉”，《蹇·六四》、《上六》“往蹇”，《井》“往来井井”，《节》“往有尚”，皆以上《坎》为“往”。《蒙·初六》“以往，吝”，下《坎》为“往”。

《坎》为“往”，为“出”，故为“行”，为“征”。《坎》“行有尚”，以《坎》为行。《困·九二》“征凶”，《未济·六三》“征凶”，皆以下《坎》为“征”。《坎》为“行”，故为“蹢”，即“跃行”。《蹇·九五》“大蹇，朋来”，朋读为“蹢”，即“跃行”（闻一多说）。以上《坎》为“朋”，即“蹢”。

《坎》为“行”，又为“水”，故为“涉”，即“徒行厉水”（《说文》），为“济”（《方言》：“过渡谓之涉济。”）。《未济·六三》“利涉大川”，下《坎》为“涉”。《未济·六三》“未济，征凶”，亦以下坎为“济”。

《坎》为“往”，故为“之”。《玉篇》：“之，往也。”

引申而为“指物之词”。郝敬《读书通》：“凡言之者，物有所指，事有所属，地有所往，连属之词也。”《坎·六三》“来之坎坎”，以《坎》为“之”。《需·上六》“有不速之客”，又“敬之，终吉”，《比·六四》“外比之”，《比·上六》“比之无首”，《既济·九五》“不如西邻之禴祭”，皆以上《坎》为“之”。

《坎》为“之”，故为“其”，因为“之”是“指物之词”，而“其”也是“指物之辞”（《韵会》）。《屯·九五》“屯其膏”，《井》“羸其瓶”，《既济·九五》“实受其福”，《既济·上六》“濡其首”，皆以上坎为“其”。《讼·九二》“遁其邑人三百户，无眚”，《困·六三》“入于其宫，不见其妻”，《涣·九二》“涣奔其机”，《涣·六三》“涣其躬”，《未济·初六》“濡其尾”，《未济·九二》“曳其轮”，皆以下《坎》为其。

《坎》为“出”，为“往”，故为“锡”，为“赏”。因为锡、赏是“出”物与人。《尔雅·释诂》：“锡，赐也。”《说文》：“赏，赐有功也。”《师·九二》“王三锡命”，以下《坎》为“锡”。《坎》“行有尚”，高亨云：“尚读为赏。”以《坎》为“尚”，即“赏”。《节·九五》“往有尚”，上《坎》为“尚”，读为“赏”。

二、《坎》为“水”，故为“沟渎”（《说卦》）。高亨云：“《说文》：‘渎，沟也。’沟渎为水之所存，故《坎》为沟渎。”

《需·六四》“需于血出自穴”，尚秉和说：“血，洫之省字。”其说是。洫是“沟渠”的一种。《坎》为“沟”，故为“洫”。以上《坎》为“血”，即“洫”。

《蒙》“再三渎，渎则不告”，下《坎》为“渎”。“渎”为“沟”，流通污水，所以引出“渎者，濁也”之义（《白虎通·巡狩篇》）。此辞之“渎”用其引申义，即“褻渎”。

《坎》为沟渎，故为“谷”。《说文》谓“泉出通川”为谷，即“两山间流水之道”（《韵会》）。《困·初六》“入于幽谷”，下《坎》为“谷”。

三、《坎》为“水”，故为“井”。《井》“改邑不改井”，“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繙井”，《井·六四》“井甃”，《井·九五》“井渫”，《井·上六》“井收勿幕”，皆以上《坎》为“井”。

《坎》为“井”，故为“陷”（《说卦》）。因为古代之井，不仅用以出水供汲用，而且也用为陷阱。所以《说文》：“𠂔，小阱也。”𠂔即陷之初文。《坎·初六》、《坎·六三》“入于坎窞”。《尔雅·释水》：“窞，𠂔，坑也。”皆以《坎》为“窞”，即“陷”。

《坎》为“陷”，故为“坎”。《说文》：“坎，陷也。”《坎》“习坎”，《坎·初六》“习坎，入于坎窞”，《坎·九二》“坎有险”，《坎·六三》“来之坎坎，险且枕”，《坎·九五》“坎不盈”，皆以《坎》为“坎”。

《坎》为“坎”，故为“险”。《释名·释天》：“坎，险也。”《坎·九二》“坎有险”，《坎·六三》“险且枕”，皆以《坎》为“险”。

《坎》为“险”，故为“固”。因为城堡据险，所以能“固”。《说文》“固，四塞也。”徐锴曰：“《淮南子》谓九州之险为九州之固。”《左传·闵元年》：“辛有占之曰：吉。屯固，比入。”杜注：“屯险难，所以为坚固。”以《屯》之上《坎》为“固”。

《坎》为“固”，故为“石”，因为“石”具“坚固”之性。《困·六三》“困于石”，下《坎》为石。李镜池从闻一多之说谓：“石，嘉石。《周礼·大司马》：‘嘉石平罢民。凡万民之有罪过而未丽（列）于法，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诸嘉石，役诸司空。’”

《坎》为“石”，故为“坻”。坻是小丘，积石所成。《坎·九五》“祗既平”郑玄注：“当读为坻，土丘也。”以《坎》为“坻”。

《坎》为“险”，故为“困”。因为为“险”所阨，故为“困”。《困》“困，亨”，《困·初六》“臀困于株木”，《困·九二》“困于酒食”，《困·六三》“困于石”，皆以下《坎》为“困”。

《坎》为“困”，故为“苦”。《广韵》：“困，苦也。”《节》“苦节，不可贞”，《节·上六》“苦节，贞凶”，皆以上《坎》为苦。尚秉和谓：“《周礼·考工记》‘辨其苦

良’，《史记·五帝本纪》‘舜陶于河滨，器皆不苦麻’，皆以苦为恶。”

《坎》为“险”，为“困”，故为“吝”。《蒙·初六》“以往吝”，《说文》引作“遴”，释之云：“行难也。”既险，又困，故为“行难”。以下《坎》为“吝”。《解·六三》“贞吝”，《未济·初六》“濡其尾，吝”，亦皆以下《坎》为“吝”。

《坎》为“吝”，即“行难”，故为“蹇”。《说文》：“蹇，跛也。”跛者“行难”，故《蹇·彖》曰：“蹇，难也。”《蹇》“蹇，利西南”，《蹇·六四》、《蹇·上六》“往蹇”，《蹇·九五》“大蹇”，皆以上《坎》为“蹇”。

《坎》为“吝”，为“蹇”，故为“后”。因为“行难”、“跛足”，故在“后”也。《比》“后夫凶”，以上《坎》为“后”。

《坎》为“险”，故为“厉”。《玉篇》：“险，危也。”又“厉，危也。”《讼·六三》“贞，厉”，下《坎》为“厉”。《既济·上六》“濡其首，厉”，上《坎》为“厉”。

《坎》为“厉”，故为“咎”。《说文》：“咎，灾也。”面临危险，故为咎灾。《坎·六四》“终无咎”，《坎·九五》“无咎”，皆以《坎》为“咎”。《师》“无咎”，《师·九二》“无咎”，《解·初六》“无咎”，《困》、《困·九二》“无咎”，皆以下《坎》为咎。《井·六四》“无咎”，上《坎》为“咎”。

《坎》为“陷”，又为“咎”，故为“凶”。《说文》：“凶，象地穿交陷其中。”《尔雅·释诂》：“凶，咎也。”《屯·九五》“大贞凶”，《比》“后夫凶”，《节·上六》“苦节，贞凶”，皆以上《坎》为“凶”。《讼》“终凶”，《师·初六》“否臧凶”，《师·六三》“师或舆尸，凶”，《困·初六》“三岁不覿，凶”。高亨云：“汉帛书《周易》有凶字而据补。”《困·九二》“征凶”，《困·六三》“不见其妻，凶”，《未济·六三》“未济，征凶”，皆以下《坎》为“凶”。《坎·初六》“入于坎窞，凶”，《坎·上六》“三岁不得，凶”，皆以《坎》为“凶”。

《坎》为“咎”，为凶”，故为“眚”。《广韵》：“眚，灾也。”《讼·九二》“无眚”，马融云：“眚，灾也。”下《坎》为“眚”。

《坎》为“险”，为“凶”，故“其于人也为加忧”（《说卦》），为“心病”，（《说卦》），为“诫”。《广韵》：“诫，警也。”即“警惧”。《比·九五》“邑人不诫”，《释文》：“本作骇。”上《坎》为“诫”。《既济·六四》“终日戒”，即“戒惕”。上《坎》为“戒”。

《坎》为“诫”，即“警惧”，故为“窒惕”。《讼》：“有孚，窒惕”，高亨云：“窒借为恇，惧也。惕，警惕。”以下《坎》为“窒”，为“惕”。

《坎》为“戒”，为“惕”，故为“敬”。《释名》：“敬，警也。”《说文》：“敬，肃也。”《需·上六》“敬之

终吉”，上《坎》为“敬”。

《坎》为“加忧”，为“警惧”，故为“悔”。《说文》：“悔，恨也。”今曰“遗憾”。《涣·九二》“悔亡”，《涣·六三》“无悔”，皆以下《坎》为“悔”。《节·上六》“悔亡”，上《坎》为“悔”。

《坎》为“井”，为“坎”，故为“穴”。因为“井”是“穴地出水”（《康熙字典》），而“坎”是“圻穴”（《礼记·杂记》“四十者待盈坎”注：“坎或为圻。”）。《需·六四》“出自穴”，上《坎》为“穴”。《需·上六》“入于穴”，亦以上《坎》为“穴”。

《坎》为“穴”，故为“隐伏”（《说卦》）。因为地穴既可以“藏人”（即窟室）又可以“藏物”（即地窖），故有“隐伏”之象。

《坎》为“隐伏”，故为“幽”，即“黑暗”，因为“幽暗”使物“隐伏不见”也。《困·初六》“入于幽谷”，下《坎》为“幽”。

《坎》为“隐伏”，故为“幕”。因为“幕”以障蔽，是使人物“隐伏不见”的器具。《井·上六》“井收勿幕”，虞翻云：“幕，盖也。”上《坎》为“幕”。

《坎》为“隐伏”，故为“汔”。《说文》：“汔，水涸也。”水涸，是水“隐伏不见了”。《井》“汔至”，上《坎》为“汔”。《未济》“小狐汔济”，下《坎》为“汔”。

《坎》为“隐伏”，故为“遁”，即“逃亡”。《讼·九二》“归而逋”，下《坎》为“逋”。

《坎》为“逋逃”，故为“失”，即“遗失”。《比·九五》“失前禽”，上《坎》为“失”。

《坎》为“逋”，故为“亡”。《说文》：“逋，亡也。”《涣·九二》“悔亡”，下《坎》为“亡”。《节·上六》“悔亡”，以上《坎》为“亡”。

《坎》为“亡”，故为“无”。《正韵》：“亡，同无。”《屯·六四》“无不利”，《比·上六》“比之，无首”，《井·六四》“无咎”，皆以上《坎》为“无”。《蒙·六三》“无攸利”，下《坎》为“无”。《讼·九二》“无眚”，《讼·六三》“无成”，《师·九二》“无咎”，《解》“无所往”，《解·初六》“无咎”，《困》、《困·九二》“无咎”，《涣·六三》“无悔”，皆以下《坎》为“无”。《坎·六四》“终无咎”，《坎·九五》“无咎”，皆以《坎》为“无”。

《坎》为“亡”，为“无”，故为否定之词，即为“勿”，为“否”，为“不”，为“未”。

《蒙·六三》“勿用取女”，下《坎》为“勿”。《井·上六》“井收勿幕”，上《坎》为“勿”。《坎·六三》“勿用”，以《坎》为“勿”。

《师·初六》“否臧凶”，《古易音训》引晁说之曰：“否，刘、苗、陆一行作不。”下《坎》为“否”。《屯·六四》“无不利”，《需·上六》“有不速之客”，《比·九

五》“邑人不诫”，《既济·九五》“不如西邻之禴祭”，皆以上《坎》为“不”。《蒙·六三》“见金夫，不有躬”，《讼·初六》“不永所事”，《讼·九二》“不克讼”，《困》“有言不信”，《困·初六》“三岁不覿”，《困·六三》“不见其妻”，皆以下《坎》为“不”。《坎·九五》“坎不盈”，《坎·上六》“三岁不得”，皆以《坎》为“不”。

《未济·六三》“未济，征凶”，下《坎》为“未”。《井》“亦未繙井”，上《坎》为“未”。

《坎》为“未”，故为“方”。“方者未至”之辞（《左传·桓十六年经注》“定之方中”疏）。《困·九二》“朱紱方来”，下《坎》为“方”。

《坎》为“隐伏”，又为“取”（见前），故为“盗”（《说卦》），因为盗贼是“隐伏”以窃物的。

《坎》为“盗”，故为“寇”。《解·六三》“致寇至”，下《坎》为“寇”。

《坎》为“穴”，故为“狐”（荀爽《九家易逸象》）因为“狐”是“穴兽”。《解·九二》“田获三狐”，《未济》“小狐汔济”，皆以下《坎》为“狐”。

“狐性多疑”（《汉书·文帝纪》“朕狐疑”注），故《坎》有“疑”象。

《坎》为“疑”，故为“或”。“或之者，疑之也”（《易·文言传》），即疑而未定之辞。《讼·六三》“或从王事”，《师·六三》“师或舆尸”，皆以下《坎》为“或”。

《坎》为“疑”，故为“贞”。《说文》：“贞，卜问也。”而“卜以决疑”。《屯·九五》“小贞吉，大贞凶”，《需·九五》“贞吉”，《比·六四》“贞吉”，《节·上六》“苦节，贞凶”，皆以上《坎》为“贞”。《讼·六三》“贞厉”，《解·九二》“贞吉”，《解·六三》“贞吝”，《未济·九二》“贞吉”，皆以下《坎》为“贞”。

《坎》为“贞问”，故为“言”。《讼·初六》“小有言”，下《坎》为“言”。

《坎》为“言”，故为“讼”。《说文》：“讼，争也。”即以言相争于有司。《讼·九二》“不克讼”，下《坎》为“讼”。

《坎》为“言”，故为“命”。《尔雅·释诂》：“命，告也。”即“教令”（《玉篇》）。《师·九二》“王三锡命”，下《坎》为“命”。

《坎》为“穴”，故为“闭藏”。

《坎》为“闭藏”，故为“冬”（虞翻说）。《礼·月令》：“天地不通闭塞而成冬。”《礼记·乐记》：“冬，藏也。”

《坎》为“冬”，故为“终”。因为“冬，四时尽也”（《说文》），所以“冬，终也”（《汉书·律历志》）。《需·上六》“敬之终吉”，《既济》“初吉，终乱”，《既济·六四》“终日戒”，皆以上《坎》为“终”。《讼》“中吉，终凶”，《讼·初六》、《讼·六三》“终吉”，皆以下《坎》

为“终”。《坎·六四》“终无咎”。以《坎》为“终”。

《坎》为穴，又为终，故为“尸”，因为死尸要埋葬于穴中的。《师·六三》“师或舆尸”，下《坎》为“尸”。

《坎》为“终”，故为“百”。《玉篇》：“终，极也。”百为“极数”，故《坎》为“百”。《讼·九二》“其邑人三百户”，以下《坎》为“百”。

《坎》为“终”，故为“成”。《玉篇》：“终，穷也。”《集韵》：“终，尽也。”而“成，毕也。凡功卒业就谓之成”（《广韵》）。《讼·六三》“无成”，下《坎》为“成”。

《坎》为“终”，故为“既”。《玉篇》：“既，已也。”《博雅》：“既，尽也。”而“终”为“终结”、“穷尽”。《坎·九五》“祗既平”。以《坎》为“既”。

《坎》为“冬”，故为“寒”。《白虎通》：“冰霜，冬之候也。”故《坎》有“寒”象。《井·九五》“井冽寒泉食”，上《坎》为“寒”。

《坎》为“冬”，故为“岁”。因为“冬，四时尽”（《说文》），是一岁了。《坎·上六》“三岁不得”，以《坎》为“岁”。《困·初六》“三岁不覿”，下《坎》为“岁”。

《坎》为“冬”，故为“北”。《鹖冠子·环流篇》：“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所以《说卦》说：“《坎》者……正北方之卦也。”

《坎》为“穴”，故为“穿、凿”。因为“凿地曰穴”

(《诗·大雅·绵》“陶复陶穴”疏)。“谓之穴，则穿地也”。(《礼记·月令》注“古者复穴”疏)。《井》“亦未繙井”，李镜池说：“繙，从裔，用裔原义。《广雅·释诂》：‘裔，穿也。’繙井，即挖井，淘井。”以上《坎》为“繙”，即“穿地”。

《坎》为“穿凿”，故为“发”，即“开发”。《诗·周颂·噫嘻》“骏发尔私”疏：“以耜击伐其私田，使之发起也。”故《释名》：“发，拨也，拨使开也。”《蒙·初六》“发蒙”，下《坎》为“发”。

《坎》为“穿凿”，故为“事”。“事”之本义是“刺”，即“以物插地”。《汉书·蒯通传》“慈父孝子不敢事刃于公之腹者，畏秦法也”，即用此本义。耕地为“事”，引申一切劳作之务皆曰“事”，《讼·初六》“不永所事”，《讼·六三》“或从王事”，皆以下《坎》为“事”。

《坎》为“穿凿”，引出“割、杀”之象。因为以刀“穿凿”之，是“割、杀”之也。《涣·初六》“用拯马壮，吉”，高亨云：“拯借为骤。割去牡马之阳具，今谓之骗马。”以下《坎》为“拯”，即“骤”，今曰“骗割”。《既济·九五》“东邻杀牛”，上《坎》为“杀”。

《坎》为“发”，故为“脱”。因为发是“拨之使开”，正是“解脱”了。《蒙·初六》“用说桎梏”，高亨云：“说，读为脱。”下《坎》为“说”，即“脱”。

《坎》为“凿地”，为“开发”，是很辛苦的劳作，故“《坎者》……劳卦也”。《说文》：“劳，剧也……用力者劳。”《国语·晋语四》：“得贞《屯》悔《豫》……《坎》，劳也。”以《屯》之上《坎》为“劳”。

《坎》为“穿、凿”，故为“嵬”。《说文》：“嵬，相败也。”即“败坏”。《井》“羸其瓶”，闻一多谓：“羸，读为嵬。”上《坎》为“羸”，即“嵬”。

《坎》为“败坏”，故为“乱”，因为“乱之为言事未有所成也”（《穀梁传·昭二十二年》）。《既济》“初吉，终乱”，上《坎》为“乱”。

《坎》为“事”，故为“用”。《广韵》：“事，使也。”又“用，使也。”《蒙·初六》“利用刑人”，“用脱桎梏”，《蒙·六三》“勿用取女”，《困·九二》“利用亨祀”，《涣·初六》“用拯马壮”，皆以下《坎》为“用”。《比·九五》“王用三驱”，上《坎》为“用”。《坎·六三》“勿用”，《坎·六四》“用缶”，《坎·上六》“系用徽纆”，皆以《坎》为“用”。

《坎》为“用”，故为“以”。“以，用也”（《诗·周颂·载芟》“侯彊侯以”传）。《蒙·初六》“以往吝”，《师·初六》“师出以律”，皆以下《坎》为“以”。

《坎》为“穴”，故为“耳”（《说卦》）。因为“耳”为头部之穴，用以听声。又为“耳病”（《说卦》），因为《坎》为“耳”，又为“眚”（见前）。耳有眚，是“耳

病”了。

《坎》为“穴”，故为“自”。自是古文鼻字。鼻为脸部之“穴”，用以通气。空气经其处以进出，故引出“由也”（《玉篇》），“从也”（《集韵》）义。《需·六四》“出自穴”，上《坎》为“自”。《坎·六四》“纳约自牖”，以《坎》为“自”。

《坎》为“耳”，为“自”（鼻），故为“首”。因为耳、鼻皆在人首之上。故尚秉和云：“《坎》为首。”《比·上六》“比之无首”，《既济·上六》“濡其首”，皆以上《坎》为“首”。

四、《坎》为“水”，故《坎》“为血卦”（《说卦》）。《管子·水地》：“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孔颖达曰：“人之有血，犹地之有水。”血亦水之类，故《坎》为“血”。《屯·上六》“泣血涟如”，上《坎》为“血”。

《坎》为“血”，故为“赤”（《说卦》），为“朱”。因为“赤”、“朱”是血之色。《困·九二》“朱紱方来”，下《坎》为“朱”。《玉篇》：“朱，赤色也。”

《坎》为“赤”，故为“南”。《说文》：“赤，南方色也。”《蹇》“利西南”，上《坎》为“南”，《解》“利西南”，下《坎》为“南”。

《坎》为“水”，故为“膏”，因为“膏者，神之液也”（《春秋元命苞》）。“凝者曰脂，泽者曰膏”，液体状

的油脂，是“膏”，是“水”之类。《屯·九五》：“屯其膏”，上《坎》为“膏”。

五、《坎》为水，故为“酒”（虞翻说），因为“酒”为液体饮料，也是水之一类。《坎·六四》“樽酒簋贰”，以《坎》为“酒”。《需·九五》“需于酒食”，上《坎》为“酒”。《困·九二》“困于酒食”，下《坎》为“酒”。

《坎》为“酒”，故为“食”（尚秉和说）。因为“酒”是“食品”之一种，是拿来“食用”的。《讼·六三》“食旧德”，《困·九二》“困于酒食”，皆以下《坎》为“食”。《需·九五》“需于酒食”，《井·九五》“井冽寒泉食”，皆以上《坎》为“食”。

《坎》为“酒食”，故为“甘”，因为“酒食”其味“甘美”。《节·九五》“甘节，吉”，上《坎》为“甘”。

《坎》为“酒食”，故为“祭祀”，因为古人是以“酒食”作为祭品以祀神的。《困·九二》“利用享祀”，下《坎》为“祀”。《既济·九五》“不如西邻之禴祭”，高亨云：“禴祭，祭名，祭品薄约，仅用饭菜，不用大牲。”上《坎》为“禴”，为“祭”。《坎》为“祭”，又为“小”（说见后），所以为“禴祭”。

《坎》为“祭祀”，故为“亨”、“享”。《说文》：“𩚑，献也。”即“献祭”。“亨”、“享”皆“𩚑”之后起字。故《广雅·释言》：“享，祀也。”而《易·乾·文言》说：“亨者，嘉之会也。”初义都是“祭祀”，引出“亨

通”之义。《困·九二》“利用享祀”，下《坎》为“享”。《节·六四》“安节，亨”，《既济》“亨小”，《屯》“元亨”，皆以上《坎》为“亨”。

六、《坎》为“水”，故为“平”，为“准”。《说文》：“水，准也。”《释名·释天》：“水，准也，准平物也。”因为水面平，故可以“水面之平”为标准以定地平，所以《坎》为“平”，为“准”。《坎·九五》“祗既平”，以《坎》为“平”。

《坎》为“平”，为“准”，故为“律”（荀爽《九家易逸象》），因为“声律”是音调“标准”。《师·初六》“师出以律”，下《坎》为“律”。

《坎》为“律”，为“标准”，故为“刑”。《蒙·初六》“利用刑人”，下《坎》为“刑”。李镜池谓：“刑人，受刑之人。”尚秉和谓：“《诗·大雅·思齐》：‘刑于寡妻’，《左传·襄十三年》‘一人刑善，百姓休和’，注皆训刑为法，是刑与型同。‘利用刑人’者言宜树之以模型，使童蒙有所法式，得为成人，永免罪辟也。”尚说亦通。

七、《坎》为“水”，为“井”，为“陷坑”，故为“屯”。“屯，聚也”（《广雅·释诂》）。水聚于井、坑之中，出“屯聚”之象。《屯·九五》“屯其膏”，上《坎》为“屯”。

《坎》为“屯”，故为“盈”。《易·序卦传》“屯者盈

也”，《坎·九五》“坎不盈”，以《坎》为“盈”。《左传·宣十二年》：“《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盈而以竭。”以《师》之下《坎》为“盈”，《临》之下《兑》为“泽”，为“竭”。《师》变《临》，则《师》之下《坎》复为《临》之下《兑》，所以说是“盈而以竭”。

《坎》为“盈”，故为“壮”，为“实”。《涣·初六》“用拯马壮，吉”，下《坎》为“壮”。《既济·九五》“实受其福”，上《坎》为“实”。

《坎》为“实”，故为“整”。《说文》：“整，齐也。”充实之物，故整齐不缺。《左传·宣十二年》：“《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天且不整。”以《师》之下《坎》为“整”，《临》之下《兑》为“天”。

《坎》为“实”，为“壮”，故为“硕”。《增韵》：“硕，充实也。”《蹇·九五》“往蹇来硕”，以上《坎》为“硕”。

《坎》为“硕”，故为“大”，为“元”。《尔雅·释诂》：“硕，大也。”“元，大也。”（《诗·小雅·六月》“元戎十乘”传）《屯·九五》“大贞凶”，《蹇·九五》“大蹇，朋来”，《蹇·上六》“利见大人”，皆以上《坎》为“大”。《困》“大人吉”，下《坎》为“大”。《井·上六》“元吉”，上《坎》为“元”。

《坎》为“屯”，故为“众”。“屯，众也”（《后汉书·班彪传下》注）。因为“屯聚”，所以“众多”。《国语·晋语》：“得贞《屯》悔《豫》，皆八也……《坎》劳也，水也，众也……而尚水与众……众顺，文也……从而顺，嘉也。”皆以《屯》之上《坎》为“众”。《左传·宣十二年》：“《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众散为弱。”杜注：“《坎》为众，今复为《兑》，《兑》柔弱。”以《师》之下《坎》为“众”。

《坎》为“众”，故为“师”。《尔雅·释诂》：“师，众也。”《释名》“师，人也”注：“谓人众为师。”《周礼·地官》“五旅为师”注：“二千五百人。”《师》“师贞，丈人吉”，《师·初六》“师出以律”，《师·九二》“在师中，吉”，《师·六三》“师或舆尸”，皆以下《坎》为“师”。

《坎》为“屯聚”，故为“合”。因为“会合”就是“屯聚”。《左传·闵元年》：“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合而能固。”以《屯》之上《坎》为“合”。

《坎》为“合”，故为“抱”，即“抱持”，因为“抱持”是合双手为之的。《蒙·九二》“包蒙，吉”，“包”读为“抱”，下《坎》为“包”，即“抱”。“抱蒙”即“抱子”、“抱孙”之意。

八、《坎》为水，故“《坎》……为矫輮”（《说

卦》)。孔颖达曰：“使曲者直为矫，使直者曲为揉。”因为“水”无定形，随物赋形。盛器方，则水形亦方，盛器圆，则水形亦圆。故《坎》为水，引出《坎》为“矫揉”之象。

《坎》为“矫揉”，故为“文饰”，因为“矫揉”有“整治”之意，“整治”有“文饰”之意也。《涣·九二》“涣奔其机”，《涣·六三》“涣其躬”，尚秉和说：“按《太玄》以《涣》为文，司马光云：扬子盖读涣为焕。”《后汉书·冯衍传》注：“焕，文章貌。”皆以《涣》之下《坎》为“焕”，即“文饰”。《涣·九二》“涣奔其机”，焦循云：“《汉书·百官公卿表·虎贲郎》注：贲读与奔同。”据是奔、贲古通。“奔其机”即“贲其机”。闻一多说：“焕奔其机，犹言文饰其几也，盖即《周官》所说变几。”按汉帛书《周易》“几”字作“阶”，文饰其阶，盖即“丹墀”之说。以下《坎》为“奔”，即“贲”。《说文》：“贲，饰也。”

《国语·晋语四》：“遇贞《屯》悔《豫》，皆八也……众顺，文也。”以《屯》之上《坎》为“文”。

《坎》为“水”，为“矫揉”，故为“随从”，为“遵循”，因为“水性柔顺”，随物赋形。“矫揉”的对象随矫揉的要求而变形，故引出“随从”、“遵循”之象。《讼·六三》“或从王事”，下《坎》为“从”。

《坎》为“随从”，为“遵循”，故为“比”。“比，

辅也，下顺从也”（《比·彖》）。《比》“比吉”，《比·六四》“外比之”，《比·九五》“显比”，《比·上六》“比之无首”，皆以上《坎》为“比”。

《坎》为“随从”，为“比”，故为“班”。《博雅》：“班，秩序也。”《屯·上六》、《屯·六四》“乘马班如”，皆以上《屯》为“班”。

《坎》为“随从”，故为“顺”。《国语·晋语四》：“得贞《屯》悔《豫》，皆八也……众顺，文也……从而顺，嘉也……众顺而有威武。”皆以《屯》之上《坎》，为“顺”。

《坎》为“随从”，故为“如”。《说文》：“如，随从也。”《屯·六四》“乘马班如”，《屯·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既济·九五》“不如西邻之禴祭”，皆以上《坎》为“如”。

《坎》为“随从”，为“如”，故为“女”。“女者，如也，从如人也”（《白虎通·嫁娶》）。《说文》：“如，随从也。”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妇女成为受压迫的对象，要“三从四德”，所以由《坎》之“随从”之象引出“女”象。《蒙·六三》“勿用取女”，下《坎》为“女”。

《坎》为“女”，故为“妇”，为“妻”。《蒙·九二》“纳妇，吉”，下《坎》为“妇”。《困·六三》“不见其妻”，下《坎》为“妻”。《左传·襄二十五年》：“遇《困》䷮之《大过》䷛……文子曰……风陨妻，不可娶